

小說新報

第 八 年 第 六 期

傲梅道人筆

天台山農主任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小說新報

第八年
第六期

目錄

●封面
鄭蘇堪先生題字
王麓臺山水冊頁真蹟 (六)

●墨林

吳昌碩先生題字
倪雲林山水中堂真蹟 (一)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一)
戴文節山水立軸真蹟 (二)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二)
錢叔美佛像立軸真蹟 (三)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三)
湯祿名花卉立軸真蹟 (四)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四)

●說海

曾農髯先生題字
小醒世男子的罪惡是誰造的 (賊菌)
天台山農

目錄

小醒世巷議 (萬鍾)
小譯本天良 (允臣)
小寫實魏園 (東園)
小紀事妾禍 (鏡雲)
小滑稽西子蒙不潔 (紅梵)
小言情西園記 (鏢盒)
小箴世途徑 (村農)
小文化老博士 (澤華)
偵探卅棺島 (南海馮六)
時事芝蘭緣 (定夷)
社會針綫娘 (卓呆)
小言情斜陽烟柳錄 (佛影)
明代瑤禍記 (續) (規世山樵)
祕紀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談齋

王病山先生題字

樓水軒讀史小評

今雨錄

見聞偶錄

寶陀盒筆記

薛花館叢鈔

心漢閣筆記

昔非軒隨筆

塵譚

空空齋隨筆

古寺一夕記

朱古微先生題字

海藏樓詩之究研

曲阜畢景巖先生重游泮水倡和集序

陶穆聯話

袁寒雲先生題字

樂府

袁寒雲先生題字

(谷 叟)

(尖 鳳)

(律 西)

(蹻 盒)

(亦 陶)

(眠 雲)

(逸 民)

(曼陀羅室主人)

(鏡 心)

(松 濤)

(大 可)

(吳承烜)

(慧 斧)

梨棠影彈詞 (續)

記律和票房之成立紀念戲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論生旦淨丑末之命名

陳陶齋先生題字

小蓮窩腔錄

愁紅小錄

蘭閣韻語

劉山農先生題字

孔子之嫖

尊菊為國花議

朱丙一先生題字

驚天動地之新發明

蟻塔被劫

毒蛇療癰

茶名考

(高 潔)

(嘯 巖)

(馬鞍山樵)

(慕 雲)

(佛 影)

(逸 梅)

(雲影樓主)

(賊 菌)

(穎川秋水)

(良 玉)

(非 非)

(非 非)

(君 眉)

(中 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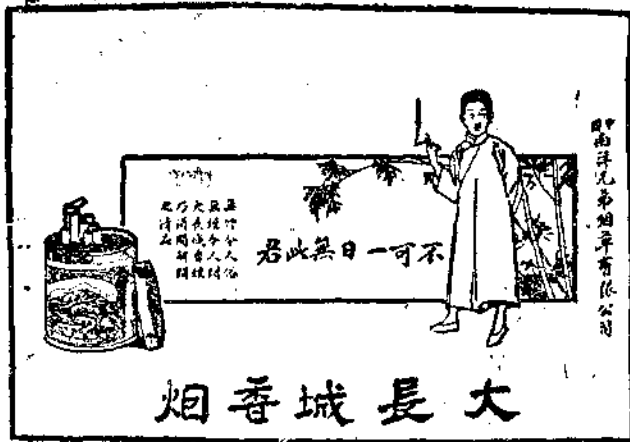
墨土

林

癸亥初夏吳昌碩



同胞注意



國貨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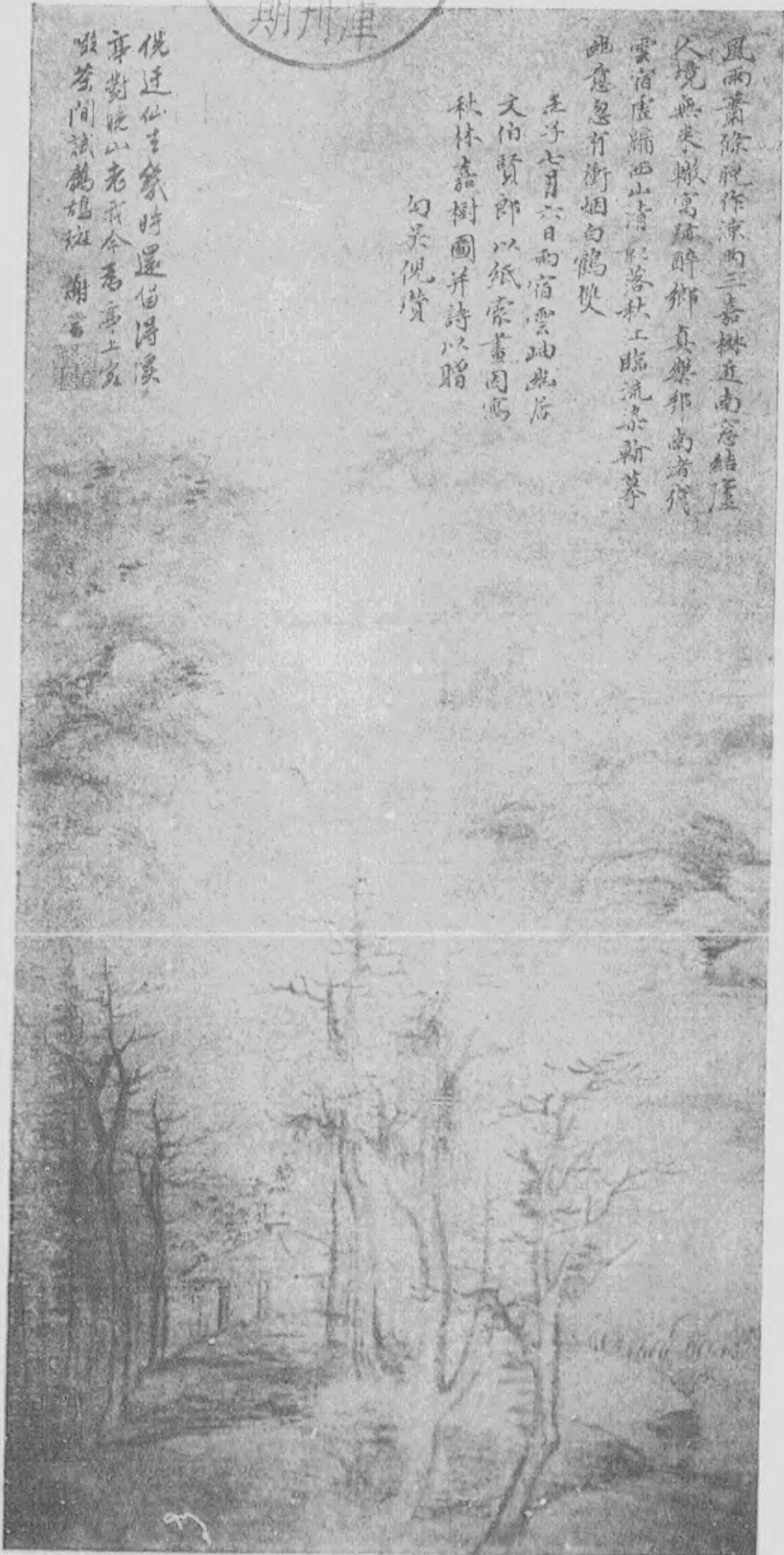
大長城牌香烟係用最上等國產烟葉製成。品質之優美。氣味之香純。絕非尋常香烟所能及。君試吸此烟一支。當勝吸他烟數匣也。又每罐內附贈獎券一紙。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趨時之贈品。

倪雲林山水中堂真蹟

風雨蕭條脫作涼
西三嘉樹近南忘
結廬
火境無來轍
富強醉鄉真樂邦
南渚茂
雲宿虛縹西山清
影落秋江臨流亦新
暮
西意忽有衝烟白鶴雙

壬子七月六日雨宿雲岫此居
文伯賢郎以紙索畫因寫
秋林嘉樹圖并詩以贈
白吳倪瓚

倪迂仙主象時還留得溪
亭對晚山老我今為亭上友
暇茶間試鶴鳩斑 謝言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1953.1.30
期刊庫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一)

陽誠本室神明所息仁知之居獨
無兵革五獄四瀆合滯為德行不
失理民賴息福上養崇德以建大

天台山農珍藏

戴文節山水立軸真蹟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五



加...
...
...
...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三)

禮明德且能周武立功被服大德
升人天禁四門雖肅豈受大福泰
幽幽昔焉皇遊宿威像有序可以

天台山農珍藏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 (三)

來福十歡萬說舉身為決獲受嘉
慶彭仁有得入頭明目載受喜福
三對背來與祿相得謝恩拜德東

天台山農珍藏

湯祿名花卉立軸真蹟



致生仁兄大人雅屬印
 丁卯嘉平望前二日湯祿
 作於卯上時年六十四

吳興陸季寅氏珍藏

楊見山隸書屏幅真蹟（四）

歸各國歡樂有福率行求福與喜
相得封受上賞鼎足輔國

受有尊大八法鑒

東平夏商齋弟峴

天台山農珍藏

說

海

林廣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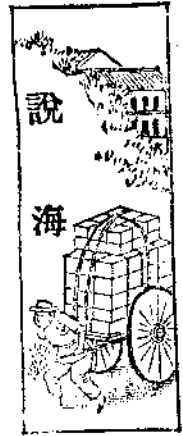
北京著名童話著作家聲稱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如何使其腦力充足精神恍惚舊症全愈

北京著作童話專家唐小圃先生名馳中華全國因從事著述事業已十餘年矣每日伏案構思因童話行銷日暢以致書局催稿益急於是日夜執筆編述日無暇晷遂成腦筋衰殘之症據唐君來函云始而精神恍惚繼而身體疲倦覺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引起煩惱鄙人平日最喜兒童至此時雖見可愛之兒童亦覺索然無味精神身體忽而反常初尚以為心緒不佳使然也孰知不及半載日眩頭暈驚悸失眠諸症遂漸增而病象成矣因即延醫診治時逾六月更醫數人服藥愈多無效驗且飲食日減少身體日益消瘦因謝絕醫生購取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六瓶試服之方服盡三瓶即覺精神爽利飲食增加六瓶服完益覺健旺因又續為購服直至各種病症逐漸消除面部亦漸豐滿入春以來起居如昔矣因知貴局之紅色補丸確有却病之靈效與尋常為侷利之藥品不同特介紹海內諸人業如因著述勞神至成虛弱之症者可速服此丸必當奏效鄙人業經身試故敢證明特肅寸函藉鳴謝悃

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行世已歷三十餘年之久專治血薄氣衰腦筋衰殘少年虧傷胃不消化瘋濕骨痛腎尻酸楚筋系刺痛皮膚諸恙對於婦科各症尤為神效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對於男女及小兒衛生小書奉送如欲索取即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各一份可也



小說

代嫁

(天台山農)

(上)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又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細嚼這幾句詩的味兒。乃是說那人生的成敗興廢。全賴事在人。爲苟能磨厲。以須就可成爲豪傑。否則就要委填溝壑。不能怨天尤人。的吳門張生勤果。世家子。生得天性聰明。丰姿俊秀。人家見他一表不凡。就知道他不是尋常人物。他的父親號雅仙居士。生平很是忠厚待人。到了五十多歲。僅得着這位公子。所以砥憤情私。自然要比人家深厚了。

代嫁

勤果年八歲。雅仙就請了名師課讀。期望很深。勤果也能過目成誦。用功非常。雅仙目爲千里名駒。大可娛我晚景了。到了第二年。先生同他講解。他就能融會書中意義。還要質問狐疑。先生有時倒要被難倒呢。賓主相見的時候。先生總要說道。這個孩子。質地異常聰穎。把他雕之琢之。必可成爲偉器。雅仙聽着先生的褒譽。表面上雖是謙讓未遑。心裏頭却很歡慰快樂呢。

比鄰錢伯丞。宛平籍。以官爲家。寄居吳門。與雅仙訂爲莫逆交。伯丞的居第。同了張宅。却是望衡對宇。朝夕可以過從。他們見面的時候。總是談經講學。以爲常。雅仙博學鴻詞。名門舊族。無如家道業已中落。他平居還是喜談風月。吟咏詩詞。所以他對於經濟一層。說是最足殺人。

的利器。不過錢公門祚鼎盛。宦囊豐盈。冠蓋往來。日不暇給。同他比較起來。才覺相形見絀。好得伯丞。雖是富貴顯赫。性情却很瀟灑。溫和。舉止談吐。絕沒有銅臭。勢。是以雅仙才肯同他訂交。倒像同胞兄弟的情義啦。

伯丞少年富貴。所有那種榮華幸福。都已被他享到。惟他一生缺憾。就是弦絲早斷。伯道常憂。幸而元配遺下三位千金。尚可稍解寂寞。他見了勤果。依依膝下。嘻笑承歡。私衷不勝羨慕。見了他。必要招至膝前。殷殷存問。而勤果見他和靄可親。倒也喜歡同他親暱。進退應對。常能博得伯丞歡心。伯丞由羨生愛。由愛生親。想把勤果認做乾兒。要求雅仙俯允。雅仙重于文學。交誼。祇得贊成。其意後來勤果益加聰慧。伯丞又想再進一步。竟要把他作為快婿了。他又就商

雅仙。且說三女淑蘭。雖屬兩質醜容。性情却很和婉。且年齡相若。真是天生成的一對嘉耦。將來幸福。定是不可限量。雅仙因為錢公這樣誠摯。未便辜負美意。當即含笑允許。遂成口頭上的契約了。時勤果已解人事。聽了兩老喜笑而談。他竟覺得羞澀。就默默的避向他處去了。到了後來。勤果的文名。日益進步。伯丞就把口頭的虛約。要求雅仙更訂正式婚約了。不過雅仙那時自念貧富懸殊。這頭親事。實是攀龍附鳳。當時雖然喜諾。事後却很慚愧。行聘後。伯丞又來就商。欲把勤果携至己家。另聘名師培植。使余家三個女兒。也好隨同學些文字。雅仙因念既屬翁婿。倒也未便拂情。馬上慨然許諾。勤果與淑蘭。年事相等。兩小無猜。看了很像兄妹。爲日既久。勤果喜于合羣。有致。大有樂不思蜀

的快感呢

勤果到了十一歲。不料儻來禍福。殊難逆測。那年春間。雅仙因爲感冒風寒。醫治無效。病延一月。溘然棄養。家中僅贖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情形悲慘。聞者傷心。詎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勤果失了椿蔭。那種喪葬善後等事。既沒有近族至戚。祇得託了遠房族叔。代爲經營管理。那知族叔本是市儉奸商。壟斷欺騙。是其慣技。他見婦孺無知。大可施用移花接木的手術。想把勤果那種殘餘臘骨。漸漸引他過來。毒計已定。他就陽爲照拂。陰施狡僞。一轉移間。竟把雅仙的所有遺產。一概巧立名目。盡沒已囊。可憐母子二人。頓時立于赤貧之地。勤果的母親。忠厚性成。還是深信不疑。正同開門揖盜。養虎傷身。那族叔漸把各種產業。做好了抵押虧負的報告。

他就開出一張負額賬略。立請勤母償還。勤母兩手空空。那有鉅款。可得威逼至再。祇得聽其自由處分。因卽宣告破產。那時勤母雖悔所託非人。然已挽救無術。後有抱不平的隣友。代他登報控告。懸案經年。末了僅得闕席判決。不知那個忍心害理的族叔。早已變了現款。逍遙他埠去了。唉。這種意外的損失。都因舊家庭的婦女。往往不學無術。故而喫着這種虧苦啦。

張家疊遭變故後。伯丞異常震怒。他說道。丈夫做事。應當磊落光明。怎可欺侮孤兒寡婦。狼子野心。實在可恨。非把他報官緝辦不可呢。一面他又紆尊就教。告慰勤母道。大嫂疊遭意外。真是人情難堪。不過大錯鑄成。悲也無用。余與雅仙訂交多年。志同道合。尊府的事。萬無坐視之理。况勤果既是吾婿。嗣後府上所有教養婚娶。

各費余必始終担任務請大嫂毋庸悲懷呢。可憐母子二人正在貧而無告的時候忽得着這善言勸慰允任鉅艱真教感涕零無奈感極生悲母子不覺抱持了大哭伯丞又勸慰了一番方始悻悻而返勤果自父親見背後哀毀逾垣自不待言幸而年已舞勺頭角漸露崢嶸不過泥塗拽尾終覺鬱鬱寡歡伯丞目覩情形他必時加勸勉勤果自念劫後餘生真是感激得五體投地

不料婦女居心最易勢利待人伯丞的繼室李氏家本寒素全恃姿色動人伯丞拜倒石榴裙下已非一日勤果自遭了罔極之災窘態畢露李氏就有悔婚之意平時伯丞飽受責讓勤果備受諷嘲還要常常同了伯丞吵鬧他說道男兒娶婚父可作主女子出嫁應由母主汝何得

侵奪婦人的主權育把朱門貴女下嫁窮措大嗎伯丞懾于閻威心雖不服婦言那敢直言辯論僅能吞吞吐吐的答道生米已成熟飯一朝翻悔我家門第怎麼可以使得呢目下事已如此我豈能因他貧苦驟背亡友前盟嗎這種勢利逼人的事情我實在做不出呀我想將來大女二女的婚事准由你做主今回三女的事由我一人做主你勿再嘵嘵責備叫我不下地呢李氏聽了伯丞的口氣恐怕事無挽回他就大發獅威號啕大哭伯丞好像見貓的鼠頓時瑟縮不安絕不敢再說一句了勤果聽得他們的吵鬧因為自己的婚事好不傷心抱歉祇得遠遠的避開但那時勤果的悲憤悽苦確是沒有人告訴啦

那時淑蘭年歲幼稚尙不懂天經地義的夫妻

不是兒戲的事。隨後他又天天受了李氏浸潤。離間所以對於勤果的情愛也就漸漸的無形。冷淡了。勤果究竟是聰明不過的少年。那有看不出來的道理。他後來就終日不出書房。背地以淚洗面。竟不像從前的活潑態度了。他常常自言自語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岳父。殊恩未報，祇得勉抑悲懷，發憤讀書，才可報答岳父特達知遇咧。

一天勤果私自嚶嚶啜泣的時候，侍婢慧蓮忽款門而入，勤果連忙斂容，冀可掩飾，不意慧蓮已經窺破，遽勸道：「郎官勿悲，郎官的事自有主人主持，主婦雖要翻悔，恐怕沒有這樣便當的。」人家說精誠所感，金石為開，郎官有情，終有美滿姻緣的日子，但願郎官快乘家主垂蔭，時機趕緊努力前程，博取朝廷一官半職，就可雪去

今日之恥，毋徒效婦孺行為，自灰朝氣呢。勤果正是苦無可訴的當兒，忽來這位解事婢贈我勸言，鼓我志氣，真是希世福音，令人感激不盡。不覺由感生愛，種下情根，就把慧蓮引為第二知己，惟切囑慧蓮堅守秘密，勿可貽笑他人。慧蓮嫣然一笑而去。

勤果連年遭了李氏奚落，幸而得着慧蓮的勸勉，他就降心相從，立意奮圖上進。詎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人事變幻，同一景象。忽忽數年，學問大進，且待及時而鳴，不料母氏寡寂無聊，終日鬱悶，柏舟苦守，期望兒成，忽而天公弄人，母氏陡遭暴疾而卒。時勤果年已十六，世事早知，伯丞因為勤果子然一身，照顧需人，亟應宜其家室，俾衍張氏一脈，遂向夫人商量，欲把三女遺嫁……伯丞話未說完，李氏已出惡言，且在

半。夜。時。候。做。那。尋。死。覓。活。的。技。倆。恐。嚇。伯。丞。伯。丞。那。裏。曉。得。他。是。假。裝。的。自。然。異。常。惶。急。詭。說。打。銷。從。此。不。敢。再。提。遺。嫁。二。字。但。看。了。勤。果。博。學。宏。文。萌。芽。已。見。深。願。諧。成。好。事。方。可。保。全。他。的。舊。有。門。第。又。不。負。雅。仙。同。我。締。交。的。初。衷。但。是。不。敢。吐。露。出。口。旁。人。看。來。誰。不。要。說。勤。果。的。大。不。幸。嗎。不。知。世。間。的。事。真。是。不。能。逆。料。呢。

(未完)



醒世
小說
男子的罪惡是誰造的

(賊 菌)

三更黑夜的時候。電燈熄了。街市上的車聲馬聲也完全停歇了。奔走勞動的人。到了這個時候。也就和魚潛水底。鳥宿巢中一般。靜悄悄。寂寥寥的。只聽得階下蟲鳴。遠村犬吠。住屋裏面所有的聲音。只有夢中人的嚶語。鼻息呼聲。和那壁上的自鳴鐘的的的聲音。夜闌人靜。除却或是搗枕捶牀。合不着眼的人。這時候他的那顆心。仍然是胡思亂想。或是那鼻竅如雷的人。他這時候的顆心。是糊裏糊塗。惟有那一覺已醒。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眼皮雖然合着眼珠。兒仍然在裏面活動。不甯的人。萬千心事。兜上心來。任是個什麼味。着良心犯奸作惡的人。到了這個時候。總要良心發現。自己覺得日間所

男子的罪惡是誰造的

做的事。實在有些不對。想到惶恐的地步。自己這個身子。真真不知怎樣。纔好好像那犯罪的囚徒。從前犯的案。深愁要舉發一般。良心責備。這是個個人所有的。也是天君來試驗的一個方法。你若就因為這一次的責罰。從此就懺悔。前非到了第二日起身的時候。仍然和昨夜的一顆心一般。無二。從此你這個人。就不是昨日的個人了。第三日。第四日。以至於暝目的一日。一覺悟。就永遠覺悟。屠夫。丟刀立地成佛。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向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天君他試驗你。覺得你這個人。還不錯。他就日日來試驗你。時時來責備你。做你如膠似漆的好友。若是今宵責備你。試驗你。到得第二日早晨。你把他和你說的話。一概都忘記了。他就和你從此絕交。連責備你。也不肯來了。因

爲他試驗過你。今宵的良心責備不過和燈油已盡殘燭偶然一明一般。再來試驗你也是無用的了。我說了這一大篇的閒話是做什麼的呢。因爲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已經死了。他却是一個有道德的人。他娶了親之後。忽然改變行爲。做了一個社會上的蠹賊。家庭裏的罪人。他臨終的時候。忽然一定要請我去說幾句話。我雖然和他久經絕交。但是念着舊情。想到會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一句話。我到他病榻前。聽他所說的話。纔知到他曾經受了良心責備。不肯依從良心。就不能和他恢復舊交到得。現在自知不起。良心再來作最後訣別。已經無用了。曉得我喜歡做幾篇警世小說。託我把他一段談話記下來。做後人的借鏡。免得到末了的時候。自己懊悔。我聽了他一段話。覺

得他能現身說法。到底本來是個有道德的人。還能。有最後的覺悟。是不能不替他宣傳的。以。下的話。就是我那亡友所說的了。亡友的姓名。我也不必說出。看書的人。不要當着烏有子虛。的確不是賊菌杜撰的。這是實話。一天子是禮拜六。午後三點鐘。有一件民事案件。受了當事人的委託出庭。對方所延的律師。是我們祕密的連擋碼子。我們怎樣結局的條件。雖然暗地裏接洽好了。兩下裏可以拿當事人的勝訴酬金。但是這個新審判官。是紹興師爺的兒子。舊刑名很有家學。新資格又是法政專門學校的畢業生。當過幾年推事的。他在法庭上那幾百幾十條的。民律背誦如流。很不容易對付。虧得我們兩個人不是初出道的雛兒。結果還和預定的方針相差無幾。但是退庭的

時候已不早了。當事人請我到西餐館裏猪排牛尾飽啖一頓。因為我的夫人本約定八點鐘到新舞臺去看戲。出西餐館的時候已經九點二十分鐘。急急忙忙趕到家。他已經等不及我。逕自一人去了。我的寡母哄着我的七歲小孩子升官睡覺。見我回來了。代小孩子用被蓋好了。又倒了一杯茶給我喝。我正口渴。一飲而盡。又倒了一杯來。這時候已經深秋。穿了一件薄棉襖。已經欲破。向我說。要添一件黑洋線厚棉衣。我因我的這位夫人很有脾氣。若是不得他的允許。逕自做一件衣服給阿母。又要受許多的嘍叨。我只得一聲兒不言語。我的阿母也不再開口。見我無精打采的。向我說道。你先睡罷。我等少奶奶的門。我就脫去了西裝。擁被而睡。聽了壁上鐘聲。打了十下。已後我就入了睡鄉。

了。一覺醒來。鐘聲正敲三下。電燈已經熄了。鴉雀無聲。只有那鐘聲的的的響。我披了一件衣裳。擦了一枝火柴。點了枝洋燭。到前面屋裏一看。小孩子閉着眼。鼻息呼呼的響。阿母坐在牀沿上打盹。我也不會驚他。復行入房。睡在牀上。但是翻來復去。眼睛雖然合着。再也睡不着。想起我父親在日。失了館。將近一年。把母親的衣服首飾都典當盡了。全憑着十個指頭做針黹度日。後來送我入了學校。父親又病了一年多。謝了世。我家又沒有富親貴族帮扶。都是寡母拚湊殮葬。見我傷心痛哭。反要來撫慰我。說是我現在雖然受苦。但是你將來有個出頭的。之日。我的辛苦。總有你酬報呢。你的身體要緊。不要傷心太過。只要學問成功。將來能勝過你的父親。就是我將來的幸福。你的父親雖在九泉。

也就很放心了。我還記得我要做一件棉馬褂。但是沒有錢做我的母親日夜不停繡了一幅鏡屏。七天就完了。功賣了六塊錢。代我做了一件馬褂。可是這一來我的母親眼睛就受了傷。了我畢業以後在法部練習了兩年。在天津地方廳得了推事的職。把舊債還清了。阿母左一次寫信給我。右一次寫信給我。說是男子三十而娶。雖是古禮。但是我家世代單傳。二十八歲的人娶親。真不算早了。婚姻自由。你趕緊娶一個人罷。我那時在法官中。人總稱我是少年英俊。而且很有道德的。代我作伐的人也很是不少。我一個也未曾當意。後來因為廳長換了人。黨派關係。我不得不辭職。辭職後到了上海。掛起律師招牌來了。我是抱定法律爲人民保障的一句話。受人的委託。絕不舞法賺錢。因此名

譽很好。那知姻緣簿上注定了是他。就和他結識了。百年之約。就此訂定了。

和他結婚的時候。我的母親歡喜得什麼樣子。由舊籍搬到上海。以爲從此這個新家庭。是美滿十分的了。那知道入門以後。一點做媳婦的道理也不能盡。任是什麼事情。阿母都是大做小。但是都不能滿他的意。自尊自大。把我的母親當着奴隸一般。自己到了西餐館。火月蛋呢。禾花雀呢。點了這件。又加那件。我的母親就應該吃開水泡飯的。自己穿的。衣服戴的飾物。稍不入時。就要重辦我的母親比用的。老娘姨所穿的。衣服。還不如呢。唉。還對得住母親麼。媳婦在外面。不是看夜戲。就是賭夜錢。做婆婆的夜間。候門三更。五更的回來。遲一點開門。就受言語的呼斥。做婆婆的人對媳婦的這個樣子。媳

婦。能。受。麼。旁。人。看。見。這。個。樣。子。也。要。說。一。句。公。道。話。怎。樣。丈。夫。就。不。能。開。一。開。口。呢。咳。良。心。譴。責。真。真。不。應。該。

未。曾。結。婚。以。前。某。某。律。師。名。譽。是。怎。樣。的。好。法。無。論。代。人。家。辦。一。件。什。麼。案。件。辦。得。錯。不。錯。總。是。自。己。問。心。無。愧。不。會。昧。着。良。心。只。顧。自。己。多。得。些。訟。費。結。了。親。之。後。他。的。浪。用。無。度。就。不。比。從。前。非。義。不。取。了。破。的。人。家。的。產。離。的。人。家。的。婚。有。多。少。宗。數。案。件。了。咳。良。心。譴。責。應。該。不。應。該。呢。

一。個。人。到。了。受。良。心。譴。責。的。時。候。覺。得。自。己。也。不。能。見。自。己。心。底。十。分。的。難。受。拿。一。條。被。蒙。着。頭。過。了。半。天。纔。又。朦。朧。睡。去。天。蒙。明。的。時。候。他。纔。回。來。了。我。這。時。候。就。要。弄。幾。句。言。語。他。受。受。在。被。角。中。偷。眼。看。他。的。那。神。情。知。道。他。又。是。賭。

男子的罪惡是難造的

錢。輸。了。但。是。不。知。怎。樣。見。了。他。之。後。一。肚。子。預。備。要。說。的。話。一。句。也。不。敢。說。了。良。心。良。心。隨。着。那。黑。夜。的。星。光。轉。去。了。但。是。星。光。到。了。第。二。天。晚。上。仍。舊。現。出。來。人。的。良。心。偶。而。發。現。你。不。從。此。捉。住。他。他。就。不。和。你。再。來。親。近。的。

律。師。這。一。種。交。易。名。譽。要。緊。你。們。通。同。作。弊。上。了。你。的。當。的。人。多。了。你。的。交。易。也。就。越。過。越。少。了。自。由。的。婦。女。他。們。的。婚。姻。問。題。大。多。數。是。金。錢。問。題。你。能。供。給。他。奢。侈。揮。霍。他。還。有。所。繫。念。若。是。供。給。不。足。就。有。些。難。說。了。再。過。了。一。年。遭。了。母。喪。草。草。殯。葬。了。律。師。的。生。意。銳。減。經。濟。不。足。我。雖。然。仍。是。曲。從。他。他。却。有。意。常。和。我。反。目。了。我。心。裏。又。急。又。氣。得。了。這。個。反。胃。病。他。雖。是。半。老。徐。娘。但。是。他。的。外。交。很。有。本。領。現。在。我。雖。病。在。牀。上。自。分。是。朝。暮。必。死。他。呢。時。常。一。出。數。

日不歸。我現在受良心的譴責。只怪我那一夜良心發動。我自己不會捉住他。以致於此。直到現在良心雖然又發動了。可惜無用了。咳。我死有餘辜。可憐九歲的小孩子。雖然他生的很有些危險。足下顧少年時的交情。送他入貧兒院罷。我答應了他。他強勉兩手一合。似呼謝謝。我過了三天。接到電話。某某律師死了。現在某某貧兒院裏添了一個律師的兒子。某某鹹肉莊上添了新寡的文君。咳。我的亡友在九泉之下。怕的還要埋怨生前的罪惡是誰造的呢。

本 社 啓 事

啓者本報長篇小說『古井重波記』業已刊登完竣。茲又續蒙

朱瘦菊先生（即海上說夢人）允爲担任撰一長篇社會小說。一部刻正從事組織。一俟內容布妥。確定名稱後。當即登報通告。以慰歡迎。朱先生名著諸君之望。

再（芝蘭緣）小說。刻接李定夷先生來函云。全書行將結束。當在八九期內繼續刊登。緣李先生現爲公務羈身。未遑握管。尙祈

鑒原爲幸
小說新報社啓

小說會 巷 議

(禹鍾)

黃昏新月。窺雲端。被光於地。作銀灰色。意似見世人之狂熱。而故示以冷靜也。時有兩少年。匆匆入一臨街之小巷。巷中居戶數十家。門皆作雁行時方。新秋尚蓄餘暑。巷中人率於晚飯畢。後攜杌就門外。納涼科首。跣足搖葵扇。悉改其炎夏中之生活。兩少年既入巷。頓緩其步履。竊竊視若按戶而索其號碼者。巷中雖燃路燈。然為光弗揚。僅能隱約辨徑而已。兩少年者。年事均在弱冠。以內修短相埒。惟微判其肥瘠。是時肥者微微自語曰。一百二十號耶。不爾必一百三十號。二者之外。更無別數。余深信記憶之。弗誤也。瘠者曰。然則吾儕探訪此二門牌可矣。於是二人每經一戶。必探首察其門牌之號。數顧為數。皆弗符瘠者。又曰。君謂所記門牌為無

巷 議

誤。顧今茲所見者。皆在百號以下。恐併其地而誤之矣。肥者聞言。疾撼其首曰。弗爾。此巷果名為春和里者。則為地必非誤瘠者曰。然此巷春和之外。無他名也。言訖。二人遂默然徐行。已至一戶。戶外一人倚籐編之涼榻坐。見此兩少年。遽起而呼之曰。君等殆見訪乎。兩少年致禮曰。然我儕初次訪君門牌。幾不克辨。坐涼榻之人曰。夜色中誠模糊不易辨。今茲且小坐乎。言次即入室。以二杌出。揖兩少年坐。

二少年既就座。主客談鋒漸縱。主人於兩少年敘誼為鄉人。客中聞鄉音。固亦羈旅之快事也。主人叩二少年曰。君等離鄉幾時矣。所業佳乎。二少年聞言。發微嘆。肥者即先言曰。吾儕以某友之介紹。就今職。為時垂半載矣。然長日任事。實不見一希望之端。兆今位微俸薄。固不計他

一

日苟有希望可圖者則亦已耳不知一揆其情勢卽高材疾足亦弗能破其環境之壓力而自進於佳境以是余精神之苦痛殆不可名今茲之來意在引君援苟他處有可圖者幸垂意焉主人沉吟有頃曰君言然也今日職業界中四周咸佈極大之壓力固非一地爲然新進當之每傷屈抑然大勢所在實亦無法可以力挽之君等今姑靜耐余苟力有可逮者必相助無却特以余意策之今人仰食於職業界而欲謀揚眉吐氣者厥術率不出乎兩端其一爲勢力之憑藉其二爲學問之取勝舍是二者則譬猶不燈而夜行摸索所至鮮有不顛蹶者今君等既無勢力可憑藉則固當致力於學問矣蓋凡人一入職業界非謂卽廢棄學問而不爲專於枯索無味之職業上求進步也主人言至此二

少年咸頷首稱善其磨者前此沉默無一語爾時亦奮然語曰聆君言誠有至理吾人無勢力之可憑藉而置身職業界苟復不圖自積其學者則來日亦已大難矣主人曰然則君等既已切中於要害宜趣爲之備毋徒自怨蟄伏也然余甚怪君等家况均力能求學今乃中輟而他就爲計毋乃左歟且鄉里之人每好造流言以毀人苟君等或以拂意而一旦輟業歸故鄉彼鄉人者行且竊議於後不復諒人余前此還鄉歷時稍久鄉人見余長日流連無行意遂於茶寮中播其理想之言以議余謂必弗悅於店主而被黜矣君等試思鄉人之口非甚可畏乎而君等年鬢較余尤亞集謗滋易苟鄉人之議一出者人且目爲偷惰無識之少年當君等求學之際似以職業爲可樂不惜中途而易其轍今

一入職業界所歷既灼始大悔其誤然爲勢已類放舟駭浪中進雖茫然而退亦不能自主可慨也主人言時掬誠於面似示其閱世經驗之富者二少年聞其言均唯唯稱善而腦中則不禁躍然反映當日求學時之印象覺一可樂而有味也

時主客默然無語者久之主人年事雖長於二客而身隸職業亦已垂十載然亦不禁觸及學齡時之情景追憶所得歷歷如在目前而最足增人感嘆者則當時未知社會爲何物視彼世路均爲夷坦之大道私計他日學成而任事舉凡所願咸可力致以故希望之奢一一隨心所設想初無難阻嗟乎世人苟咸能遵所願而進無有撓阻者則世上更無抑鬱窮處之人矣須知人之希望卽爲痛苦之種子希望愈切者則

痛苦亦愈甚如影隨形如響斯應萬無逃其例者教育恆欲導人以希望冀人有立於世而社會則每以遏抑人之進取而磨其志氣絕其希望爲慣技人之入世猶之草木之茁生於土壤而教育者人類之雨露也雨露志在潤物而使之滋長人受教育而立其志氣萌其希望又無異草木之被雨露而榮其華葉而社會者其氣直同於霜雪凡人一入社會則志氣希望必受其摧耗大似草木之華葉遇霜雪而凋落也以是知人處世上一方受教育之扶植而一方又受社會之摧抑此蓋造物故施其機捩以弄人也悲夫主人今茲雖恃其數年來奮鬥之毅力已徐踐於坦途然今夕聞此二少年之所言因又感及其前此生活上所經之蹇况有類投石於止水而立盪其紋漪也已而客去主人自念

今夕之談殆非尋常酬酢語實能深見職業之
意味余數年來胸頭蘊結之意乃今始得解人
而告之矣

(完)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影精名人扇舊

吳興陸叔同氏所藏名人扇集甚夥由本局敦請西洋名師親製珂羅版與原本絲毫爽中多近代罕有之作茲第一集第二集均已數版內容披露於下

王石谷山水
王蘭坻山水
方七疇人物
方西梅仕女
顧大風人物
顧大風山水
戴醇士山水
戴羅山山水
張爾敏山水
王時敏山水
王聖謨山水
項心畹山水
王丹思山水
王升庵山水
楊得山山水
吳澹和山水
石濤和尚字
查二瞻人竹
板橋老人竹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共出兩集每集一元二角

小譯本
天

良

(尤臣合譯)
大可

康伯生臨到紐約去收賬的時候。惡狠狠的對他學徒說道。菲爾藩。我上紐約去。不多兩天。就要回來的。你務須勤懇辦事。和我在店一般。不可因我外出。你就出去玩耍。志明唯唯答應。並代他主人將行囊搬往車上。道聲珍重而別。康伯生生性貪酷。陰刁險狠。他在十年前頭。尙受僱于菲爾藩父親。那時菲爾藩父親。因着年老力衰。將所開吉利呢絨號。完全委託康伯生經理。不料等到菲爾藩父親一死。他就捏造了許多虧空賬目。欺他無識的孤兒寡婦。不多幾時。宣告破產。康伯生就改換店號。自己接續下去。並將菲爾藩收爲學徒。專供差遣呼喚。簡直像奴僕一般。那晚菲爾藩關了店門。正上樓就寢。瞥見康伯

生的妻子和店夥馬根在後房互相接着玩笑。志明就隱身壁角。瞧着他們。低聽馬根輕輕說道。轟婀娜。現在我和你既然有了交情。你也不必再悲傷了。頂好你趕早預備。將康伯生的現銀和你所有的首飾。聚在一起。乘這幾天康伯生不在家的時候。我便和你逃往別處。寫寫意的去過一世。豈不很好。不過怕你沒有這樣的膽力。婀娜咬緊着牙齒道。教我把這個老東西殺死了。我也敢下手的。何況全你一塊捲逃麼。等到菲爾藩一睡。我們倆立刻動身好了。說着將頭倚在馬根懷裏。志明不願再看他們倆人的淫穢態度。連忙三脚兩步退下樓去。菲爾藩回到店堂裏。暗想康伯生活了這樣一把年。幾娶了這樣一位嬌妻。何怪他要別尋所歡了。當初娶進來的時候。我早已料定康伯生

斷難享受這般豔福。不過他仗着金錢魔力。硬將人家好好的姑娘娶來供他的獸慾。然而紅顏白髮。怎樣能夠和諧下去呢。後來忽又想到自身勞役終日。稍不如意。卽遭夏楚。何嘗不是受他的金錢束縛呢。正在自思自嘆的當兒。忽然聽得扶梯上脚步聲。知道有人下來。遂向櫃裏抽了一本小說書。假裝看書模樣。

菲爾藩見聶婀娜裝飾得妖豔非凡。忽忽下樓。走到他面前說道。菲爾藩。你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睡。獨自在那裏看書呢。快些將書拋開。我有話要和你講呢。菲爾藩雖則狠不願意和他搭話。然而也究竟是個主人。所以祇得有氣無力的應他幾句。婀娜道。這幾天。這個老東西的性子。加意暴躁了。我和你兩人受他的氣。不知何日方可消滅。菲爾藩道。我們受這金錢魔力的

壓迫。那裏還有能力去抵抗。他現在我也沒有別法可想。祇得等我學徒期滿。倘有機會。再圖別業。婀娜聽了。冷笑一聲道。你這個人。真是呆子。康伯生待你這樣苛薄。你還要用良心去應付他麼。菲爾藩聽到這裏。就雅不願意再和他講下去。便假裝呵吹道。今天起來太早。忙到現在。還沒停過。疲倦得很。我要預備睡了。你也可以樓去罷。婀娜鼻子裏哼口氣道。不受人招舉的東西。說着。便賭氣上樓去了。菲爾藩也不去理會他。隔了片刻。便也扒到閣上去睡了。

菲爾藩父親臨死的時候。曾將菲爾藩委託他老友柯根達照料一切。柯根達有位女兒。名叫麥麗蘭。生得雪膚花貌。清秀非凡。年紀也與菲爾藩相若。從小他們倆青梅竹馬。終日價混在一塊。後來菲爾藩家裏。忽遭大故。爲着衣食問

顯不得不忍痛訣別。柯根達因膝下無子，也把菲爾藩當他自出一般，並將麥麗蘭暗暗許給了他。這晚菲爾藩躺在牀上，思潮起伏，那裏能夠入夢。想到康伯生平，待人這樣的刻薄，無怪妻子要做出不端的事情來。然而馬根也不該引誘有夫之婦，唆他捲逃，偷然他們倆果然成了事實。料想馬根等到聶婀娜的銀錢首飾，用盡當空，必定要逃之大吉。那時聶婀娜的結果，不知要達到怎樣的地步咧。

菲爾藩正在胡思亂想間，又猛聽得樓下脚步聲，細細一辨，知是馬根無疑。他就穿了鞋，奔將下來。果然看見馬根，左手提着一個皮包，右手挾着一個小包，正要開門出去。菲爾藩厲聲喝道：你們所做的事，我已知道了。快些將主人所有的物件，盡行放下。你倘若不依，我便要出

去鳴警，提你到官裏去了。馬根冷笑道：你這個人，真是毫無心腸的。康伯生待你像貓犬一般，你不去有怨報怨，反來阻止我們倆的好事，我勸你快些去睡罷。明天早上，你還可在枕底下，得着二十元的意外款項咧。菲爾藩聽了，更怒道：你可曉得像我這樣的人，能被你的不義之財所買，到麼？馬根道：我並不是蓄意要圖聶婀娜的財物，不過我看他受着康伯生這樣的虐待，和你所處的地位，毫無差異，所以冒着險，和他私奔，使他後半世也可稍過一點快活的光陰。我想你也可以體諒我的苦衷了。菲爾藩道：無論如何，你的舉動終不能算是上策。康伯生不死，聶婀娜也決不能跟你同去。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曾否想到日後的光陰麼？我並非硬要和你作對，我是爲你打算，並爲聶婀娜打算。馬

根被他說得無言可答。隔了半响，方對菲爾藩道：「我確實沒有打算怎樣的去過以後的光陰。我覺得你的說話，句句珠玉。現在我已悔悟了，不再去和他勾搭了。說着往外便走。」

到了第二天晚上，吃過晚飯以後，菲爾藩將店務收拾停當，忽見聶婀娜出來對菲爾藩道：「九點鐘已過了，你還沒有去睡麼？」菲爾藩道：「我還有話要和你講，你可曉得馬根今晚不回来了。你們倆所做的事，我已知道了。不過我勸你不可因一時的糊塗，以致身敗名裂。我看馬根這個人家無恆產，陰險狠毒，你要放大眼光，擺定宗旨，不可被他的甜言密語，瞞住。」聶婀娜不等他講完，便豎起兩條柳眉，指着菲爾藩的面頰，道：「你這個不受人抬舉的東西，你知道我和你兩人是怎樣的身分，你反來嘮嘮叨叨的。」

管起我來麼？快些給我出去。」菲爾藩冷笑着道：「我在此地是訂有學徒合同的你來，此間也是訂有婚書的，我們兩人同是在契約範圍之內，焉能破壞契約，擅自走開麼？假使走開，獨不怕要被法律束縛麼？」聶婀娜道：「你仗着你的權利，害我犯不着和你多辯。不過你時時破壞我們倆的好事，我終有一天來給顏色你看。」菲爾藩笑着不答，走到臥室裏，脫去兩鞋，頹然向床上躺下了。

隔了半個多鐘，樓下足聲又起，接着有輕輕的咳聲。菲爾藩暗忖：「必定馬根那廝又來了。」便輕輕走下樓來，見馬根挾着聶婀娜，正欲外出。菲爾藩趕緊上前去，拖住了聶婀娜的衣袖，且言且泣道：「我屢次三番勸你，不要和馬根私奔，因為我不忍見你去墜落。那廝決不是個好人，並

不是真心愛你的人。不過愛你的金錢罷。咧。將
來到了山窮水盡你懊悔也來不及我勸你還
是及早回頭罷。聶婀娜起初恨不得一口吃了
他。後來見他哭泣苦諫。隨覺心頭一酸。天良陡
現。便也帶哭說道。菲爾藩。我現在聽你說話。決
不再有二志了。無論康伯生怎樣待我。我也情
願和他廝守。那時馬根見事不妙。早已逃之大
吉。菲爾藩方才安心。正要替他將衣包搬運上
去。不料康伯生突然闖入。大聲喝道。深更半夜。
你們還不睡覺。在此作什麼勾當。莫非要捲逃
麼。二人猛不提防。恍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嚇得
魂不附體。

康伯生見地上堆着衣包。再看他們倆的面色。
都是慌張無措。呆若木偶。怒得目眦幾裂。厲聲
叱道。你們幹得好事。幸虧我今晚回來。否則豈

不人財兩空麼。我今晚不殺你們兩人。教我怎
樣洩得此憤。說着。挺身往廚房內。取了一柄菜
刀。猛向菲爾藩頭上砍來。菲爾藩急用左手去
抵禦他。不料用力過猛。將刀劈在康伯生的頭
上。頓時血如泉湧。倒地而亡。聶婀娜見了這種
慘狀。嚇得魂不附體。放聲大哭。菲爾藩連忙止
住他道。不要聲張。我到外邊去報知隣居。因係
出于自衛起見。並不是有意謀殺他。你快些上
樓去睡在牀上。裝作沒有知道的模樣。諸事自
有我一人擔當。正說話間。忽聽門外革履聲音。
菲爾藩道。警察來了。趕緊上樓去罷。

不多幾時。有幾個巡夜警察。看見吉利呢絨號
的大門。開得壁直的。順便進去查問。查問進了
店門。便見一人躺在地下。警察便問菲爾藩道。
這個人爲什麼睡在地下。莫非喝醉了麼。菲爾

藩不作一聲。內中有個警察。拿出電筒向地下一照。不禁大聲喊道。這個人已經殺死了。於是衆人七手八腳將菲而藩擒住。惡狠狠的問道。這是你什麼人。菲爾藩道。是我的主人。警察道。你們主母呢。菲爾藩道。他在九點鐘時。已經上樓睡了。警察便也不再問他。兩人挾着菲爾藩向警署而去。留着一人在那裏看守屍體。

菲爾藩被解到警所後。警長見是兇殺巨案。一到天亮。連忙將他解到檢察廳裏。等到開庭。檢察官略一翻閱來文。便問菲爾藩道。昨天晚上這樁案件。未曾發生以前。你和死者曾講過什麼話。據你在警廳所供。康伯生要拿刀殺你。你爲着自衛起見。起而抵抗。無意間將他殺死。然而究竟爲什麼事。他要殺害你呢。檢察官這樣問他。菲爾藩好像沒有聽見一般。問官屢屢催

他回話。他終是低着頭不答一語。問官道。你若不將此案詳情。據實供來。我便要將此案判決。定你死罪了。菲爾藩道。無論如何。我終不願將此案宣佈。問官無法。遂將他判爲死刑。等着上訴期限一過。便要就地正法了。

菲爾藩入監後。柯根達帶同女兒麥麗蘭來到監中探他。麥麗蘭哭得像淚人兒一般。逼着問他爲什麼將性命看得這樣輕。法甯可受死。不肯招供呢。菲爾藩哭喪着臉道。我如果據實供了出來。我的主婦必定沒有活了。偷他啞我一口。說我有意殺死他丈夫的那時。教我怎樣能夠分辯呢。同是一死。不如直直截截的。我一人承當了。反而來得爽快。麥麗蘭道。你這個人也太固執了。你不惜將自己的性命。爲了聶婀娜犧牲。你可知道他。和馬根兩人。已經做了露水

夫妻在那裏過他們倆的甜蜜光陰麼。你還拚着性命代他們守祕密。那麼你的一死。真是輕于鴻毛哩。現在爹爹已經替你請了律師。你倘然快些將椿案件的始末情形。告訴律師。你的性命。還有大希望呢。他倆再想說下去。因為談話時間已過。遂被獄丁喚了出去。

菲爾藩住在監裏。左思右想。招也死。不招亦死。到了第二天早上。忽地看見獄門開放。祇有一個糞夫。在那裏倒便桶。一想此時不逃。更待何時。便三洲兩步逃了出來。糞夫見犯人逃了。大呼起來。一霎時間。獄丁和警察紛紛前來兜拿。菲爾藩拚命的逃到了店中。看見聶婀娜正在廚房裏預備早餐。菲爾藩放聲哭道。我不惜犧牲性命救你。你反仍舊和馬根來去麼。聶婀娜冷笑道。應伯生又不是我殺死的。爲什麼口

聲聲。你要爲我犧牲性命呢。老實對你說。等到店事結束停當。我便要跟馬根走了。菲爾藩正要罵他幾句。忽聽馬根在樓上說道。婀娜。快些將這個兇犯趕了出去。免得來害我們。菲爾藩這一氣。幾乎暈了過去。那時檢察官聽見菲爾藩逃了獄。也領着法警追趕過來。到了店中。便將藩爾菲牢牢縛住。藩爾菲對檢察官道。請容我在此略停片刻。因爲聶婀娜還有話要和你講呢。馬根聽了。立即上前對官道。快將兇犯帶去。因他要逼着主婦講他所不願說的話。以便減輕他的罪名。檢察官見他們神色不定。便嚴詰聶婀娜道。你是否有話要說麼。犯人現在既已擒住。還有什麼怕他恐嚇呢。聶婀娜到此時。見菲爾藩蓬首垢面。銹索銀鐐。不覺天良又發現了。遂將如何要和馬根同奔。菲爾藩力諫攔

阻。突被康伯生撞見。反疑菲爾藩誘我。拔刀要殺我們。菲爾藩上前抵禦。不料兩人正在奪刀的時候。康伯生一失手。那刀落在自己頭上。以致身死的事。說了一遍。聶婀娜帶哭帶供。檢察官也不覺大為感動。回到衙中。略詰一過。便當堂命柯根達具保開釋。從此聶婀娜苦守節操。菲爾藩仍舊盡心替他掌理店務。後來和麥麗蘭結婚後。生了二子一女。便將長子承繼聶婀娜。作為康氏之後云。

本局精製珂羅版書畫

精影 蔣南沙花卉冊

南沙老人畫蹟北宋丰韻天成寸線零絢皆極盡活色生香之緻當時朝野士夫視同至寶茲本局特由吳興大收藏家陸叔同先生處覓得冊頁一部計十二幅特用珂羅名版影印與原本絲毫不爽

定價大洋八角

精影 陳南樓花卉冊頁

南樓老人工花卉為清代名畫家之一其畫英秀超羣無尋常閨閣脂粉氣本冊頁係陸叔同先生家藏之本本局製版仿印視原畫不爽絲毫誠極有價值之珍品也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寫實
小說

魏園

(東園)

揚州一名廣陵。後漢郡國志。廣陵十一城。有江都。有輿邑。卽清代之甘泉縣也。與江都縣同隸揚州府。民國初。袁項城改州縣志。揚州府廢。甘泉亦廢。祇留江都置縣。

廣陵舊城。在今揚州西北。尋其舊址。則在荒煙蔓草間。今江都縣名猶未著。遠近仍稱之曰揚州。

揚州城西北。多古蹟。可攷者。十之五六。餘皆不知其處。

邗上友人周伯皋君。歲壬戌。春三月。芍藥花市將新。一日出城北門。謁天甯寺。尋至下街。坐畫船。抵綠楊村。登陸入茶社。小憩。時向春之末。天氣晴和。紅男綠女。來往如梭。竹深留客。人影衣香。四圍籬落。蝶醉蜂愁。綠揚村外。煙波畫船。綠

莖之聲。時作時輟。

伯皋獨坐竹欄邊。啜茗流覽風景。歎曰。揚州畫舫錄所言。信不誣也。

日甫西斜。向哺復登舟。西顧至小金山。小金山之對岸。則徐園也。徐園乃徐寶山上將家所建。築爲楊先生監造。布置安詳。惜名流題詠不多。雖徐夫人孫閩仙好名。延攬者。惟言不出閩。葉公好龍。真龍未之見也。士君子又以世代輕文。重武。故文學家愈高。其位置。謂揚州木蘭院。未必再有碧紗籠。故題詠寥寥。伯皋於此小作勾留。又下舟往平山堂。

小金山西有瘦西湖。令始著名。舟過其中。揚州城西門外一帶。綠陰皆新柳。垂條畫船來去。驛路不絕。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得無類是。

少傾舟抵平山之麓。伯皋拾級而登。入平山堂。

有山僧出獻茶陳設食品伯臯與山僧傾談良久述歐陽永叔歷史較詳

伯臯乃觀堂壁詩文佳作林立不讓徐園專美

徐園不過新點綴小金山則風流人物自古為

昭山僧復導伯臯拜六一先生像又覽第五泉

遺趾泉水既涸成廢井伯臯遂以銀帶一枚

給茶博士辭僧下山

時夕陽在山歸鴉塗樹東崖皎皎玉兔飛來則

素姊有情撩人夜游既而簫聲自鄰舟發珠箔

飄燈金波流彩唐人有詩云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此時此景今昔正殊

舟返至武定橋或云二十四橋舊址相離不遠

復過綠楊村時舟停河下者五艘茶社中燈火

熒熒客猶未散伯臯腹亦飢詢舟子曰綠楊村

茶社此時有酒食否舟子曰有先生飢我輩亦

飢伯臯曰汝為我向村店沽一壺酒四簋菜一籩飯來舟子去

未幾酒食由村店主人呼價送至伯臯乃以一

簋菜一籩飯先給舟子夫婦遂獨酌敲詩村中

笛聲作乃紅芍藥曲

伯臯既醉飽遣舟子以錢償村店主人時鄰舟

客返有挾妓者有釀飲者有讌賓者五舟遂東

行伯臯舟尾後東船西舫玉管金簫月光蕩漾

中疑游魚出聽伯臯於是亦扣舷而歌

(雙紅豆)

玉樓春畫堂春春去春來邗水濱年年柳

色新憶前塵夢行雲膾有揚州月二分吹

簫無玉人

舟至天甯門隣舟已散盡伯臯亦以銀幣給舟

子登岸宿城北賣花翁家翁乃伯臯之中表以

夜餐進。伯皋告以故。翁曰：春游樂事，雅俗不同。伯皋笑而未答。出如廁，經花園。是時芍藥稍頭，方才萌粟，香氣撲人，清沁心胸，玩味久之，不知明月從花陰漏出一綫銀光，眼簾射入。因動步，月之念遂令翁先睡，已乃反扃其戶，縱步郊垌，行里許，見有園林一所，近前視之，則廢園也。園額兩字曰：魏園。雙扉半掩，無應門者。伯皋挺身入，有一小亭，翼然水上。水上有小橋一道，紅欄曲折。伯皋不敢驟行，卻步諦視，以手撫其欄，欄未朽，又以足踐其板，板未灰，乃致度至小亭，月照亭扉，有聯句一書，法尙佳，其聯云：

仙家巧合玉繚脫。

相國祥徵金帶圍。

入亭則空洞無物，亭之東則綠梅數株，亭之西則芍藥一畦，雖未或開，花有白者，有紅者，又有

紅而花腰黃者。

清香馥馥，侵入鼻觀，樹影迷離，花光浮動，風姨斂迹，月女爭妍，園林花木分外耐人玩賞。伯皋自負膽壯，巡視一周，亭之北，月輪行不到處，伯皋乃突過其中，陰風颯颯，毛髮疎然，鼠竄狐嘍，疑爲鬼物，再向北，則草深尺許，伯皋恐有巨蛇，遂折而東，緣岸從綠梅樹外，行枝低礙，帽葉濕，侵衣復至亭前，潑潑一聲，月明魚躍，伯皋聞之，亦不以爲異，意謂清代庚申之劫，餘此廢園，夜過半，伯皋自橋角行出園，回視之，遙見亭中燈火搖青，煙波盪白，心驚訝之，至此則乘輿而來，興盡而返，迨至賣花翁家，則魚更四躍矣。明日蚤起，具以所見告翁，曰：城西北從未聞有魏園者，况老漢業此，歷年所凡有產花之處，未有不注意者，得無昨夜表兄醉眼迷花，看朱

成碧伯皋復又詳言所見并將門良楹聯說明。翁沈吟良久曰盍往觀乎伯皋與之偕循昨所經過舊路行約半里伯皋指鞋印處示之翁笑曰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行未數武則見有綠梅二株。芍藥一片清池半畝危橋三級。伯皋駐足審顧翁亦凝佇久之翁曰是矣梅藥溪梅歷歷俱在祇園亭不見得無此地卽宋時魏公韓琦與官僚賞芍藥之地乎魏園者韓魏公之園耶楹聯兩句明明是一句綠梅一句紅藥也或花之妖或魏公之靈有以致之中表將來殆有奇遇歟伯皋於此訝爲怪事癸亥秋伯皋以此語余囑爲之記余乃詮次其說筆之於篇。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侯懋公山水冊頁

明侯懋功最長於山水尺幅中有千里之勢而又高渾雄秀實塢上繼宋元下開後世爲當世罕有之寶茲本局向珍藏家陸叔同先生商借真蹟用珂羅版製成十二冊精裝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戴本孝山水冊頁

戴先生本孝安徽休甯人別號隱阿山機以繪事名海內其山水能以枯筆寫元人法誠屬畫乘中所罕見是兵爲太華全景十二幀并自題畫跋十二幀筆法古勁尤極名貴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小紀事

妾禍

(鏡雲)

近來西洋偵探小說。恨是盛行。吾國舊小說。雖然沒有偵探一門。但是巡按大人。扮了測字先生的模樣。去到茶坊酒館。私行測訪的事情。却也常在舊小說裏邊發現。不過西洋有專門的小說。中國僅僅附屬在別種小說裏邊罷了。數年以前。曾聽友人談過一樁奇異的案子。可以說是社會小說的材料。也可以說是偵探小說的材料。閒話休絮。話說前清光宣之際。革命風潮正在膨脹。一班做知縣官的。誰也不是秉承上憲的意旨。和那青年志士。作對一個好端端的百姓。只要說是革命黨。便會拿去研頭槍斃。你說黑暗不黑暗呢。正在那時。某處地方。有一個鄉紳。他的姓記得是馬。他的名字却忘記了。這位姓馬的。雖然不是富有之家。也可夠得溫

飽二字。不過天下。的事情。總是不能如意的。像這姓馬的。有了銀子。却沒有兒子。按着中國古書上說起來。叫做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那姓馬的。也算讀書明理的君子。那裏擔待得起這個『不孝』的罪名呢。所以年紀一過四十。便汲汲的要謀納妾。從來做妾的。只有兩條出身。一條是婢女。一條是娼妓。該處一班黃毛了頭姓馬的。看不上眼。要想物色上等人材。只有求之於勾欄了。因此姓馬的。常在花街柳巷。走動不上幾時。便結織了一個妓女。名字叫。做花如玉。古人常把美人比禍水。這句話。一些不錯。姓馬的。結識了花如玉。便伏下絕大禍根。原來花如玉。另有一個相好。是姓孫的。姓孫的人材。要比姓馬的。漂亮不過。金錢不及。姓馬的。關綽俗語說。『娘兒愛俏。搗兒愛鈔。』所以他

們二人競爭的結果還是姓馬的占了優勝。姓孫的歸於失敗。不多幾時。花如玉做了姓馬的姨太太了。那時姓孫的因愛生妒。自妒生毒。滿腔醋意。無處發洩。想到如今花如玉已是姓馬的人了。若不把姓馬的置之死地。我們總無圓滿的希望了。恰好花如玉也因姓馬的年的太老。相貌又醜。暗地裏仍和姓孫的往來。且囑姓孫的趕緊設法把姓馬的設法害死。我們好做永久的夫妻。後來姓孫的果然想到一條法門。和花如玉如法泡製。過了幾天。花如玉忽然失蹤。不知去向。姓馬的因爲自己是體面人。這個事情難以聲張。只好歎了口氣也就罷了。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第三天花如玉的兄弟赴縣控告姓馬的說他近已入了革命黨。被花如玉拿住把柄。要想向他提出要求。姓馬的一時

情急把花如玉一刀殺死。演了一齣坐樓殺媳的慘劇。屍首也由姓馬的埋在僻靜所在。現在要問姓馬的是不是革命黨。只要向他交得出交不出。花如玉縣官見了這張狀子。知道來頭太大。不敢怠慢。便把姓馬的拘到。問他花如玉的所在。那姓馬的枝梧其詞。說不出來。縣官見他這般光景。自然兩罪都成立了。可憐姓馬的。只有一個頭。殺妻的罪名。還可減輕。那革命的罪名。照着前清的法律說來。簡直是「大逆不道。死有餘辜」的一名欽犯。不消說得。打入死牢。坐而待斃。誰知也是姓馬的命不該絕。不多幾時。來了一位好事的縣官。到任之後。將獄中囚犯提審一過。到了姓馬的。見他那般委瑣人物。既不像革命黨。更不像行兇的。便已存了平反的心。公事之暇。不免學那十五貫的况

太守扮成測字先生的模樣。向那茶坊酒館私行察訪。誰知一連去了幾天。毫無蹤跡。後來他忽然想了一計。牌示出去。要提該案原告覆審。等到原告來了。却又掛牌出去。聲稱有病。改期再審。却暗地裏化了裝。跟定花如玉的兄弟。見他走不上數步。到了一家茶館門口。便有一個年輕漂亮的人。招呼進去。縣官也跟了進去。在他們鄰桌上坐下。留神偵察他們的舉動。只見他們交頭接耳。說了許久。聲浪太低。聽不真切。只有一兩句落在縣官的耳內。說是這位縣太爺不是好惹的。你須留心被他看破。縣官聽了。知道此事已有眉目。等候他們出了門。便和茶博士扳談起來。無意之中。把他年輕漂亮的姓名住址。調查清楚。回到衙內。密將姓馬的提出問他。可有姓孫的朋友。姓馬的便把以前和

姓孫的一段醋史和盤託出。縣官登時恍然大悟。立刻帶了幾名幹役。到那姓孫的家內查抄。果然在複壁中將花如玉牽了出來。花如玉的兄弟。正想逃走。也被拿住。帶回衙內。細細訊問。姓孫的知道事情敗露。無可抵賴。便將如何與花如玉定計。如何將花如玉藏匿。如何欲令花如玉的兄弟出頭。一一供了出來。花如玉和他的兄弟。到了此時。只有俯首求恩的分兒。縣官叫他們畫了供。立將此事申詳上司。上司很賞識他斷獄精明。於是把姓馬的放了出來。姓孫的辦了一個謀害人命的罪名。斬監候。花如玉也辦了一個謀斃親夫的罪名。斬立決。花如玉的兄弟。辦了一個同謀的罪。監禁十年。這樁奇案。纔算完結。不多幾時。那縣署理任滿。擢爲首縣。至今該處人士說起此事。還是津津不倦哩。

書新版出新最局本

史祕后皇大四
版出

本局現編『蘇姐已』『楊貴妃』『武則天』『西太后』祕史一書其內容事蹟絕非竊取小說材料而有及于正史所未道者展卷一讀當知我國女權之發達固代有其人而不自今日始焉。至四后之軼聞軼事豔跡奇行皆爲前書所未道而均得之于私家孤本所載者諸公欲知四后之奇聞豔事而佐酒後茶餘之談助者不可不人手一編定價極廉分訂四冊每冊售洋三角合裝一匣每部售洋一元二角現在出版之始特價五百部每部價售大洋六角每冊一角五分外埠郵費每部另加一角半每冊六分額滿須售七折購請從速

總經售處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滑稽小說

西子蒙不潔

(紅梵)

這一年大約是中華民國三十幾年。有一位熱心朋友。上了一個條陳給浙江省長。說杭州西湖是我國著名勝地。近來交通便捷。那些外國名人到我國來遊歷的。大都要光顧一下。這也是我國人的榮耀。只可惜那西湖風景雖好。但有許多古蹟太野蠻太腐敗。給他們見了。定要譏笑我們文明程度不夠。非把他大大的改革一下。不可。還有湖裏的水太淺。不能行輪船。兩條堤太狹。不能駛汽車。這也是個缺陷。應早些開浚建築。以便交通。而利外賓。這個條陳上去。省長批准了。就委他做了西湖改造局督辦。叫他實行改造去了。又有第二位熱心朋友。也上了一個條陳。說世界各國。凡是文明都會。皆設有許多工廠。所以一般社會學家。窺側地方上。

文明程度的高下。就拿工廠煙囪的數目做標準。我們杭州地方。也算是我國的一個大都會。近來交通日便。市面也日漸繁盛。外人來遊的也不少。若不在西湖邊上。辦幾個大大的工廠。何以壯觀瞻。而關利源。這個條陳上去。省長也批准了。就命他去招股開辦。這樣一來。不到幾年工夫。早把那西湖改造的簇簇新新。在下聽了。怎不歡喜。

這一年三月裏。在下又準備着去逛西湖。當下帶了兒子小梵。搭着滬杭火車。從上海動身。到了杭州。天色已晚。便在湖濱飯店就閣下來。當夜因途中辛苦。安睡無話。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還睡在床上。耳朵裏只聽見隆隆的機器聲。和那噼噼的汽管聲。我睡夢中。模模糊糊。還只當小時候。住在高昌廟附近。

一個小學校裏一般後來醒了轉來才明白是在西湖邊上的旅館裏不覺自己好笑張開眼睛只見我兒子小梵已經起身伏在窗檻上正自嗚嗚的哭我忙問他爲何啼哭他說是被煤灰噙了眼哩我只得叫他過來替他吹去然後起身向窗前一望只見一股股的黑煙從那些煙凶管裏噴出來散作滿天濃霧把那一座西湖籠罩着空氣裏一股煤臭撲着鼻怪難受的趕緊把窗關緊了才覺好些我們洗過臉吃過早點便待出去遊玩兩人走出旅館大門只見門前人山人海汽車馬車往來不絕這個地方在湧金門前正是新闢的大市場許多工廠也設在這裏附近所以會有這麼多的煤灰當時我向我兒子道我們遊玩與其坐車子擁擠不開不如仍坐一隻船罷我兒子說好當下便去

雇定了一只船蕩起來我們到了船上我兒子問道父親你從前不是說西湖裏的水是極清潔的麼怎麼現在這樣污濁我低頭一瞧只見那湖水果然都變成了黃泥漿渾濁的發臭心裏也覺得不懂問那舟子那舟子道這裏的水本來是狠乾淨的近來湖邊上市面興盛又開了許多工廠所有拉圾煤灰齷齪東西都倒在裏面所以這般污穢再者還有兩隻挖泥船一天到晚在那裏攪弄那裏還能乾淨麼正說着一隻小輪船橫裏走過波浪衝過來我們坐的小船晃個不住那舟子忙把住了槳讓他過了才問我先到那裏去我道不拘那裏此地離岳王墳最近就先到岳王墳去罷舟子道先生這裏只有洛王墳沒有岳王墳我道岳王墳是岳飛的墳怎麼沒有倒是洛王墳沒有聽見過舟

子道。不管他是岳王洛王。我划上去給你看了。就曉得了。說着。便用力划去。划了一會。到了一個所在。我們上岸一瞧。恰就是岳王坟的地址。只是那房屋已改建過。門前有一個挺大的石牌坊。向那牌坊上面細細一瞧。不覺吃了一驚。原來上面鐫的果然有洛王坟三個大字。這也奇了。明明是岳王坟。如何變了洛王坟呢。岳字和洛字。雖然聲音相近。究竟不能通用。不曉得爲什麼要把他改去。我兒子見我疑惑。便道。孩兒讀過歷史。記得岳飛曾經做過河南北洛招討使。他這洛王兩字。大概就是用的這個典故。罷。我搖首道。你這話終不免有些附會。我們倆正在談論。旁邊有一位老者也站着閑看。聽了我們的話。便噙着嘴笑。我知道他必定明白這個道理。便搭訕着去請教他。他道。足下還不知

這裏已不是岳飛的墓。乃是洛陽大王的墓了。麼。我道。那位洛陽大王。不就是赫赫有名的侂子將軍嗎。他既然要葬到西湖上來。那末湖濱土地多。得狠。何必定要搬動這個古墳呢。老者道。這也有個原故。原來這位洛陽王生前一切舉動。最愛學岳武穆的模樣。自以爲是岳武穆的轉世。後來他把遼東王打敗。越發驕傲起來。他說。武穆當時有了痛飲黃龍的志願。只可惜沒有辦到他。如今居然達到這個目的了。足見他的功勞已在武穆之上。那湖山一角地。怎麼不應該奉讓呢。況且他的功勞。既已超勝過武穆。那後人只應崇拜他。不能再崇拜武穆了。所以這墳更有遷讓的必要。可是當時他說的話。誰敢不依。於是乎這個岳王墳一變而爲洛王坟了。你要不信。可以同你進去看看。我點點頭。

就和他一同進去。只見四面壁上本嵌着許多武穆的字。現在却全換了洛王的字了。額外還加了幾筆竹枝露台上跪的秦檜等四個。鉄人也已重行鑄過。老者指着說道。這四人裏面一個就是遼東王。我瞧着不覺感嘆了一回。又走進。去便見洛王的巍然新塚。塚前粉牆上本有精忠報國四個擘窠大字。現在粉牆猶在。字却換了四個。叫做武力統一塚上那株精忠柏也拔去了。換種一株松樹。老者道。這株松樹叫做統一松。是洛王親手種的。咧。我們點頭領會。前後兜了一轉。出來約那老者同去遊孤山。那老者欣然應諾。當下三人下船。划到孤山脚下。重復登岸。我一路走着。向老者嘆道。我二十年不到西湖。這會子真好似丁令威化鶴歸來。只覺得山川猶是城郭。已非你瞧。四下裏那些漢家

亭榭都變了西式樓台。二十年前那是這個樣子哩。老者笑道。你這話恐怕還未知其詳。我且問你。我們現在走的這條堤叫做甚麼名字。我道。這是白堤。何消說得老者搖頭道。非也。這堤從前雖有白堤的名字。但現在改了叫做哈堤。我道。爲何改叫哈堤呢。老者道。這也有個緣故。原來幾年前省裏主張要把這堤填闢了築馬路。但是籌不出這筆資本。當時恰好有一個外國富商姓哈的知道了。他便向省裏運動承認下來。獨力建造。造成之後。這堤就改名哈堤。可是馬路雖築成了。馬路兩面的餘地都給他占了。去了你瞧。這一帶的洋房都是他家的呢。我道。原來如此。

我們走了一會。要待覓路上山。却被一帶紅色矮牆阻住。沿着那牆走了半天。才見有上山的

路。走上去原來就是公園。這公園倒依稀還是從前的樣子。沒有十分改變。坐在山頂亭子裏望出去。只見旁邊便是那一帶紅色矮牆。邐邐迤迤。包圍了半個山頭。圍牆裏面。台榭園亭。收拾得十分精緻。來往遊玩的人。却也不少。只有一樣怪奇。便是那些來往遊玩的人。盡是綠睛黃髮的白種人。也有幾個穿木履的矮子。只沒有我們中國人。我看了正想問老者。忽見我兒子大喊道。紅頭阿三。紅頭阿三。說着指與我看。我隨着看時。果見那矮紅牆盡處。有兩扇鐵門。鐵門兩旁。有兩個印度巡捕。直挺挺的站着。我便向兒子道。你看他門前豎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的好像是英文。你給我跑去瞧瞧。說的是甚麼。原來我兒子讀了兩年英文。狠能念得出幾句。當下聽了我的話。欣然去了。不移時。只見他

怒容滿面的回來。我忙問他。你瞧過了沒有。他道。瞧過了。這地方原來是外國人的公園。我道。既是外國人的公園。也沒有甚麼可惱。呵。他道。父親。你想這園喚做萬國公園。那牌上又寫着無論何國人民。皆可入內遊覽。但是獨不許中國人入內遊覽。父親。你想如何氣得過啊。這還罷了。還有一層可惱的。這兩個管門的紅頭阿三。原來並不是印度人。却是中國人的化妝。我起初不知道。後來走近了。才瞧出他們是兩個中國人。頭上纏着紅布。嘴上帶着假鬚。臉上用顏色。揷着打扮。得和印度人一般。無二。當下我問他們道。你等明明都是中國人。怎麼替外國人管門。欺侮自己同胞。還要裝出這種亡國奴的模樣呢。他們倒說要吃飯。沒法想。咧。我忍不住。把他們大罵了一頓。才回來了。我兒子說完

了。還氣得直嘔。我回頭想再問問那老者。誰知那老者已走開了。只得領了我兒子引路下山。也不候他了。(未完)



江道樊女士書例	錢塘江小雲先生曾孫女道樊女士幼承家	學精研八法工詩能文年市及舜能聲譽	林齊請業於臨川李梅庵衡陽會農器兩先	生於齊侯斡毛公鼎彝器張選石門諸碑器	研摹頗具心得楷宗魯公能得南園神韻筆	力逾勁殊不類女子書年來雖索者日益繁	因為定溯例如左	堂幅	屏條	純摺扇	卷摺扇	銅書册	名刺	楷隸分書倍金綾絹倍值墨費加一十	二日取件	收件處各大號扇莊國華書局	何詩孫 鄭蘇堪 沈子培 吳子修	吳昌碩 楊子勤 左子異 程聽森 全訂
八尺十元	六尺五元	四尺三元	八尺十二元	六尺八元	四尺四元	六尺六元	八尺四元	四尺二元	每方尺二元	每柄二元	每方尺二元	每方尺二元	每字一元	每件二元				

小說情西園記

(鑲盒)

清光緒中有石生者名靈字秋屏皖之旌德人也美丰儀博文采謹愿無他好年二十一未嘗近女色嘗謂人曰世之言情者皆好色之徒耳予真有情者而用情之人不我值故我之情無所用無所用而遂謂予爲無情予可悲矣是年以友得教讀于合肥李氏李固大族而式微者主人哲生市井之儉夫也生既來相處不甚得一夕臥齋中忽一麗妹入視之年可十六七容凝夜光裳飛素彩牽幃斜睇似欲撩人而又怯者生起女亦行尾之至李氏園生大惑而止女遙以手呼曰先生勿惑儂固引先生來此者豈有他意耶生乃越前握其手女俯首不語久之生曰明月在天今夕何夕與子徘徊良多夙幸但未知姓氏未免別後而增惋歎焉時李花正

繁女指之曰此花儂之姓其色味則爲儂之名生驚曰卿豈素香女士李氏之子而哲生之妹也乎女曰君胡爲是刺刺者豈欲續其家乘耶言際赧然生擁之女大呼而去生惘然若夫願其身方臥齋中殘燈不明雨聲入戶始恍然而悟乃歎曰適之幻相固無殊乎真境也予亦未嘗不以真境視之乃一啓睫間劇破其幻然則天下事類此幻者多矣是無往而不幻也予獨惑於此幻乎爽然竟睡次日生起追念夜來事不勝疑慮信步至李氏園園在齋之西又其西則李氏宅也園中李花數株時已殘謝東風乍起晴雪漫舞生對之不禁流淚因聚其英瘞之牆角明日復來見塚後有素巾一方泪痕斑駁角有朱印識之爲「素香女士」四字時其僕崔昇在側見生得巾故問之崔固李氏之奴生

乃實對曰。嗟。我。崔。昇。爾。主。既。命。爾。侍。予。予。卽。心。腹。爾。爾。其。外。我。乎。崔。曰。無。且。誓。生。曰。信。無。則。告。爾。此。素。香。之。巾。而。遺。此。間。者。予。將。乘。間。璧。之。其。母。妄。生。議。論。素。香。固。亦。爾。主。也。崔。曰。諾。蓋。生。之。瘞。花。也。素。香。適。至。其。妝。樓。啓。樓。窗。固。可。見。園。生。之。情。事。殆。爲。盡。悉。而。傷。悼。乃。不。自。禁。於。是。僮。婢。曰。翠。梅。者。伺。生。去。而。哭。其。塚。蓋。素。香。之。懷。抱。又。有。難。言。之。痛。也。生。既。告。崔。崔。乃。謂。生。曰。天。下。之。恨。事。實。有。令。人。痛。欲。呼。天。而。亦。無。可。如。何。者。素。香。固。才。德。俱。優。之。女。子。譬。之。鳳。鳥。萬。無。凡。匹。而。乃。迫。於。勢。力。不。得。不。賤。其。資。賦。言。之。能。無。痛。乎。素。香。以。七。歲。喪。母。又。三。年。而。喪。父。孤。苦。零。丁。賴。其。兄。以。長。大。今。十。八。矣。其。兄。先。生。知。之。詳。其。要。結。權。貴。之。心。先。生。殆。未。悉。乎。去。年。九。月。之。吉。受。素。香。之。聘。於。城。內。何。氏。以。其。多。金。也。何。氏。之。子。

劣。不。文。其。父。現。官。於。某。邑。素。香。自。受。聘。後。卽。抑。鬱。寡。歡。長。號。短。泣。之。聲。亦。時。自。彼。之。妝。樓。傳。出。矣。小。人。近。聞。何。氏。之。聘。乃。非。正。室。因。嘗。指。其。背。而。罵。之。素。香。固。未。之。知。也。言。下。唏。噓。半。晌。崔。又。曰。吾。恨。不。能。挾。素。香。而。遠。遁。俾。絕。其。禽。獸。之。兒。而。報。我。先。主。人。之。恩。於。地。下。言。已。乃。視。生。生。亦。無。言。崔。方。有。所。欲。問。忽。園。門。闕。則。翠。梅。扶。素。香。來。生。視。之。正。夢。中。人。也。唯。眉。顰。黛。減。稍。遜。昔。華。女。兒。生。引。去。生。亦。黯。然。與。崔。返。返。卽。眠。至。次。日。黃。昏。始。起。起。而。仍。眠。顏。色。枯。槁。餐。飯。漸。疏。崔。異。之。乃。進。曰。先。生。得。母。有。所。思。乎。生。歎。曰。思。亦。枉。思。耳。蒼。頭。將。何。以。救。我。崔。聞。言。去。生。之。病。於。是。乎。大。興。數。日。不。食。亦。不。言。清。泪。奪。眶。枕。函。爲。濕。乃。詔。崔。曰。吾。家。旌。德。之。東。城。苟。吾。不。獲。天。之。赦。爾。其。致。計。吾。家。俾。遺。骸。有。歸。也。吾。之。鬼。甯。不。感。

爾。崔泣曰。先生母憂。小人昨已探諸翠梅。口謂素香病已三日矣。是其心或可因以動之也。先生曷不振已死念爲情詞以導之乎。生乃賦五言一絕授崔。命轉達。崔受詩。乃覓翠梅。翠梅拒不納。崔曰。汝真拒耶。伊之與石某遇於西園。誰實爲之。汝苟終拒者。吾鳴於東人之前。謂汝導伊而利用其間。汝有說乎。翠梅惶恐曰。崔老勿作是言。伊固貞。孤自守者。難入也。乃受詩。而又求崔寢其事。翠梅既受詩。遂潛伺素香側。一日忽聞其自語曰。彼之羈泊窮年。復能禁此耶。若延數日。必索彼於邱壠中矣。翠梅問曰。若言何謂也。素香不答。唯以手掩其面。翠梅因置詞於羹角而去。俄而素香怒喚翠梅。至將施以夏楚。翠梅匍匐流涕曰。婢以庸愚。何敢冒瀆。石某之箋云。爲方藥。知小姐病有所源。或可獲效。且石

某天涯落拓。才富時窮。人方憂惜之不已而已。猶憐人之薄命。此婢之所以不避詞責。而不敢置而不進也。素香歎曰。是誠戲我之詞。癡妮子受人欺矣。翠梅愕然曰。果如是。是可鳴之以懲其賊心也。我與若。豈任欺而任戲者耶。素香曰。彼以千里而來。我不施福而施禍。是我之不仁也。格其事而不白。又實貽閨閣之羞。然則將若何。翠梅曰。以婢之見。不如慰之。慰之者。緩其急也。緩其急。適以聊其生。聊其生而後。芟其情。其情既芟。則彼之德爾之貞。俱保不隕矣。素香曰。善。乃命翠梅取己影之最佳者。贈之。生得影。乃問翠梅曰。伊有辭乎。翠梅曰。有其言。爲薄命之人。不敢稍萌綺念。伏維君子以禮義相終始耳。王聞言不豫。去其戒指。一金。一翠者。授翠梅曰。翠者。乞致與素香。言小生祝其美德。有如此金。

者。卿。自。取。之。翠。梅。再。辭。不。獲。始。受。生。自。是。日。對。玉。影。寢。食。相。借。一。夕。素。月。耀。軒。流。輝。撩。思。生。搗。笛。至。園。坐。草。地。上。奏。春。思。秋。望。之。詞。而。雜。以。短。吟。曼。唱。露。下。無。聲。清。音。淒。越。寒。花。欲。落。息。鴉。振。翼。素。香。乃。亦。不。能。自。攝。因。開。窗。投。玉。佩。與。生。次。日。翠。梅。至。生。齋。又。投。生。一。簡。展。視。爲。詩。一。絕。詩。曰。一。飛。花。飛。絮。滿。妝。台。戲。損。娥。眉。鏡。嬾。開。明。月。半。庭。簾。未。放。癡。心。還。等。燕。歸。來。一。生。得。詩。大。喜。曰。事。諧。矣。是。夕。會。素。香。於。妝。樓。相。見。之。頃。但。餘。涕。泣。向。之。積。愴。不。知。所。云。俄。月。沈。香。燼。翠。梅。來。矣。遂。別。是。後。問。而。相。會。一。夕。生。方。與。素。香。話。於。樓。上。忽。崔。昇。止。於。樓。下。曰。事。急。矣。吾。於。園。內。候。先。生。素。香。驚。視。之。則。其。兄。持。刀。向。樓。載。奪。載。譽。勢。有。殺。人。亦。不。足。以。洩。其。恨。者。素。香。乃。促。生。越。窗。逃。崔。昇。時。立。窗。外。見。生。欲。墜。乃。接。之。始。克。返。

齋。未。數。日。哲。生。辭。生。出。館。適。生。友。某。君。鄰。於。李。遂。賃。居。焉。時。方。中。元。好。事。者。集。資。作。盂。蘭。盆。會。生。於。是。日。見。翠。梅。乃。乞。致。言。與。素。香。謂。今。暮。守。伊。於。道。場。至。時。素。香。果。來。生。要。至。家。告。以。將。歸。素。香。泣。曰。妾。爲。君。而。敗。節。君。爲。妾。而。喪。名。薄。命。之。身。累。人。幾。死。此。生。所。繫。惟。一。於。君。君。亂。之。而。棄。之。君。忍。乎。君。不。棄。之。而。成。之。君。能。乎。妾。爲。君。計。未。若。挾。君。之。才。游。於。江。淮。三。年。不。達。則。我。必。以。死。殉。君。如。達。則。勢。力。所。至。我。固。君。有。也。君。若。有。慮。資。斧。之。不。給。者。是。則。我。任。之。言。已。去。明。日。翠。梅。來。奉。黃。金。兩。錠。與。生。生。受。金。悽。然。次。晨。方。興。則。素。香。與。翠。梅。崔。昇。皆。至。珍。饈。羅。列。清。酒。前。陳。食。未。半。而。生。已。醉。素。香。亦。含。淚。默。坐。生。乃。盥。其。室。之。所。有。者。令。崔。昇。與。翠。梅。分。得。之。既。又。與。素。香。執。手。素。香。亦。勉。以。努。力。川。岳。無。色。涕。泣。有。

聲志定神清而生已去嗟乎離別之難實堪痛悼然使暫離而終合可勿悲也奈離易而合難人遂徒苦離時之苦而不得樂其合時之樂斯不尤可悲耶素香以是年十月因其兄迫嫁而死時生入皖撫馮公之幕未得知也後三年生貴來肥則哲生已因事獄死曩之西園已爲官有生嗟悼久之忽崔昇至前曰先生猶識我乎生一見爲之雀躍乃問素香之墓何在崔曰未墓也其柩固在園之內恐將朽腐矣生又問翠梅何往崔囁喘久之始曰吾已婦之月前已舉一雄矣生乃給以金遺之次日請於太守關園致祭遂營素香之壙於園內而蔓草繁紆榛蕪荒穢前度之瘞花香塚已不復能認矣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精影 胡律園人物冊頁

胡律園先生爲有清康熙間之名畫家花卉翎毛皆有奇趣而于人物則尤爲神妙其運筆姿勢均躍躍欲活當時名公鉅卿爭相寶貴茲本局覺得先生法繪流民圖人物真蹟冊頁十二幅形色色色維妙維肖當今競尚新學置舊學人物于不問除倪墨耕先生而外實無專繪人物大家本局爲保存國粹提倡國學起見特爲精製珂羅名版以公同好定價大洋八角

王鹿公人物冊頁

王原豐先生名樹穀浙江仁和人鹿公其別署也生平善繪人物窮形極相栩栩如生筆法出羣而尤具清穩之致是冊乃海內賞鑒家吳興陸氏所藏共十幅本局特商懇付印以供同好世之嗜繪者幸勿失此奇珍精裝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本社徵文簡章

- 一 本月刊門類寬宏各種文字皆所歡迎文言白話悉聽擅長
- 一 投稿務必繕寫清楚倘過潦草難於辨認者本社不能負責每篇字數若干亦請註明稿末惟短篇至多以三千字爲限逾限不錄
- 一 投寄之稿揭登與否原稿恕不奉還惟長篇譯本而附下寄回費者不在此例譯本請將原文附下
- 一 投寄之稿一經揭登其著作權即歸本社所得若一稿兩投或經人舉發者當即取銷酬金並將原函宣布之
- 一 所登稿件本社得增刪其字句倘投稿人不願增刪者得預先聲明
- 一 稿潤由本社秉公酌定一經登出即照下列定章寄奉惟酬報之額不能預定如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可於稿末聲明
- 一 稿末請署作者姓名住址圖章俾便通信其揭載時欲用何種名號悉聽尊定
- 一 投寄之稿俟揭登後酌贈三種薄酬如下(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 一 酬金計分四等(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丁)每千字一元書券同例
- 一 稿件請寄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收到後先行函復以昭鄭重

小說新報社編輯部啓

小說世途

徑

(村農)

司馬甄字贛之萍鄉人。祖名棟臣。宦於蘇。歷縮民牧。復筦權務。積資十餘萬。父雅仙不務學業。日事荒淫。兼喜賭博。千金一擲。絕不吝惜。揮霍數年。家產殆盡。棟臣無奈。遣令歸故里。道經白門。陡見秦淮風月風趣。別饒。于是流連脂陣粉隊。間竟至樂不思蜀矣。眷一歌妓曰小桃紅。嬌媚纏綿。情動魂魄。相見之下。遂訂白頭日夕伴坐。妝台不出香鬪。一步卿卿。我我難捨。難分。詎知好事多磨。妓寮不戒於火。三更乍屆。倏兆焚如。適雅仙與小桃紅正在低語。綢繆之際。倉猝不及逃避。一對有情人。都被祝融所召。情至慘焉。凶耗遞蘇。母則痛子。妻則哭夫。棟臣雖切恨於懷。至是亦不禁暗彈酸淚矣。不意家庭變故。何其劇且速耶。旁人聞之。亦莫不代爲嘆息耳。

時甄字尚在呀呀欲語。襁褓未離。嘻笑啼號。仍如常態。天真未鑿。固不知自今而後。已爲無父之兒矣。棟臣憤痛之餘。追悔莫及。既恨雅仙。青年失德。致遭不測之災。自己作孽。死有何惜。惟自念半生浮沈。宦海艱苦。備嘗卒將。節儉辛苦之資。盡付東流。而逝今又演此人亡慘劇。斯爲人生難堪之境耳。且覩他家英才輩。出子孝孫賢。苟以順逆相衡。益自悲感。不置。語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諺云一代爲官三世貧。若而子孫。泰半由於農商起家。因思宦海風塵。諒少積德。福緣善慶。先哲良言。余年已耄。復有何求。曷若勒馬懸崖。掛冠而歸。之爲愈也。况乎育兒不肖。譬如過眼烟雲。不宜遽爾灰心。尤有甄字期。望今後亟應修我晚節。藉蓋前愆。乃決意急流勇退。培植孫兒。既享田園之樂。復弄含飴之歡。

且于林泉閒逸時舉凡鄉里慈善事業莫不竭力贊助措施舉止悉反前行故其擺脫塵世之年名譽固日孚衆望奈家境已不勝蕭條矣

甄宇承疲敝之餘家况愈陷貧困開門七件依賴無人母則慧心淑質系出名門時或感今思昔竊自酸淚頻揮幸而甄宇日見長成日惟訓勉其努力上進恢復家聲而已或至炊不舉火時母子二人亦惟相對默然俱無怨懟顏色其一種堅卓苦恃情形真不媿稱爲令子賢母矣是時甄宇年未弱冠固不能有所籌劃母則日勤紡織藉備換易升斗之需清貧勤惕殊覺令人欽仰耳

甄宇年十八家境益艱但萱幃講學日不或輟口授指畫勝于良師一日甄宇偶有觸悟謂母曰書云民生在勤人貴自立我家若是遭際除

非速圖自立不爲功若冀仰賴他人恐永無出人頭地也母聞兒有若是懷抱日後定可克紹算裘私衷竊慰不禁莞然

甄宇既復自念曰凡人創業之始須具進行程序庶有軌轍可遵惟成功與否胥視有無毅力爲斷時有父執張某來其家縱談間甄宇進問曰進行事業軌轍何從某僅含糊敷衍並無具體答復甄殊失望一日忽恍悟語母曰大父宦况業經備嘗從政卅年未獲良果兒亦可作前車矣改途易轍其惟商乎母曰然權衡世故惟商爲宜商貴誠信兒其勉之母卽爲摒擋資斧約得數十金復勗勉曰罄家所有乃獲此款兒之前程盡繫于是語云業無大小事在人爲兒勿以淺淺忽之耳甄宇面領母訓後立即起程赴滬初僅經營販終日兢兢繩頭微利亦甚

安之日之所得飽暖有餘積百累千爲願已足時有人問其何不擴充則曰欲速不達銳進速退且待基礎穩固徐圖展布可耳

奈滬濱爲萬惡叢藪一旦失足卽墮深淵語云百練鋼化作繞指柔此指女閩操縱青年之喻耳甄字則日夜儆惕絕不敢稍越範圍或有友勸之游亦必婉詞拒絕且曰我輩青年苟自行檢察日惟快樂自圖深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雖欲自拔已不及矣諸君諒之友乃悻悻而去是時甄字營業日益盛積資已有成數因而謀之者亦日衆甄字俱能正言以却之故親友輩聞其操行自重莫不稱譽其堅卓忍耐之青年耳

時有鉅富陳大奎久商于滬頗負時望與棟臣原屬賓寮甄字抵滬時曾往訪擬求其指示方

針陳以鄙薄雅仙故擯勿延見然並未吝于甄也甄字遭此一激愈持發奮之心以洗摺見之辱光復後陳亦日益富擬就滬辦實業苦無指臂助比聞甄字茹苦勤能久經儀慕乃贊嘆曰犁牛莘子聖賢所稱乃遭价招之來甄字以祖父舊交故未便因前嫌而拒絕乃偕來使行陳見甄字一表不凡英態畢露知非常人抵掌而談言不虛發陳竊欽慰縱談之際藉悉行藏因與甄字創組銀行委令綜覈出入總攝行務以代大奎職權居一年贏餘倍獲陳爲置酒慰勞褒譽備至迨散席甄竟大醉疲不能興陳爲設榻後廂囑僕善爲護侍而甄已茫然入夢矣大奎有女曰翠珠年逾花信待字深閨選擇東床迄未當意願不願爲市儈婦願擇世家子而能文學者事之則雖貧無立錐亦無怨耳詎知

遴選經年。卒難如願。陳念甄字年少英俊。品學兼優。雖列商賈之行。實有文士之度。大奎微以是意告女。而女平日聞父稱譽甄字景仰久矣。且悉甄字既富經濟。又擅文章。年與已若嗜好俱無。遂示默許之意。陳乃挽懇冰人締結。絲蘿千婦。而後婦德斐然。夫倡婦隨。家產日鉅。不數年後。卒將雅仙所耗之資。體量恢復。即今滬上某銀行年必獲盈鉅利。仍恃翁婿二人。學畫周詳。有以致之耳。

著者曰。人在青年時代。舉動與趨向。實足以朕兆畢生運命之成敗。如司馬氏之父子。一則為何而家破人亡。一則為何得名成業立。俱由于青年世代。能擇其趨向途徑使然耳。余願世之青年同胞。均宜以司馬父子之前車。資為立身處世之龜鑑。苟人人得為甄字其人者。庶亦不

頁記者演述此篇之微意焉。吾青年其共勉之。

本局精製珂羅版書畫

精影 邊壽民蘆雁冊頁

邊壽民先生以工蘆雁名。所繪蘆雁。每隻有每隻之姿勢。每幅有每幅之佈景。無一雙不栩栩欲活。無一幅不津津有味。誠妙構也。本冊頁亦陸叔同先生所藏。為極有價值之品。製版印刷均極精緻。

定價大洋五角

精影 蔣恆軒花卉冊頁

蔣文恪公恆軒為南沙之子。由傳臚仕至大學士。歷前清雍乾兩朝。以繪事名海內。深得家傳。尤工花卉。每有進呈。純皇帝輒稱賞。不置。有師承家法之賜。題人皆以為南沙有子也。本局近覓得恆軒花卉大屏條十二幅。此冊絕非坊間印行之贗品。可同日而語。且係用珂羅版精製。與原畫不殊。絲毫為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面。紙張極大。紙料尤精。合之則成一畫冊。分之可鑲以鏡架。懸諸書齋客室。中殊美觀也。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小說

老博士

(澤華)

那時一般士子聽得高天飛老博士要來演講。便個箇喜得甚麼似的伸長了脖子兀自仰望著講演台上靜默著鼻息連一絲兒聲息也沒有。空氣的寂靜真可算到了極點了。

他們向來很崇拜這位老博士的今天這回演講定能使他們得著甜蜜的欣慰徹底的覺悟還能使他們的程度逐漸進步得享受那新文化的幸福所以這回老博士的演講便不期然而然的寂靜盼望了。

他們正在引領盼望的當兒却早已看見那位老博士向著他們行禮了他們慌忙起來答禮又舉起手來拍著一陣劇烈的掌聲表示他們歡迎的誠意。

這時那位老博士却只顧高高的站在台上很

沈靜的等著掌聲停止纔慢慢的啓口道。

今天我全諸位所討論的是……說著拿了一支粉筆寫在黑板的上面那時台下萬道的目光統統注射著這幾個粉白的字上只聽得老博士提著喉嚨很嚴厲地念道。

「提倡新文化」和「保存國粹」這個問題諸位曉得提倡新文化是甚麼一回事……保存國粹又是甚麼一回事在下今天沒事却要同諸位談論談論呢。

老博士又說道保存國粹是保存中國固有的文化以謀充分的發展……提倡新文化是提倡最新的文學以求適合於現代世界的潮流爲宗旨但是有人說道不反對新學斷不能保存舊學不破壞舊學斷不能促進新學。

照這樣的見解可算得是徹底的解說麼不句

這還不是徹底的解說因爲「新」和「舊」二字的關係原是假定的不是固定的連合的不是分離的暫時的不是永久的視在雖以爲新將來未必是新現在視以爲舊從前未別是舊舊是新的過去新是舊的未來所以「新」「舊」二個字也並不是絕端的對向的不過比較的「新」或「舊」而已。

老博士說到這裏却早已聽得雷響般的掌聲鼓動了全場的空氣略停一停老博士仍舊繼續說道

那一般誤解「新」「舊」學說的人們以爲不破壞舊不足以言新反對新不足以守舊做了幾篇咬文嚼字之乎者也的文章便自以爲是保存國粹做幾句隨隨便便的「了」「麼」「啊」的語體文便自以爲是提倡新文化咳

照這樣的鬧下去恐怕非特沒有促進新文化的希望簡直連了舊文學還要漸漸的退化咧諸位研究文學的人難道是願意退化的麼我知道諸位是決定不願意的那麼又何苦這樣的爭執呢所以我敢斷定一句話兒我們的文學若不是新舊交融一面極力「提倡新文化」一面盡力「保存國粹」是斷沒有發達的希望的老博士說到此時却大大的頓了一頓台下的一般士子曉得老博士又有一番極大的議論發表出來了所以益發覺得起勁老博士却又繼續說道

諸位且看看這段話對不對我知道凡是稍能了解「新」「舊」真諦的人誰不知道這是不差的諸位曉得「新」是不能破壞舊社會脫離舊世新特創一個新社會做一個新人物成

一番新事業爲能事的「舊」是不能永遠保守著固有的現狀漸漸的退到上古時代不受那別一種進化的人類鎔化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那種劈劈拍拍的聲浪早已佈滿了講壇連老博士講演的聲浪也聽不清楚了博士只得略停片刻却又續說道

諸位能這麼一想纔知道新舊連帶的關係是斷不可固執的了那時極應盡了人們的智力用足了全副的精神大家向光明的路上跑去將我們固有價值的文化和國粹盡力保存他發展他永爲世界進化的導師文學進化的泉源使一般學者同登於幸福之域這就是保存國粹者應盡的責任更將那些不適用於現時代的舊文學順着天演的公理淘汰他再研究其所以不能存在的

緣故參合各國的優點世界的潮流來考證他構成世界上一種完善而有價值的新文化來供給人們的需要這是提倡新文化者應盡的責任

能夠這樣的進行定能得著圓滿的希望那時候的快樂才是真正無上的快樂啊

老博士說到此時又頓了一頓座客又大大的鼓了一回掌博士却仍繼續說道慈悲的上帝快樂的神明都來引導我們智識增高文化大進免遭那沒公理的摧殘我們若不立刻覺悟盡力研究那麼比我們智力高上的人們將要來侵犯我們了唉可愛的諸位同胞啊快快共同合作起來實行那一提倡新文化「和」一保存國粹」秉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協心協力的研究他促進世界文學的進步享受人們的快

樂。這。是。我。所。最。希。望。的。別。要。固。執。成。見。致。受。那。別。一。種。人。來。侵。犯。代。謀。啊。說。完。鞠。了。一。個。躬。獨。自。走。了。台。下。的。人。們。也。漸。的。散。去。了。



本局精印珂羅版書畫

精影 壽翁如山水冊頁

翁壽如先生名晚號磊石山樵深得程正揆萬壽祺書法三昧而先生尤臻其極境實為清初名畫之一所繪山水神逸極淡似有纖塵不染之態今此冊為先生藏平得之近為吳興陸叔同先生珍藏本局為闡揚特起見特商准叔同先生允予版權用特不惜巨資影造珂羅版與原本絲毫爽兼可配鑲鏡架懸掛齋實為幽雅無匹 定價大洋一元

精影 沈石天山水冊頁

沈石天先生名夢顛號明初為諸生時已有秀骨天成之譽文章畫書流傳論六法源流頗得宋元旨指于流為嘆服又得石田老人筆法奇于時文辭真行隸篆并皆妙性好奇故涉筆每多奇趣是則常人不能輕于示人吳陸叔同先生所傳之說而先生概允焉本局特精製珂羅版又獲飾鏡美誠神品也 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偵探小說

卅棺島

亞森羅頻奇案
L'Île aux Trente Cercuilles

法國

Maurice Leblanc

原著

南海馮六譯

第三章 未死之兒

慧娜座艇右舷一木箱之上。面婀娜孃微笑。笑容黯淡無懼。蓋喜懼交并。不知所可。乃發此不自然之笑。似日光在烏雲晦暖中。覓隙穿射。髮黑雙鬢微蒼。束髮爲墮髻。髻垂頸後。眸巨睛蔚藍。閃動有光。顏白膩有緻。若冬日之雲。容止清華而高貴。情場失意。身罹百劫。而氣概自如。不稍露頹唐暮氣。軀幹修健而娟美。舟中絮絮詰愛。子近况。婀娜孃則思怪異之事。研求究竟。忽然發聲曰。吾深所不解者。有二事焉。繫誰爲彼花押。誘導夫人。自花塢尉以入于薩烈客。此一奇也。而馬叟又何自出薩烈客。島而死于花塢尉乎。且馬叟何爲而遽離島嶼。以遠去其去也。果生而自去乎。抑歿而人運走其遺軀。棄置破寮之內乎。島嶼大陸中。隔海洋。又何自出。慧娜曰。舟楫可渡。出入何難。婀娜孃曰。島陸往來。及今但有吾一艇。吾艇而外。有二漁舫捕魚人。四海爲家。碇泊無定所。

順流而漁時或遠走倭帶厄約 Audiere 鸞所獲島人有所需于大陸吾每半月爲一行或赴主教橋 Pont l'Abbaye 或詣培克梅此外別無舟可濟吾離島時二漁舫遠去多日馬叟何自飛渡乎不甯唯是馬叟之死是否自戕尙難懸斷而復屍忽不見謂之何哉慧娜曰母母硜硜于是怪詭之事終有水落石出之日胡爲自困神思姑舍是而以藩薩之事語儂孺子何自進薩烈客島者婀娜孃曰據言藩薩進島在老人却兒自夫人之手後數日馬叟抱以來馬叟有女育兒新孳老人詭稱藩薩爲友妻遺嬰付馬女撫養時我傭工巴黎十年後始一歸島嶼見藩薩已明慧勝常童跳躍山崖水涯間其後我入老人寓宅爲傭老人築屋爲寓公嘯傲島中不復思出馬叟之女既歿乃招藩薩進寓宅同居慧娜曰謂兒誰氏子婀娜孃曰但名藩薩不冠姓氏老人以名爲姓自稱安德雅先生兒以大父稱老人高衆無間言慧娜曰兒性品何若婀娜孃愉然曰上帝福祐夫人兒品佳也一無乃父之惡習異乃祖之僻行宛和而恭順一此老人讚兒之褒譽也常與兒相處者從未聞邪辭惡聲發之兒唇吻宜其能得衆懽也不甯唯是老人冷僻剛愎之性十餘年來爲童子溫恭和順之行品所感化恆不時念夫人謂兒容貌品性一一宛肖夫人恨怒夫人之心遂以銳滅至于今日滅沒淨盡矣故近年以來多方設計尋覓夫人再四囑吾着意輒訪以吾能承老人信任也慧娜聆言不覺喜動顏色兒品佳好心滋樂也又問曰兒知其母及今猶生存乎婀娜孃曰知之老人初意猶欲隱瞞吾滋弗願因舉以告慧娜惘然曰兒盡知其事乎婀娜孃

曰。否。渠。但。知。祖。孫。二。人。覆。舟。後。乃。父。未。幾。旋。病。歿。母。氏。悲。痛。不。自。勝。寄。身。尼。庵。遠。絕。紅。塵。人。莫。知。處。是。以。吾。每。歸。自。大。陸。藩。薩。恆。叩。吾。問。得。阿。娘。消。息。否。吾。頃。纔。所。歌。習。自。藩。薩。而。藩。薩。授。自。老。人。者。也。夫。人。勿。以。兒。行。品。爲。憂。兒。馴。善。必。能。竭。誠。愛。夫。人。慧。娜。喜。極。無。詞。喃喃。誦。藩。薩。之。名。以。爲。樂。阿。娜。孃。愉。然。曰。然。藩。薩。至。愛。夫。人。也。常。日。呼。阿。娘。不。止。呼。阿。娘。不。應。則。呼。阿。娜。孃。阿。娜。孃。非。娘。聊。以。自。解。焉。以。知。渠。固。無。時。不。思。娘。也。以。思。娘。之。切。每。發。憤。願。速。自。長。成。俾。早。日。出。島。去。尋。娘。今。且。能。刻。苦。向。學。慧。娜。驚。喜。曰。渠。學。乎。何。學。荒。島。那。得。有。教。師。阿。娜。孃。曰。藩。薩。初。學。于。老。人。近。二。年。則。從。麻。士。範。先。生。讀。麻。君。蓋。吾。奉。命。聘。自。巴。黎。者。其。爲。人。亦。純。謹。循。循。然。善。誘。掖。藩。薩。頗。能。敬。愛。其。師。學。業。因。之。亦。猛。進。于。時。艇。子。破。浪。而。駛。細。浪。輕。翻。縷。縷。如。銀。天。末。烏。雲。一。一。消。散。日。漸。西。斜。海。面。風。物。奇。麗。慧。娜。不。暇。顧。矚。以。聞。藩。薩。之。事。爲。未。足。頻。向。阿。娜。孃。請。益。馴。至。問。無。可。問。而。以。藩。薩。日。中。衣。着。爲。詢。阿。娜。孃。曰。藩。薩。衣。着。至。儉。樸。常。日。御。短。脚。之。褲。長。纒。掩。膝。衣。羊。毛。汗。衫。而。戴。鴨。舌。軟。帽。帽。與。麻。士。範。所。戴。者。同。式。特。藩。薩。之。帽。色。絳。紅。耳。慧。娜。曰。麻。士。範。而。外。藩。薩。別。有。友。好。乎。阿。娜。孃。曰。曩。者。凡。島。中。少。年。童。子。咸。與。友。好。一。自。戰。事。之。興。島。中。少。壯。一。一。應。徵。從。軍。遠。去。幼。稚。者。大。都。隨。母。餬。口。四。方。及。今。島。中。留。者。統。計。老。弱。僅。三。十。人。左。右。慧。娜。曰。然。則。吾。兒。共。誰。懼。游。乎。阿。娜。孃。曰。渠。自。有。絕。佳。之。游。伴。慧。娜。忻。然。曰。誰。歟。阿。娜。孃。曰。馬。叟。贈。與。以。一。小。犬。慧。娜。訝。曰。犬。乎。阿。娜。孃。曰。唯。犬。性。絕。慧。通。解。人。意。佳。哉。好。好。先。生。也。慧。娜。錯。愕。曰。好。好。先。生。者。誰。邪。阿。娜。孃。曰。好。好。

先生者藩薩所以名其犬也。犬溫馴活潑于人爲樂。天者流常日似不甚依隨人左右。甚或終日不知犬所往。惟人遇憂悒無權之候。犬若有前知。乃跳躍憂者前坐。臥戲弄作百般恣態。逗人笑樂。必致憂者解顏而後已。藩薩常曰：好好真好好也。而人亦無不好好好者。好好之名遂以大著。慧娜樂極無言。而念藩薩及今已漸長。據婀娜孃所述。行止覘之。殊一完好佳善之童子。真非始願所可及。十四年來苦心孤詣。昕夕縈思之。愛子乃竟未瘍而生存。世事可喜無以逾此矣。十四年來雖無乳抱提攜之勞。而想念懷思之苦。直什百倍。斯人子無不愛其親。而親之愛其子女。殆有甚焉。異地相思。生生慘別。心刑之苦。于茲爲酷。思及此不禁又慟然愴沮。忽聆婀娜孃曰：行程過半矣。時舟行歷蛤蚧南 *Giansans* 羣島。右望奔馬崎 *Leinorachi* 峯嶺。一抹天涯。雲山莫辨。慧娜無言。俯首靜作遐思。往事前塵。歷歷心上。念生小無娘。依冷酷寡情之父爲活。渾渾噩噩。寥落鮮權。及遇鄔嗣基時。芳齡纔十七。紀爾柔弱。無知遂爲所惑。以爲適彼可以終身。詎意事與願違。動息爲所要挾。積威所漸。但有畏懼。無復愛戀。鐵鑄成莫由自拔。迨其人求婚爲老父所摺拒。弗恤。鋌而走險。乃有擄劫成婚之舉。以勢所迫。遂失父歡。當時猶冀其人推愛好之。誠百年廝守。以娛餘生。不虞其人面目頓改。凌暴橫施。迫伊順承。夥同作惡。則結婚而後。不啻自陷犴狴之獄。痛心疾首。莫此爲甚。及今思之。猶有餘悸。遇人不淑。孽由自作。夫復誰尤。而鄔嗣基一自伊人來。嬾無所顧忌。本性一顯。發行品至劣。作奸犯宄。禍人叛國。匪所不爲。直一梟狠殘暴之徒。慧娜及

此悔莫追矣。婀娜孃見慧娜久嘿無言。惜問曰：夫人何思之深也。慧娜頽然如有所失，搖首微歎曰：阿儂何思特悔。當初耳，婀娜孃曰：夫人顛沛半生，爲人所誤，又復何悔。慧娜曰：半生顛沛，天所以示罰儂行之不臧，何能無悔。于當初，婀娜孃意良不忍，慰藉之曰：往事已如遼海鶴，思之徒惱懷抱，甚無謂也。及今，老人健存，藩薩矯好，提攜孺子，省侍老親，天倫懽敘，樂無涯也。夫人茲後，化憂爲吉，福境日臻，胡苦思往事爲。慧娜強笑曰：福乎，苟若儂多愁不幸之身，尙何福之足。云。婀娜孃曰：不憂之謂福。今後何憂。藩薩烈客已盈盈在望，亟宜振作精神，謀快晤也。言際，自坐處之下一木匣中，取出螺貝之壳一具，海船水手吹以示意者，吹焉發聲如姑惡夜啼，聲震遙空，迴响宏巨。慧娜奇其舉動，睨之作欲詰詢之狀。婀娜孃去吹螺，對曰：吾喚渠也。慧娜頓省所發聲，似喚藩薩之名，心絃不期爲動，容顏驟白，叩曰：喚藩薩乎。婀娜孃曰：唯。每吾之歸，恆吹此螺，以示聲聞于內居。藩薩聆此，立離宅邸，奔下山岡，直至海濱，水步埵，吾偕還。慧娜微震曰：儂行卽見渠已。婀娜孃曰：唯。請夫人厚其面網，莫令童子一見，便識喜極。或至墜水，童子日夕瞻仰，影像十數年來，夫人豐韻曾未少減，必能識夫人也。吾語夫人，若語異鄉人之偕與同歸者，登陸後，聲述未爲晚也。于時，已近島嶼，礁石至多，環島而立，明滅水面。婀娜孃息艇，子發動機，出雙槳，分置艇左右，舢鼓楫而前。曰：海靜無多波浪，近島則否。澎湃奔騰，勢至凶猛，下多暗礁，舟行至險，不慎則覆滅可虞。慧娜果見近島之處，波濤湧立，倏伏倏起，突擊島岩，聲宏而勢猛，艇涉濟其間，搖盪顛側，驟覺天

旋地動矣。白沫翻騰。綠波掀舞。石礁露鋒刃而立。若與洶濤狠鬥。慧娜不禁惶恐。婀娜孃鎮靜如常。狀至安閑。鼓楫而言曰。島下暗礁繁夥。雖險而實夷。遵道而前。涉濟良易。島以外人。莫由知也。且礁石之鋒至銛利。鉅海面密邇。艇之吃水深者。無以進。國人初意于島爲海戰置軍備。二年前。羅里昂 Lorient 邑軍官。嘗詣島踏勘。以無可利用。廢然而去。島幸以保全。夫人試觀之。環島暗礁。繁似星羅。伏海底。噬進舟覆人。于不覺。與叛國者之隱求賣國。無間上下。又何可用耶。斯島自有歷史以來。覆船沉舟之事。不絕于書。人所視爲危途。而目之以魔島。夫人試望彼間。言際。聲吻微顫。似有惴懾于衷。手戰且抖。以指指海面。環島而立。各巨石如蹲虎如怒獅。如海怪磨牙如妖魔舞爪。奇狀百出。駭心動魄。石質蒼黝而赤點斑斕。若濺血焉。婀娜孃且指且言曰。吾聞之。自有島以來。便有諸怪石。石象猙獰。一如生獸。惟惡是逞。爲數三十也。言時。聲吻至低微。若慮人聞。又若恇怯自餒。語不成聲。然者。旋伸指。點額畫胸。作十字形。若信徒虔誠默禱。已而又曰。怪石三十。都爲暗礁。老人語。吾謂卅。檣島之名。所由來。蓋卅。礁之訛誤耳。土人名。檣曰賽格。弈 Cereuil 而礁。則愛格。弈 Ceuil 也。賽愛之誤。以訛傳訛。礁卅。成卅。檣矣。而吾意。礁亦檣也。苟關礁。其中必白骨。纍纍。與殮屍之。檣。柩。同。矧薩烈客。Dreux 之名。以老人考。究所知。實亦隱寓。檣。柩。之義。則卅。礁。卅。檣。奚別焉。言及此。少嚙。別指一巨石。曰。轉過此石。可見水步。上爲林場。場外濱海。石步之上。果見絳紅鴨舌帽者。藩薩也。婀娜孃絮絮述島石暗礁。如談怪異。慧娜充耳。如不之聽。俯向舟前。遙

望島上。覓取藩薩蹤影。婀娜嬈又曰。卅礁之外。別有石臺如洞。爲數亦三十。環島而立。一與礁相對。一礁一石臺。若互爲鎮壓也。者老人以島中奇石衆多。適投所好。此其所以樂于此間。作寓公也。惟是島中詭異事蹟至多。若有神怪。容吾攜藩薩隨夫人。共侍老人。遠離此島去後。細爲夫人陳述。婀娜嬈斯類語詞。慧娜始終置若罔聞。支雙臂。艇舷。騁眸遠矚。一心惟藩薩之影。是索及艇近水步。婀娜嬈盪舟泊岸。慧娜喟然曰。藩薩竟爾未來。婀娜嬈方有事于槳楫。未及注意。聆言訝望曰。藩薩果未來邪。翹首望岸上。但見三婦人。一幼女。及一老年之水手。不見有童子。更無戴絳紅鴨舌帽者。婀娜嬈爽然微語曰。怪已。藩薩聆吾螺聲。無不至者。今胡弗來。慧娜曰。豈童子病邪。婀娜嬈曰。藩薩有生以來。曾未臥病。健旺常勝人。匪病之憂。慧娜曰。然則胡爲弗至。婀娜嬈曰。我何知者。慧娜惶戚曰。得母有他。變。婀娜嬈曰。匪童子是憂。而唯老人是懼。馬叟頻囑勿離老人。遠去須防不測。其言殊可味也。慧娜警惕曰。老人身側。藩薩而外。更有麻先生乎。曷語僕。姆何所疑懼。婀娜嬈夷猶有問。聳肩微哂曰。甚矣吾愚。乃作非非想。鄉居久。不免有惑于怪異之說。夫人勿我窮詰。我不免有神經過敏處。母足當意焉。舟既泊岸。島上岡原幽曠。老樹婆娑。舊雅宜人。別有天地。島東隅。陂陀之下。漁屋數間。自成村落。遙望海洋。平靜如鏡。漁舫兩艘。維繫岸前。戰事既起。村屋大都空虛。境至寥落。婀娜嬈維繫舟艇後。謂慧娜曰。夫人且安居舟中。吾自往迓老人。攜藩薩同來。偕歸培克梅。或赴主教橋晚飯。終以及早離島。爲是句語。未及竟。慧娜已一躍登陸。婀娜

娜。孃。無。計。爲。沮。旋。亦。從。登。而。呼。岸。上。人。詰。之。曰。若。曹。見。藩。薩。乎。這。遭。何。事。不。吾。逐。也。一。婦。人。曰。午。間。猶。見。藩。薩。在。此。嬉。游。聆。渠。語。意。似。以。姆。爲。明。日。歸。也。娜。孃。曰。信。乎。句。而。我。吹。螺。渠。亦。當。聞。胡。不。來。邪。雖。然。行。卽。見。之。母。事。多。猜。索。爲。諸。人。助。伊。搬。運。什。物。娜。孃。曰。各。物。暫。置。勿。動。苟。入。夕。五。鐘。後。吾。不。再。至。者。可。遣。人。爲。送。各。件。及。行。篋。入。吾。居。所。水。手。應。曰。吾。當。躬。自。送。往。姆。母。慮。焉。娜。孃。曰。唯。汝。意。可。然。高。二。句。汝。見。馬。格。洛。乎。高。二。曰。馬。格。吾。行。矣。吾。以。漁。舟。送。之。詣。主。教。橋。上。陸。娜。孃。曰。事。在。何。日。高。二。曰。姆。行。後。翌。日。娜。孃。曰。赴。彼。何。事。汝。無。聞。邪。高。二。曰。據。言。往。句。往。句。吾。忘。所。往。地。名。矣。蓋。以。斷。手。之。故。朝。山。拜。聖。事。祈。禳。也。娜。孃。曰。事。祈。禳。乎。得。母。赴。花。塢。尉。之。聖。白。蒲。廟。高。二。然。耶。高。二。曰。然。哉。然。哉。馬。叟。固。言。聖。白。蒲。廟。也。娜。孃。知。花。塢。尉。之。屍。決。爲。馬。叟。無。疑。弗。復。更。詢。慮。或。露。破。綻。滋。衆。訝。怪。遂。導。慧。娜。前。行。慧。娜。厚。其。面。網。姍。姍。以。從。入。橡。樹。之。林。林。中。鑿。石。爲。徑。透。邏。西。向。途。中。娜。孃。曰。老。人。果。否。依。吾。言。以。去。島。尙。在。未。可。知。之。數。島。中。怪。異。之。事。老。人。匪。不。知。之。無。如。凡。我。有。言。老。人。故。故。嗤。爲。誕。妄。句。慧。娜。不。俟。其。言。之。畢。而。叩。曰。此。去。距。居。所。爲。程。幾。許。乎。娜。孃。曰。爲。程。可。四。十。分。鐘。所。在。恍。如。別。又。一。島。而。與。此。相。銜。連。彼。間。有。教。徒。創。剎。之。道。院。在。焉。慧。娜。曰。宅。中。舍。麻。士。範。藩。薩。隨。侍。老。人。外。尙。有。他。人。否。娜。孃。曰。戰。役。以。前。別。有。二。傭。役。其。後。二。人。被。遣。僅。餘。我。與。馬。叟。及。灶。媪。郭。瑪。利。三。人。而。已。慧。娜。曰。姆。有。事。離。島。日。郭。媪。當。留。宅。所。兼。代。姆。職。娜。孃。曰。然。二。人。走。上。岡。原。石。徑。隨。山。脈。以。爲。高。下。坡。度。陡。峭。周。圍。多。橡。樹。林。木。幽。

蕩。遠。眺。海。水。蔚。藍。森。漫。若。巨。浸。環。島。白。成。一。線。如。帶。如。圍。慧。娜。忽。叩。進。見。之。方。婀。娜。孃。曰。及。寓。夫
人。小。立。門。前。容。我。獨。進。趨。稟。老。人。而。後。延。夫。人。以。入。苟。于。宅。前。遇。藩。薩。者。姑。以。其。母。之。友。應。之。慧
娜。曰。姆。意。老。人。能。善。意。款。接。儂。歟。婀。娜。孃。曰。夫。人。勿。以。是。爲。憂。老。人。聞。夫。人。自。至。必。竭。誠。懽。見。惟
吾。歸。而。不。見。藩。薩。事。乃。大。奇。島。中。不。論。何。處。均。可。望。見。吾。艇。艇。過。蛤。蜊。南。羣。島。則。所。見。尤。清。晰。島
中。無。不。望。見。之。理。言。時。婀。娜。孃。又。復。其。神。經。過。敏。之。態。俛。首。蹙。額。以。作。苦。思。狀。慧。娜。爲。之。慄。慄。不
已。已。而。婀。娜。孃。重。復。用。指。點。額。畫。胸。作。十。字。形。謂。慧。娜。曰。願。夫。人。亦。如。我。默。禱。島。嶼。各。處。雖。經。教
友。作。法。事。禳。解。一。切。唯。是。積。污。既。久。決。非。一。二。法。事。所。可。被。除。餘。皆。猶。存。崇。詎。遽。止。尤。其。以。此。大
橡。之。林。惡。險。爲。甚。慧。娜。如。言。畫。十。字。胸。前。惶。願。而。言。曰。境。何。幽。悽。時。方。盛。夏。島。中。乃。不。見。一。花。婀
娜。孃。曰。島。中。非。無。花。枝。特。此。中。不。見。有。花。耳。下。岡。而。走。平。原。平。原。有。名。馬。叟。之。名。者。奇。葩。繁。茂。在
仙。人。洞。 *Dohlen aur Fess* 之。右。名。其。地。曰。魔。窟。花。園。慧。娜。曰。花。麗。且。都。耶。婀。娜。孃。曰。奇。麗。句。花
都。其。人。所。蒔。花。田。亦。渠。所。耘。渠。識。花。性。能。接。木。藝。各。種。異。葩。夫。人。苟。見。馬。格。洛。花。者。亦。必。駭。異。不
自。禁。彼。花。世。間。所。無。蓋。魔。鬼。之。花。也。行。行。繞。過。岡。嶺。磴。道。陡。低。斜。山。腰。瘦。約。中。斷。分。島。爲。二。彼。間
岡。原。較。矮。小。面。積。亦。弗。廣。大。婀。娜。孃。指。告。慧。娜。曰。是。吾。人。居。屋。古。道。院。也。慧。娜。舉。目。則。見。石。岩。聳
峭。高。下。不。齊。有。山。嶺。如。壘。垣。繚。繞。彼。間。形。尤。峻。險。巖。壑。蜿蜒。兩。島。相。聯。處。寬。闊。僅。及。古。城。牆。中。斷
處。恍。若。斧。劈。其。上。崎。嶇。難。行。險。不。容。足。島。人。于。中。斷。處。架。木。橋。以。岡。岩。爲。基。礎。橋。身。狹。小。二。人。魚

貫而過橋木受重跳動有聲。婀娜孃指島中高處曰：夫人注目彼間，可望居屋外垣之一角。慧娜引眸果見磴道之前有草磧，種小松無數，其右別有小徑，冉冉入灌木森叢而沒。慧娜且行且望，古道院。婀娜孃從行未久，忽止步，向西方小徑高呼：士範先生！慧娜驚矚曰：姆得毋喚麻士範先生乎？婀娜孃曰：然。潘薩之師麻士範也。吾頃見彼似向橋而奔，一霎遽逝，又高聲呼曰：麻先生！麻先生不聞，應響如故。弗禁訝曰：渠曷爲不我應耶？疑而轉詢慧娜曰：夫人當亦望見其影。慧娜曰：否。僕未之見。婀娜孃曰：其人必麻先生無疑，戴白鴨舌帽，遠望便識。且見渠舉眸矚橋，徑行當過是且杳。此候其人來面詰之。慧娜曰：株守無益也。果渠奔而不姆應者，意或有事于彼端，豈寓宅有變故歟？宜速前。句。婀娜孃不俟其言之畢，遽應曰：然。吾曹行宜速，言際不期，然急步且奔。俄近寓屋，迎面一短牆，忽聞屋內有呼叫之聲。婀娜孃驚曰：是郭媪之聲也。郭媪何事高喊？句。言不及竟，奔向院前，鉄欄之門探囊出鎖，鑰願心慌，手亂不知所以，啓門反顧。慧娜曰：趣攀越柵欄之矮短處。慧娜依言自牆右低矮處先後攀越而過牆內，爲荒蕪草磧，細草萋萋，蔓延四隅，中有微徑，瓦礫凌亂。婀娜孃喘息曰：吾曹安到家宅？又曰：郭媪何事亂叫？令人心悸，握臂挽慧娜曰：趣繞向屋前。此爲後院，門窗恆鍵閉，莫由入也。慧娜震恐失常，俄顛頓踣躓在地。婀娜孃惶急不及顧，左趨抄向院前。慧娜既起，倉卒間以隨。婀娜孃奔投前院，似屬廢時，而無濟于事。遂右向，而趨見階台之上有門，踉蹌而登，撲門，門閉極力拍扉，乃無應者。于時樓上亦發呼聲。慧娜職聲復呼者。

爲老父遂離門退數步而立翹首上望一剎那間陡見第一層樓一窗頓闕赫希孟老人容色倉皇當窗極力呼救慧娜應之曰父乎父乎兒在是老人略一俛首似無所見忽攀露台欄杆欲跨越下躍而其身後槍聲陡發窗扇玻璃應聲碎裂紛紛墜地赫希孟疊呼殺人救命不止奔返內室慧娜四望無計趨救屋垣平坦不容攀援已而瞥見數十步外台階下有梯爲製蠢笨而沉重慧娜迫切乃有力如虎掇梯倚開啓之窗下急遽中猶念婀娜孃已去久何以闐不聞聲又念藩薩茲今何在豈隨麻士範逃遯在外邪抑與老人同困賊手而謀老人之兇又誰氏邪一霎間意緒萬千紛如其來梯既倚牆而長不及窗勢須設計攀援露台而上其時喊叫聲中雜以揪擊之聲而呼聲至慘厲慧娜升梯伸臂僅能及欄杆下端橫鉄幸其下有磚石凸出支膝其上可以伸首自露臺內望慧娜方自掙扎欲上覘取室中變劇瞥見老人重復退至窗前雙眸瞠直張臂戟指喘吼如牛戰悚不自勝怒叫曰賊句殺人句賊殺人句暴徒句汝喪心病狂邪句藩薩句藩薩句慧娜聆言意老人呼藩薩爲助似藩薩亦參預變劇者深恐藩薩有失不禁奮不顧身力攀援鐵欄強登且擬發聲慰老人曰兒在斯兒在斯乃聲未及發陡有怪狀侵入眼簾蓋此時已望見內室全部矣窺得去老人三數武有童子相向立持槍對老人從容瞄測童子戴絳紅鴨舌帽羊毛絨衫而金釧猙獠殘暴之容固宛然一卽嗣基也童子凝神于兇事不省窗外有人仍壹意瞄注槍枝笑容可掬若以殺人飲血爲樂者慧娜睹此神魂飛越聲咽莫吐幾失手墜身樓下當此

危○機○一○髮○之○間○舍○奔○投○室○內○捉○止○童○子○無○以○救○老○父○遂○奮○勇○掙○扎○攀○援○樓○欄○比○及○窗○戶○而○童○子○之○槍○已○發○老○人○豈○聲○呻○吟○踣○仆○在○地○其○時○室○內○一○門○忽○啓○硝○烟○未○散○童○子○之○槍○猶○在○握○炯○娜○孃○踉○蹌○而○入○見○童○子○殺○人○駭○顧○失○色○喏○曰○潘○薩○汝○顯○耶○童○子○撲○炯○娜○孃○炯○娜○孃○張○臂○梗○其○去○路○童○子○微○笑○略○退○一○二○步○探○手○更○出○槍○射○炯○娜○孃○炯○娜○孃○護○痛○委○頓○在○地○旋○仆○臥○猶○喃○喃○曰○果○眞○潘○薩○殺○人○邪○逞○兇○者○潘○薩○邪○潘○薩○潘○薩○反○覆○呼○童○子○之○名○不○止○童○子○了○不○驚○遽○跨○越○橫○陳○地○面○之○炯○娜○孃○跳○躍○而○過○奪○門○出○走○仰○天○大○笑○以○去○笑○聲○入○慧○娜○耳○鼓○陡○覺○萬○箭○穿○心○肺○腑○如○灼○省○識○十○數○年○前○所○習○聞○郎○嗣○基○之○笑○聲○也○慧○娜○震○恐○喪○魂○魄○急○切○中○無○計○喚○止○童○子○更○無○勇○氣○追○捕○其○人○楞○楞○不○知○所○可○已○而○聞○有○微○聲○喚○伊○乳○名○者○凝○神○規○視○則○見○老○人○倒○臥○在○地○張○眸○矐○注○己○身○慧○娜○亟○認○老○人○身○側○爲○解○衫○鈕○擬○裹○紮○創○傷○老○人○以○手○止○之○慧○娜○識○意○知○創○劇○無○能○爲○役○老○人○似○欲○有○言○乃○欠○身○葡○伏○以○聽○老○人○喘○息○曰○慧○娜○恕○我○慧○汝○其○恕○我○慧○娜○吻○老○人○之○額○嗚○咽○曰○父○勿○言○是○言○是○益○愴○兒○心○父○宜○將○息○母○以○無○謂○之○詞○重○創○痛○老○人○張○吻○作○數○語○語○不○成○聲○弗○詳○所○述○慧○娜○更○引○耳○近○老○人○辱○吻○但○聆○有○微○渺○之○聲○曰○慎○之○句○慎○之○句○魔○石○句○其○下○呢○喃○莫○悉○已○而○老○人○陡○掀○身○半○起○雙○眸○炯○炯○有○光○如○燈○火○將○滅○忽○放○迴○光○慧○娜○知○老○人○生○機○已○促○亟○前○擁○護○之○老○人○發○明○顯○之○語○聲○曰○汝○宜○速○行○急○速○離○此○遠○去○萬○勿○強○留○留○必○不○免○于○死○趣○行○趣○行○言○時○首○忽○後○仰○喃○喃○尙○有○多○言○語○辭○含糊○慧○娜○聆○之○不○甚○了○了○但○有○數○語○可○辨○曰○天○乎○十○字○架○句○薩○烈○客○之○四○十○字○架○句○我○女○亞○我○女

句十字架上刑囚。句旋即寂息。弗復有聲。俄覺所抱持老人。軀幹漸益加重。壓迫懷中。知老人已死。悲不自止。忽又有聲曰。行也。行也。留此無益。老人已詔夫人矣。慧娜側顧語者。蓋婀娜孀也。雙手持一飯巾。掩護飲彈處。朱赤殷然。血泊泊出。慧娜怛惻曰。姆創劇瘵傷。宜急容儂爲姆裹創口。婀娜孀曰。可毋亟亟于吾。創有甚似吾者。宜伊是急。復作恨恨之聲曰。憾我來遲。苟樓下門非門。扣者被兇。又何自逞。慧娜曰。姑舍是容儂爲療。滌創傷。婀娜孀曰。勿我是急。宜先療治郭媪。郭媪創傷視吾爲劇。仆倒樓梯之口。久不聞聲。或其死已。曷省。諸慧娜啓半掩之門外出。藩籬所由。遯也。門外爲梯廊。過道。梯口有婦人。踣臥。血流遍地。則郭媪也。氣息不絕。如縷。未及慧娜爲解衣。裹創。郭媪已一息不存。不勝痛楚。死已變故。發生一剎那間。死者已。二人已馬格洛謂繼之死者。赫希孟爲第二人。此言不幸而中。

第四章 浩劫

婀娜孀之創。入肉未深。尙非致命之傷。慧娜爲滌去汚血。裹紮創口。寓宅有藥。爲敷治之。婀娜孀昏昏睡去。慧娜拖曳郭媪之屍。歸入一室。室卽老人受戕處。書籍琳瑯滿架。器具鋪陳。一一美備。似讀書治事之室。慧娜更跽父前。撫摩老人雙目。使睜。取白布單。遮蓋死者。再跽屍前。祈禱。願腦海異常蒼亂。不知所措。席地跪坐。雙手掩面。心念略定。鄔嗣基與藩籬之影。雙雙頓現眼前。殘狠暴惡之容。兩兩相肖。睹之惶悸。是其父必有其子。父旣匪惡不爲。子尤梟獍可殺。一念及斯。血管

難欲沸裂禍患迭乘身經萬劫曾無今日之痛心愛子生而不知其所在苦念垂十數年幸邀天佑可謀一晤不圖母子相見之日卽骨肉慘變之時而殺父之兇竟是親王之子逆倫而弑尊親乃故故令伊目擊此情其何以堪極智斂神不欲更念個事不欲一見惡魔父子之影而其影先後現顯百擗不去慧娜此際弗復知有所謂夫與子咸以惡魔目之念生不逢時千喆集于藐躬乃嫁此夫乃育此子痛心摧腸悲不可止更念此變何由發生不先不後突如其來藩薩胡爲謀弑老人婀娜孀見麻士範于林中倉皇遯去跡同規避苟不同謀何以先爭圖逃苟其同謀又以先事圖逃耶凡此種種百思莫得其解感造遇之多艱頓覺生趣懺懺不如一死可泯千愁正遐思間忽聞婀娜孀呼夫人之聲慧娜翼然曰何也婀娜孀曰夫人不聞邪慧娜曰曷聞婀娜孀曰樓下拍門之聲甚急睡中爲之驚醒夫人竟爾無聞耶意或島人依吾頃囑資送艇中什物及行篋采也慧娜起立曰儂何以應來者其人有問儂詎可告以藩薩殺人耶婀娜孀曰夫人緘口有問昇吾答之慧娜但惻曰姆創甚劇多言非宜婀娜孀曰尙足支持夫人勿以是爲憂慧娜下樓過甬道拔大門門拴果爲水步所見之漢子其人曰吾送事物來敲後院廚灶子門無我應者豈郭媪外出歟婀娜孀何在慧娜恐極但曰婀娜孀圻爾樓上曷登而與之言來者屬目慧娜片晌默默從伊登樓婀娜孀當室門而立見來者呼而與之語曰高二句爾來良佳島中無他變故乎高二瞥見婀娜孀血跡遍身駭詫曰姆何遇而創至是婀娜孀閃身露門指室內布蓋之二屍

毅然曰。安德雅先生與郭媪爲人謀殺死。高二駭絕曰。被殺句殺之者誰。婀娜孃曰。吾曹來已後時。莫之知也。高二曰。小藩薩如何。麻士範無恙耶。婀娜孃曰。雙雙不見。當亦遭人毒手。高二驚震。期期焉。詢曰。馬格洛句馬叟句馬。婀娜孃曰。馬叟句爾言馬叟也。何故。高二曰。吾言馬叟以馬叟恆言。島衆違變。渠第一死。果其無死。又當別論。馬叟能前知。不嘗有預言。暗示。吾僑乎。婀娜孃思有間。毅然曰。馬叟已先死。高二大驚失色。亟點額指胸。畫十字。惶恐曰。馬叟之言驗矣。其入離島之日。與我同舟。舟中謂我曰。末日已屆。島人宜速遷徙。言際如猝。遽鬼。轉身便逃。婀娜孃曰。高二止。忽行。高二曰。否否。吾其速行。衆亦宜離島。馬格洛已有前言矣。婀娜孃曰。衆宜離島。固然非今日事。明日黃昏。島衆偕行可也。今且議安德雅先生及郭媪身後事。煩爾赴女道院。延女修士詣此守屍。伊輩固非易交與者。而守屍之事。素所習爲。女修士有三囑來。二人可告以必照常例。加僧予酬資。高二曰。別無他事否。婀娜孃曰。爾更約島中諸叟荷棺來。將以翌日黎明殮死者。葬之道院旁聖地。高二曰。葬後如何。婀娜孃曰。葬後爾可摒擋一切。偕衆離島。高二曰。姆不行耶。婀娜孃曰。我自備艇子。隨時可行。頃吾所言。爾願爲耶。高二曰。願之多留一夕。爾或不致發生其他變故。婀娜孃曰。何至是句。汝其行也。但勿以馬叟已死之說。語衆。免衆驚擾。不自安。高二曰。諾。出寓而去。一句鐘後。兩女修士款門而進。年事均老邁。冠黑絨巨結之冠。服御殊欠整潔。婀娜孃遷還己室。留一修士居書室。伴屍坐夜。是夕。慧娜初留書室。坐伴父屍。依依不忍。遽去。夜

深。婀。娜。孃。病。况。欠。佳。慧。娜。詣。榻。側。伴。伊。朦。朧。睡。去。忽。爲。婀。娜。孃。喚。醒。而。語。之。曰。島。中。多。祕。窟。唯。馬。叟。知。其。處。似。曾。指。語。藩。薩。與。麻。士。範。今。茲。二。人。必。匿。祕。窟。中。慧。娜。曰。何。以。知。其。然。耶。婀。娜。孃。曰。唯。吾。有。以。知。其。然。也。俟。明。日。島。衆。一。一。離。島。去。後。吾。吹。螺。召。之。藩。薩。當。自。至。慧。娜。怒。曰。儂。曷。爲。更。見。逆。子。逆。子。胆。敢。面。儂。殘。殺。我。父。此。仇。何。可。恕。既。戕。郭。媼。復。欲。死。姆。尤。罪。大。惡。極。奈。何。更。面。其。人。婀。娜。孃。握。慧。娜。手。而。解。之。曰。此。中。必。有。故。非。童。子。之。罪。也。慧。娜。恚。曰。姆。何。言。乃。謂。逆。子。殺。人。非。其。罪。耶。儂。目。繁。渠。行。兇。逞。兇。之。時。固。宛。然。一。郎。嗣。基。也。天。乎。儂。何。辜。乃。適。是。人。而。育。此。子。婀。娜。孃。曰。藩。薩。非。能。殺。人。者。今。竟。事。兇。必。爲。人。所。毒。而。病。瘋。瘋。癩。神。經。病。不。爲。罪。律。有。崑。條。慧。娜。訝。曰。何。以。知。兒。病。瘋。婀。娜。孃。曰。吾。深。知。童。子。之。爲。人。一。旦。瘋。狂。奚。必。無。故。神。智。清。復。當。深。自。懺。恨。慧。娜。曰。姆。特。曲。爲。之。解。耳。儂。滋。恨。其。爲。人。誓。此。生。弗。復。爲。母。子。婀。娜。孃。曰。夫。人。不。以。吾。言。爲。可。蓋。未。知。島。中。事。島。中。有。怪。能。祟。人。既。往。且。勿。論。未。來。之。禍。殊。未。有。涯。也。夫。人。苟。知。其。事。者。句。天。乎。吾。何。言。哉。吾。何。言。哉。語。及。此。唇。吻。猶。自。張。噏。不。聞。有。聲。久。之。似。睡。非。睡。以。迄。天。明。慧。娜。枯。坐。達。旦。將。近。五。鐘。時。彷彿。聞。有。人。行。動。聲。釘。棺。聲。恍。惚。如。在。夢。中。方。自。揣。測。室。門。陡。闢。二。女。修。士。飛。步。而。進。面。無。人。色。如。被。魘。魅。恐。極。狂。叫。曰。馬。叟。已。死。汝。胡。隱。祕。不。言。島。禍。將。作。吾。曹。行。宜。速。趣。付。我。資。蓋。殮。死。者。時。高。二。肆。口。以。馬。叟。之。死。語。衆。衆。篤。信。讖。語。意。大。禍。且。臨。咸。震。恐。失。常。度。二。修。士。雖。教。徒。而。鬼。神。之。懼。視。常。人。爲。甚。既。索。得。酬。跟。踰。兔。竄。而。去。更。一。時。許。島。中。婦。女。一。一。聞。訊。先。後。奔。來。各。挽。處。理。事。

喪事之男子趣速歸。異口同聲曰：馬叟死禍且作。趣歸。摒擋否。且無及。島前維二漁舫。差足載衆。一次行也。婀娜孀力疾起。挽衆竟殮葬。事幸伊生平能得衆。愷益以慧娜許重金爲賂。衆惑於利。爲少留。匆匆殮死者。荷柩赴教堂。教堂赫希孟老人所建立。每月有神甫來。自主教橋宣講福音。其旁有地爲墳苑。爲薩烈客古主教墓址。衆葬赫希孟于其旁。更發穴埋郭媪。臨葬。島上無神父。以一老叟誦經詞爲死者祝福。羣衆爲譏語所惑。咸急于出走以逃生。無注意于喪儀。既合土。一哄而散。各自摒擋以備出走。時纔晨八時也。慧娜跪墳前。哀泣良久。悵悵歸寓宅。禍患迭乘。輕生死于鴻毛。念天地無以容我。生而寡。懼死復何惜。不以島禍將作爲可慮。婀娜梗于創傷。偃臥病榻。未出送葬。慧娜既歸。婀娜孀語之曰：吾痛少已。今夕或明晨。可侍夫人去。惟吾人之行。必以藩薩偕。慧娜怫然。婀娜孀不俟伊啓齒。遽曰：島中有怪能死人。留者決無幸。馬叟爲藥線。藥線既燃。罔弗爆炸之理。吾縱負重傷。決必離此。亦必偕麻士範攜藩薩送夫人同去。島中勿復留一人。譏語大可畏也。慧娜以伊負重傷。不忍過逆其意。遂隱嘿不與諍。將近九鐘。忽有急足排闥入。高呼曰：婀娜孀有人盜。姆艇子去矣。來者高二也。婀娜孀訝曰：誰爲爲之者。事不可能。汝容有誤。高二曰：艇子不見矣。斷維而去。不知所往。盜以夜深。至故不爲人覺。慧娜視婀娜孀。婀娜孀適舉眸望伊。交相顧注。噤不能聲。腦中齊念必麻士範率藩薩盜舟去也。婀娜孀微語曰：唯唯。舍渠無人解駕駛也。慧娜以逆子既行。此生當不復更睹臬獍之容。意爲少慰。婀娜孀忽皇遽曰：然則奈何。

高二曰。允宜隨衆同行。二舟咸戒備。人各勤所事。約十一鐘。解維。舟發。島中不復有人矣。慧娜曰。婀娜孃傷劇。如何能行。婀娜孃曰。否否。吾宜從衆行。慧娜曰。姆顛矣。創至是如何可行。復推高二使去。曰。汝且去。一二日後。再歸來接姆去也。高二返步出室。曰。諾。明日我當更來。島中事物。豈倉卒間所能盡遷徙者。三數歸。亦意中事。姆且靜養。明後日行。未爲晚也。匆匆遂去。婀娜孃掙扎起。高聲喚止高二。高二已去。不之應。婀娜孃惶恐曰。高二宜負我登舟。胡獨遺我耶。我恐極。句言際強起。欲下床。慧娜力持之。曰。留者甯獨姆有儂爲姆伴。俟姆少癒。偕行未晚。婀娜孃幾翻欲起。均爲慧娜沮止。抵拒良久。卒以創後力弱。倒臥床榻。喘吼而言曰。甚矣吾恐。島魔窟也。更留。益深。帝怒。馬叟之死。已肇其端。吾何可留。創後腦亂。譚語噫嘍。俄忽躍起。抱慧娜雙肩。忿忿曰。島魔窟也。請信吾言。彼日馬叟且詔我矣。謂薩烈客島實地獄之門。門閉未啓。差可相安。一日。門闢。衆生淪陷。無所逃。生慧娜竭智慰解。撫之安臥。婀娜孃靜噪片晌。嚙語又發。聲較低弱。不似頃者。怒叫狂悍。語曰。馬叟固至愛此島者也。島誠可愛。吾愛島。島人蔑不愛島。馬叟又謂薩烈客島地獄之門。而亦天堂之門。語大費解。惟島之爲居人所共愛。衆無間言。馬叟蒔花島隅。美哉花也。花枝高大。三倍常花。花麗豔。當是世無有其匹。句內熱既過。婀娜孃亦爲小靜。其室居宅。寓左廂。翼然特出。倚樓窗遠望。可見海洋在嵯峨巖壁之外。病人嚙語。慧娜一不之聽。引眸遠望海面。海面似有微風。白浪翻騰。此起彼伏。黃日隱雲霧中。曖曖不明。海外陸地。細如一髮。島西嶼。海水冲刷石礁。白

沫點點。依石不去。礁外海洋廣闊。一望無際。婀娜孃半响無言。朦朧似已入睡。誦誦忽作微語。曰：地獄之門一石也。其來至遠。遠在異邦。其石魔石也。亦名帝石。爲質至寶。金銀之精華。所鍊成石。掌人生生殺之權。生死不測。馬格洛管親見此石開門。而伸手入探。唉。唉。其手其手。焦爛成灰。燼慧娜孤身伴守病人。目擊慘狀。耳聆駭詞。漸覺氣息窘促。中心餒怯。恍惚婀娜孃詭諷之辭。一顯現眼前。此身不走大禍。且作連日以來怪劇。紛乘慧娜之意。以爲已極。人世之奇變。默念此身于世。有同贅疣。生無可戀。死復何悲。則禍患之作於己。無所損益。思及此。爲大解脫。遐思未既。忽聞婀娜孃語聲曰：夫人見船隻否。言時似較前清醒。慧娜惘惘曰：此間去海濱遠。何由得見。娜孃曰：二船必由窗前望見之。海面經過船儼過重。必取道海水較深處行。否然者觸礁矣。環島惟窗前望見之。海水勢較深。島衆盡載二舟。舍是無由濟也。慧娜遠眺久之。果見海角彎轉處。露半截船身入水。至深船上婦人孺子箱籠什物。纍纍堆積。四男子運力搖撈。舟徐徐進。婀娜孃亦坐起眺望。見船謂慧娜曰：是高二之舟也。視之。視之。又一舟銜尾而前。慧娜果見又一船載重如前。駕舟者三男子合一婦。成四人。極力鼓楫。海面見舟處。距寓宅約七八百公尺。故但見人影。莫辨容貌。舟中人咸靜坐。不見有叫囂擾攘之狀。殆人各懷出死逃生之念。不容更作他想。惴惴懼伏。故能肅穆無譁。婀娜孃喃喃低祝曰：祝舟衆之安達彼岸也。慧娜曰：姆復何慮。婀娜孃曰：未離島去。終屬可虞。娜孃曰：去島登舟矣。何言未離。婀娜孃曰：環島四周仍是在島也。鬼棺潛伏。俟隙攫。

人。慧娜曰：海平無大風浪，舟人識水徑，礁亦何慮？婀娜孃曰：可慮，非海海非能爲崇者。慧娜曰：所慮者何？婀娜孃曰：我惡知之，我惡知之。慧娜訝其言之不經，弗予諍辯。時舟行向北，婀娜孃指告慧娜，謂北向有二道可趨，一過鬼石，一過薩烈客牙礁。既見高二，駕舟向鬼石，瞧婀娜孃目逆而送之，怡愉曰：嘻，度瞧矣，更行百公尺者，脫險矣。俄復歡笑曰：夫人，夫人，天佑舟衆，島魔莫吾曹毒矣。慧娜不應，以婀娜孃語，誕不經，弗省喜懼，所由寄惟聘目，送行船未幾，婀娜孃狂熱又發，呢喃呼恐，甚恐甚不自止。慧娜慰之曰：姆母過憂，恐何自有？婀娜孃陡狂呼曰：天乎，彼何物者？慧娜不期爲之一震，曰：何耶？見婀娜孃瞳眸望海，異而瞰焉，則見薩烈客牙礁附近，汽油艇子破浪而出。伊人昨夕共載而來，晨間高二謂人盜去之艇也。婀娜孃狂呼曰：藩薩，藩薩，艇中人麻士範與藩薩也。慧娜見艇首立者，遠影果昨夕所見之童子也。方揮手作勢，詔舟衆船上，男子且懼，且與言婦人孺子，則用手指點而語。婀娜孃亟啓窗，慧娜阻之不聽，窗隱隱聞艇子汽機蓬勃聲，人語微渺，一不之聞。婀娜孃喃喃曰：二人何事，尙未過海。慧娜曰：慮上岸，啓人疑盤詰，無自對。故遲遲其行耳。婀娜孃曰：否否，非爲是也。藩薩數數從我過海，登彼岸人多識之，又誰疑焉？艇子初必匿瞧，後有所待。慧娜曰：姆誤矣，苟匿者，今何爲出面舟衆？婀娜孃曰：此吾所以異也。我惡知之，雖然高二與船衆陡見二人，具何感想乎？其時第二船已與高二之舟魚貫而泊，停楫以罅舟衆咸反顧。艇子似增速率，急進既及，二船始緩緩行，然不近，搆二船取線相距約十餘公尺，徐徐

而進。婀娜孃異曰：此何意耶？此何意耶？言際，艇子似已息發動機。藩薩立艇首，微僂腰，支搖右臂，向後若欲拋物。然同時，艇尾麻士範亦復爾。爾陡見二黑物先後自藩薩麻士範二人手中擲出。一霎間，兩漁船上火星一閃，濃烟冒發，轟炸有聲，烟霧迷漫，不辨人物。慧娜大駭，雙手捲目，不忍復睹。已而去，手霧散烟消，舟燬下沉，人爭躍水自救。于此一剎那間，見有婦人抱嬰兒，站浮木上，僵立不動，船尾臥倒數人，殆炸藥所轟斃。更有二人似已癡狂，互相扭毆，與舟共沉。凡此種種，皆窗前一剎那所見，情至慘酷。慧娜駭極，無言，心胆俱裂。婀娜孃以手扶頭，慘沮而言曰：天乎！我心成蓋粉矣！慘哉！舟衆衆我故人大都兒時竹馬交也。胥淪浩劫，此生不復能更見矣！痛如之何！海多鬼棺，衆生人海，勿復能出天乎！我心悲憤，行且癡狂，一如藩薩之遽喪神智，傷哉！藩薩吾其爲之續矣。慧娜無言行，及露臺憑欄，若矚目，瞪神呆溺，水未死者，聲聲呼救，風送微聲入耳，慘不忍聽。慧娜癡念藩薩，或爲慘厲之聲所動，發慈悲惻隱之心，拯濟難人，拋擲炸藥之舉，或其發自一時瘋魔所致，哀鳴之慘，當有以感動其人。天良激發，善念于時，艇子漸向後退，似防爆炫，餘力波及藩薩與麻士範，各立艇子首尾，艇移跬步，鳴舌帽一紅一白，遙望之至晰也。二人手中似各有所持，以海面相距遠，不辨所持何物。鬚髮見所持物，頗長，慧娜微語曰：似拯溺之竿繩也。婀娜孃愰忿曰：惡人何有是殆殺人槍枝耳！海面漂浮蠕蠕而動之黑點，數之得數九九，人在海中掙扎，頗苦時見其伸臂出水面，揮動呼救呼聲，隱約可聞。其中人泅水離艇遠去，有有四人爭向艇乞。

援內中二人。瞬且及艇矣。乃藩薩與麻士範。立柱槍于肩。觀溺者。近前雙槍齊發。微光一閃。二黑點。瞬忽下沉。慧娜駭絕。切齒曰。殘暴哉。彼人而以怖悸之極。委頓坐露臺上。不知所可。婀娜孃侍立。身側扶欄。狂呼藩薩之名。距離遠。風逆聲莫由達。婀娜孃呼益力。且喚麻士範已而奔回內室。攫取吹螺。詎竟吹不成聲。聲暗且弱。但作嗚嗚之音。投螺在地。恨恨曰。何笨乃爾。仍振喉呼藩薩。不止。慧娜見伊已近。瘋狂髻散。髮亂貌尤猙獰。可畏。力勸伊還室。將息。婀娜孃不聽。戟指海面。慧娜視之。則見艇子前進。逐溺者。溺者泅水。圖遁。有二人。略後艇上。雙槍各指一人。二黑點。俄又沉沒。婀娜孃呼曰。視之。視之。渠輩乃獵水面人。為戲也。天乎。若輩究具何心腸耶。一槍又舉。又一黑點。應聲沉沒。慧娜痛惻肺腑。慘極無辭。力握欄杆。鐵柱恍如藩薩。殺人伊已被繫。銖窗之下。陡覺頸項為物所扼。氣喉梗咽。返顧則見婀娜孃披髮指臂。合手提頸。勢欲行兇。扼殺且復頓足。切齒曰。殺人者汝兒也。汝生殺人之兒。吾誓殺汝。以報衆仇。又狂笑曰。十字架十字架。行見汝四肢分釘十字架上。汝死彌慘。余心彌樂。生殺人之兒者。汝受上刑。天人均不汝恕也。慧娜省伊已迷。心竅喪神。智瘋狂矣。竭力掙脫。伊掌握且欲挽之。歸室昇靜。養婀娜孃力。拒慧娜。徒被摔踏。躑躅露臺。一隅。婀娜孃撲向窗口。舞臂狂喊。藩薩之名。窗口之下。山脈起伏。地勢較高。婀娜孃狂喊。有間忽越窗下。躍蹶仆急起。疾趨而前。出院徑。奔陟岡嶺。立絕壁之巔。下臨深淵。振臂狂呼。藩薩者。三奮身下。擲慘不能睹。時海面溺者為艇中人槍取淨盡。無一生存。艇子乃鼓輪撥浪。向培格梅海濱。及龔冢陸一帶。駛去。大海蒼茫。冉冉而沒。但餘慧娜一人。孤羈卅棺島上。

(卷完)

社會小說

針線娘

(續)

(卓呆)

十九 柿子

玲英的神氣很不對，俊姑方纔就覺得可怪了。但是一面又担心着別再被母親埋怨。因此也無暇去盤問。單單說道：「如果有回信，明天還來得及帶去咧。」說罷，就此回家。這一夜，躺在床上，被今天母親的說話與玲英的神氣，掛念着，竟總也睡不着。雖是躺在自己家裏，倒翻來覆去，不能安睡。第二天，正有事要赴母舅家裏去時，玲英忽然來了。俊姑大喜，玲英從手提的一個包內，取出一封信來，說道：「這是昨夜的回信，請你帶到鄧公館裏去的。」說着，授將過來。俊姑道：「你何必特地來呢？我本來打算自己來取的。」玲英就說：「費心費心，說罷回身要走。」俊姑驚道：「怎麼？你就要回去了呢？」玲英道：「我此刻上楊師母家裏去咧。」說完，兩腳就急急走到外面去了。逃也似的出門。俊姑見伊這麼冷淡，不免驚異。暫時立在門口，目送伊的後影，暗想：我難道有什麼事得罪了伊？因此生氣麼？我完全不曉得。一定有什麼緣故的。伊既這麼對我遠避，我也沒有問伊的機會了。心裏更覺不安。這又不能去告訴人家的。這一天，又到大井村母舅家去。直忙到晚上，第三天朝晨，被母親催着再回城裏去了。伊想想這實在出乎意料之外。親愛如同胞姊妹一般的玲英，此刻宛如陌路自己的母親。又是這麼把與我心裏相反的話說着。再說那戀人避雨時，剛纔快活了一下，也不能細談自己。像是籠中之鳥，暫時放了一下，又要回到籠中去了。俊姑一回到青樹街

鄧公館中又是忙得頭昏眼暗。到了夜裏房裏幾個人纔有工夫談談笑笑。俊姑把家中帶來的柿子請幾個人大嚼。不過獨有俊姑自己說話很少。常常在那裏低頭呆想。於是陳媽就問道：怎麼你回去了兩三天反掛念起家裏來了？大家有說有笑。你一個人在那裏上心事。這兩三天內本來有人很愁悶着。啊兩下一會面豈不好呢？這會說話的陳媽說得俊姑也不懂究竟是什麼話。所以仍舊默然不語。春蘭也旋過頭來對俊姑道：不錯。不知道是什麼事情。二少爺只是在那裏盼望你回來啊。春蘭一提俊姑方始想起。答道：是的前天我回去時二少爺有信託我帶到鎮上去的。我還沒把那回音交去。咧。此刻送進去好不好呢？陳媽點頭道：很好很好。二少爺既等候你自然立刻就應當送進去了。啊說罷又微微一笑。俊姑不曉得陳媽語帶譏嘲。便在一只梳頭匣內取了胡詠萍的信到裏頭去找。仲佳了。房內陳媽與春蘭互相看看。陳媽笑道：佩服佩服。春蘭也湊不上去說。面皮總算厚了。惟有那專管廚下炊飯的阿巧。什麼也不管。把很大的銅盆柿連吃了四只。說道：真好啊。

二十 遠客

星期日天氣晴朗。胡詠萍也不願終日坐在家中。午飯後便打算到附近的山上去飽覽秋色。獨自出門去了。玲英坐在窗前替哥哥編襪。忽然門外闖進一個人來。年約二十三四是個皮色很白的貴公子。一見玲英便殷勤問道：胡詠萍君的府上。是此地麼？玲英慌忙放去手中之物。立起

來道。是的。不曉得是那一位。那人說。我是城裏來的。胡君如果在家。請出來見見。說時。授一張名片過去。玲英一看。方知就是鄧仲佳。曉得是俊姑的主人了。於是再對他臉上。看了一看。很抱歉的說。方纔倒在家。他因着天氣很好。出去散步了。仲佳便道。那麼不在家麼。真不好極了。他說着。非常躊躇。裏頭母親聽得了。就走將出來。問道。不曉得是那一位。請到裏面來坐罷。他出去。也不會走得遠。不如略等片刻。其時玲英也幫着說。那麼裏面請坐。仲佳很喜。說道。不錯。我路走得多。還是暫時守候一下罷。仲佳走到客堂內時。那胡老太太把東西收拾收拾開。說道。不曉得少爺貴姓。詠萍就是我的兒子。仲佳便行了一個禮。說道。原來是老伯母。我姓鄧。號仲佳。與詠萍兄許久不見了。從前在北京學校時。我們很知己的。胡太太忙道。原來如此。那是新近從北京搬來。現在住在城裏青樹街。啊。這我常常聽我兒子談起的。府上不是有一個姓莫的叫俊姑的麼。也是這裏桂香鎮人。仲佳不等伊說完。接上去說。我實在是從俊姑口中纔曉得詠萍兄的地方。的本來很憶念着。今天恰巧是休息日。特地來探訪探訪他了。我在前天託俊姑帶過一封書信來。他回信說。過幾天要進城來尋我。我已經等不及。也不預先通知一聲。趕過來了。不是很唐突麼。萬一。今天他也是趕到我家裏去的那便。怎麼處呢。胡太太忙道。不會不會。他到遠處去。總向我說明了纔去的。今天沒有說什麼。可見就在附近。決不會遠待我打發人去找他。又向玲英道。你去找找他。去。玲英答應一聲而去。後來仲佳不知想得了什麼。便問胡太太道。目下詠萍兄還

沒成婚麼。

二十一 表兄妹

仲佳這突然的一問，倒把胡太太問得一時說不出什麼。一回兒微微笑道：「詠萍這人，看看是身體很長大了，其實性情與小孩子一般，還一點沒有要老婆的神氣。」咧說着，再笑了一聲。仲佳又向道：「那麼還沒娶妻，定了沒有？」胡太太纔道：「親却沒有配，不過有一個親戚人家的女兒，留養在我家裏，預算是掣他二人來配成夫婦的了。」仲佳道：「原來如此，那是就可以說定了。」親了太太，又說：「其實是我兄弟的女兒，我的內姪女從小沒有父母，是個孤女，我可憐伊，便把伊扶養長大，真與自己親生的女兒一般，他們也鬍鬚是同胞兄妹，啊，非常親熱，既是如此，我也何用去娶一個，平日不知底細的媳婦進門呢？」所以得了詠萍的同意，把親事定奪了。仲佳一聽，又問道：「如此說來，是把伯母那位內姪女做詠萍兄的夫人了？」太太點頭，仲佳又道：「伯母的內姪女，那麼他二人是表兄妹了？」太太又稱是。仲佳道：「表兄妹，但是……」仲佳突然不知想得了什麼，一時呆着。胡太太還沒瞧見，又道：「這內姪女並非別人，就是方纔在此的玲英啊。」仲佳道：「原來是方纔在此的人麼？」太太說：「就是方纔那女孩子，真如小兒一般，什麼還不懂，咧說罷。」又微微笑着，大約胡太太是很快活罷。一面仲佳恰巧相反，還在那裏沈思，默無一語。太太怕冷淡了客人，只得再去倒第二次茶來。又望望外面道：「怎麼兩個人一個也不見回來呢？」伊雖是獨語，一半也是敷衍客人。歇

了一下。門口一陣足聲。有人來了。胡太太走到庭中去看時。只有詠萍一人回來。太太說。你回來
了麼。方纔城裏鄧家的少爺來了。我叫玲英來找你的。你沒遇見麼。詠萍道。原來如此。我沒遇見
玲英。太太說。那是伊摸錯了路了。你既回來了。再好也。沒有詠萍說。實在前天信上也說過。天氣
晴些。或者要到鎮上來。我早已忘掉了。所以今天會趕出去。一到外面。忽然想起此事。便急急趕
回來。咧說着。走到裏頭。叫道。仲佳兄。今天很對不起了。仲佳也急忙立起來說。久違久違。

二十二 血族結婚

鄧公館裏的小小花園中。山茶花開得很盛。這一天正是上午十點鐘光景。仲佳在小亭中曝日
看報。其時恰巧俊姑過來。在亭外採幾朵山茶花。這不知是那一位小姐叫伊採的罷。仲佳一壁
看報。一壁見俊姑在亭外便搭趣道。俊姑。我昨天遇見胡詠萍的啊。俊姑一聽。便停了手道。原
來如此。仲佳道。當真是許久不見咧。談了好久。吃了夜飯纔回來的。俊姑道。那是胡先生必定喜
歡極了。仲佳說。但是不見得十分喜歡罷。俊姑忙問何故。仲佳道。雖沒有什麼緣故。不過我們略
爲議論了一下。俊姑道。兩個人議論起來。談得很長久麼。仲佳道。也不好算真的議論。關於他娶
妻的事。我。很。不。客。氣。的。忠。告。了。一。番。所。以。他。臉。色。不。很。愉。快。了。俊。姑。聽。了。這。一。句。非。常。的。話。不。禁
訝道。娶妻的事。是胡先生自己麼。仲佳點頭說是。俊姑道。胡先生不是還沒有定親麼。仲佳道。那
是你還沒曉得咧。俊姑道。我。却。是。不。曉。得。並。且。從。沒。聽。得。過。這。種。話。咧。仲。佳。笑。着。說。你。既。不。曉。得。

我來說給你聽罷。他家裏不是有一個叫做玲英的女孩子麼。此人雖是算詠萍之妹。實在是表。妹將來要做夫婦的俊姑。初次聽得怎麼不驚說道。那麼那玲英……俊姑睜大着眼睛也說不出什麼來。仲佳又微笑道。你何用如此驚異呢。俊姑道。但是這真是夢中也想不到的啊。其時伊臉上還是呆着。仲佳又續語道。然而表兄妹成夫婦乃是血族結婚很不好的。我想詠萍是個明白道理的人。怎麼一點也不細想。把這種事情就是這麼決定了呢。我很覺奇怪。所以漸漸的勸導他。他並非不知道這道理。說來話去。總以為是母親的主意。所以拏來決定了。現在已無可如何。他實在是個孝子。父母之命是看得絲毫也不能動移的。但是我仍舊很鄭重的對他說。孝順也須看着事情不可盲從。既經曉得是惡事。就是父母之命也不能亂聽。因此他也發起議論來了。好得我們是一向這麼喜歡議論的。所以還不致爭執。仲佳雖從頭至尾的講着。俊姑只是低頭無語。樹上由風送下一張落葉來。打在伊頸中也沒覺得。

小說 斜楊烟柳錄 (續)

(佛影)

第六回 些子狐疑人誰放誕 一番狸擾棋到輸降

却說廷璧正待向映霞敘述他家老四房的事跡。忽聽一片人聲喧鬧。知道船已到了南莊。慌忙叫阿娟先行上去通知自己。和映霞也收拾登岸。這時天氣狠鬱熱。映霞身上穿的杭紡衫。胸口覺得有些汗透。便把葛姨母替他帶的那個包裹解開來。只見裏面端端正正疊着兩身衣服。一身是紅粉色熟羅的。一身鶯背色蟬翼紗的。映霞拿着問廷璧道。你瞧我換那一件好。廷璧道。熟羅的太熱。而且人家做喪事。你穿着粉紅顏色的衣服。也不相宜。還是蟬翼紗的好。映霞道。就是蟬翼紗的。你先上去。好讓我換。廷璧道。我一個人不上去。要等你一同走呢。映霞低聲道。你在這裏。叫我怎麼換呢。廷璧道。我把眼睛閉得緊緊的。決不偷看你。若不信。我便罰咒。映霞沒法。只得叫他。把兩面玻璃窗上的幔子和前面紅呢的門簾下了。自己背着身子。忽忽換過。這時蕙風蕙言姊妹都已出來。到河埠邊迎接。廷璧映霞慌忙上岸相見。映霞瞧那蕙風長身玉立。約有十八九歲年紀。蕙言還不過十一二歲。兩人都渾身縞素。蕙風一見映霞忙搶着攔住了他的手。說道。妹妹。我知道你來了。很想請你來。頑頑偏偏這幾天。咱家遭了喪事。諸事亂做。一團恐怕妹妹來了。反多簡慢。所以不好啓齒。今天起恰好要做幾天道場。只得順便請妹妹來。瞧瞧說着。便讓往裏面。映霞廷璧都隨他進去。映霞是初到。一路留心瞧看。只見迎面一帶粉牆。五個大牆門。門前

一片鏡面也似的大廣場。約有十來畝寬闊。直連到河岸。場上靠東首牆門的前面。臨時搭起一個大廠。中間用白布結成一個門樓。四人從門樓底下進去。走進大門。便是一只茶廳。又進去便是天井。穿過天井。才是大廳。這時廳上一應門窗都除了下來。天井裏張着幔子。許多人擠出擠進。在那裏掛燈的掛燈。結彩的結彩。大廳上就是道場。所有許多道士也在那裏佈置經堂。映霞不及細看。隨着蕙言姊妹。從廳旁東側門裏穿進去。曲曲折折。走過許多房屋。才是女客室。三間上房。一只面西的側廳。滿坐着女客。廷璧先上前招呼。也有叫伯母的。也有叫嫵母的。也有叫姑母的。也有叫姊妹妹妹的。映霞也只得跟着亂叫一陣。蕙風忙讓二人坐了。親自捧上茶來。映霞忙接着道謝。廷璧道。蕙姊妹。我們是自家。人。你不用客氣。我們要吃茶。自己招呼罷了。你還是忙別的事情去罷。蕙風道。也沒有甚麼事情。這會子還早哩。璧弟。既這麼說。我去外面去一會。就來說着就走出去了。這時只見一個女郎跑過來。携着廷璧的手。笑道。大弟弟。你怎麼這麼早。晚才來。廷璧道。姊妹是幾時來的。那女郎道。我是來了兩天。了一逕望你來。下棋。你偏不來這裏。又沒一個人會下的。真教我悶的慌。廷璧笑道。姊妹還喜歡這個頑意兒。可記得去年你來了。硬撇着要和我下圍棋。連輸了我七盤。把一大把蓮心肉輸得一顆不剩。這會子還敢和我下麼。那女郎把雙手一拍。道。大弟弟。你別吹。早了。你不知我今年的棋。不比去年了。同學裏面沒一個能勝得我的。難道還輸給你。廷璧道。姊妹在學校裏也下棋麼。女郎道。怎麼不下。我們學校裏有好幾個同

學都歡喜。這個一出了課堂，就聚在一間寢室裏。不是黑子白子，就是車馬砲。那一天不要趕上幾盤高興起來。課堂裏也可以……話未說完，廷璧吃驚道：「怎麼課堂裏也能着棋呢？」那女郎道：「怎麼不能？咱們下棋教員講書兩不相涉。」廷璧道：「不是怎麼說做先生的人講的話是要你們聽的。現在你們不聽他的話，自顧自的下棋，他一個人講着話還有甚麼意思？」女郎大笑道：「那是沒有法子的。他要知道的就是這麼自講自聽的混混。他要不知趣，牙齒兒有一些高低，咱們就要對不起他，攢他出門。」廷璧搖頭道：「你這話我就不信。那有個學生可以攢走先生的道理？」女郎道：「你不信也。由你。但是我這棋總不能再輸給你。」廷璧道：「那也要瞧你的本領。」兩人說着話，映霞在旁邊瞧那女郎身子較自己稍長，約有十五六歲年紀，身上穿着白夏布衫，黑紗裙子，腳上穿一雙白膠布的高跟小蠻靴。腦後梳一個東洋髻，額前劉海蓬鬆，曲像雲頭一般，直遮着眉毛。鼻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嘴裏還鑲着兩個金牙齒，襯着一張粉融融的臉兒，說起話來，纖腰亂擺，愈顯討他那風流活潑，映霞瞧着不認得是誰，暗暗納悶，然而又不便問的，只得偏轉身子，只做吃茶。一面斜着眼去瞧別人，只見這班太太奶奶小姐們的額上都束着一條白布的帶子，垂在後面，有幾個還把一方白布兜在腦後，惟有和廷璧講話的那女郎，却沒有這東西，也不知是個甚麼緣故。想着又瞧這間廳屋，倒也收拾得非常精緻，中間懸一方匾額，匾上的字用白紙糊了，彷彿裏面是珠雨山房四字，四面壁上都鑲滿了轆轤，轆聯那些轆轤不是綢的就是緞的，五妍

六色十分好看。正中一副是水藍色灑緞雙副對拚額。從梁上一直垂到地下。足有八尺多高。中間掛四個大金字。是瑤島歸真。旁邊上款是（岳母瞿太夫人仙遊）下款（子壻徐浦率男外孫權樸械全叩輓）這額的左右還配着一副白湖縐金字的聯。映霞正待看那聯語。只見兩個老媽子進來搬桌子放筷子。想是要開點心了。映霞見屋內人多擁擠。不便忙站起來。讓他那老媽子倒也乖覺。笑道：小姐坐着好了。何必讓呢。嘴裏說着手裏早把映霞坐的那只椅子移過去了。映霞向廷璧使了一個眼色。廷璧忙走過來問道：妹妹可要到外面去走走。映霞點點頭。廷璧便領着他走出側廳。穿過一帶迴廊。只見是一個小小的垂花門。門上塑着紅香小圃四字。走出去。却是一片草場。幾棵參天拔地的大銀杏樹。樹邊一個池塘。一堆假山石。那池塘裏水早乾的。一滴也沒有了。假山石也倒了下來。映霞四面望了望。笑道：這個紅香小圃。紅也不紅。香也不香。倒是一路好風。我在裏面真鬱熱的受不得了。廷璧道：你還好。咧。你不見我背上的汗都滲了出來了。說着兩人轉過假山背後。只見一只破亭子。亭子裏堆滿了柴草。亭子外樹陰底下。却有幾條斷折的石凳。廷璧忙掏出一條手帕。把把石凳拂拭了一會。張開手帕鋪在上面。請映霞坐了。自己也在旁邊坐下。道：咱們在這裏坐一會。比他們擠在裏面出汗好。好多着呢。映霞迴眸笑道：你也歡喜清淨麼。廷璧道：怎麼不歡喜清淨。映霞道：那麼你在家裏不好。爲何要趕到這裏來。趁熱鬧呢。廷璧道：我也不是不喜觀熱鬧。只要和你在一塊兒。清淨固好。熱鬧也未嘗不好。要和你離

開了熱鬧固是惹厭清淨也覺得寂寞了映霞不語少停說道那阿娟不知到那裏去了廷璧道阿娟他到了這裏便似出轡頭的野馬甚麼地方不好跑去頑妹妹要甚麼有我服侍呢映霞搖頭道我也不要甚麼我也沒有福氣叫你服侍我且問你方才和你講話的那人是誰廷璧一怔道我和誰講話映霞道就是那個要和你下棋你叫他姊姊的了你和他說了這好一會的話難道就忘了麼廷璧想了一想拍手笑道我當你說的是誰原來說的是他呀映霞把眼皮兒一眨道自然是他了他是誰你到底說呀廷璧道那是大姑母家萍青姊姊映霞道不是姓徐麼廷璧跳起來道奇了你怎麼知道的映霞冷冷的道我就是這麼瞎猜猜罷了誰知道是真姓徐呢廷璧道我不信你瞎猜那能猜得這般巧好妹妹你告訴我到底怎樣知道的映霞忍不住一笑道這個你少停總會知道我再問你你那萍青姊姊不常到你家來麼廷璧道誰說的他幾時到我家來過的映霞道我是不過這般問問來過也罷沒來過也罷是甚麼要緊的事情廷璧道他其實沒到我家來過就是這裏也不常來就是去年蕙英姊姊出嫁他來過一次和我下了兩次棋此後我聞得他在上海甚麼女學校念書家裏也不常回去呢映霞道這就是了我因為方才見他和你談得熱鬧所以只當是你們倆常常見面的哩廷璧正待說話只聽見垂花門外有人嚷道在這裏了兩人吃了一嚇回頭看時只見蕙風站在門口向二人招手道請吃點心了你們快進來罷廷璧忙答應道來了說着便要拉映霞進去映霞道慢着我還有話廷璧道吃點心了人

家等着咱們你有話進去說罷。映霞道：「不是的，你方才不瞧見他們衆人都在額上束一條白布兒，咱倆用不用你也得問一聲兒，別差了禮數，給人家笑話。」廷璧一怔道：「這個麼？我倒一時忘了，我是一定要的，你太客氣了，可以免了罷。」映霞道：「不管怎樣，你替我問一聲兒罷了。」廷璧沒法，只得擡頭叫道：「蕙姊姊，你站一站兒，我有話問你呢。」蕙風在前聽得呼喚，便站住候二人走近，問甚麼事。廷璧道：「我的孝白布兒，向那裏去領？」姊姊指點我。」蕙風道：「這東西本來男子的都在外賬房發出，但你的就到我那裏拿一條罷了。」少停吃過點心，我給你。」廷璧道：「還有映霞妹妹說也問姊姊要一條。」蕙風道：「阿呀，他怎麼敢當？」映霞道：「姊姊，我是小輩到這兒來了，替伯祖母掛一掛孝也是應該的。」蕙風道：「那麼，我也不敢做主待我問過母親再說罷。」說着，一同到了裏面，只見側廳裏已坐滿兩桌子人，在那裏吃哩。蕙風道：「我們索性隔壁去罷。」說着，掀起北面的門簾，讓二人進去。映霞進去一看，只見又是一間小小的書室，室內椅子上坐着一位四十來歲的中年婦人，頭上裹着粗麻兜布腰裏束一條稻柴繩，滿面淚光，像剛才哭罷的樣兒。蕙言站在他身旁，手裏拿着一支水煙袋正在裝烟，又有一個丫鬟拿着一把芭蕉扇兒在後打扇，一個僕婦絞了一條手巾給他擦臉。當下蕙風先叫道：「母親，你吃過點心沒有？」他母親未及答話，蕙言接道：「母親剛才哭罷沒吃。」蕙風道：「那麼就在這裏吃罷。」說着，便命那打扇的丫鬟出去叫廚房裏拿點心來。那丫鬟出去了，蕙風的母親也擦罷了臉。廷璧映霞上前叫了一聲「五孀母」，蕙風母親不認得映霞，問道：

那位小姐是誰呀。廷璧忙道：這是南亭葛姨母家的映霞妹妹。五嬸母沒見過哩。五嬸母道：阿呀，葛小姐難得來的。你母親好麼？映霞道：謝謝五嬸母掛家母身體很好。家母也教替五嬸母請安。再說勸五嬸母少要煩惱自己保重身體要緊。五嬸母聽了歡喜道：謝你母親的好意。霞官今年幾歲了？映霞道：十四歲了。五嬸母携了他的手道：好乖覺的孩子。說着回頭向蕙風道：你瞧人家才十四歲哩。說話兒便怎地知情識趣。這才是大人家的小姐。懂得禮數。蕙風微笑道：映霞妹妹還說要一條孝布兒。母親瞧給他怎麼樣？五嬸母道：阿呀，這怎麼敢當？你沒見人家嫡親的外孫女兒還不肯掛哩。那有委屈客邊親戚的道理。雖說各人的孝心各人的禮數，但是叫人家瞧着不像要笑話的不瞞你們。說我生平最歡喜的是大人家舉止穩重。說話伶俐的孩子。最瞧不上眼的就是那種學生派裝束得奇形怪狀。渾身的洋氣。見了人開口來嘻嘻哈哈。全沒有尊卑。長幼動不動就說人野蠻。我不知道他文明在那裏。難道他十來歲的女孩子戴上一副狗眼圈兒。又把頭髮弄成這個哈叭狗的樣子。這就是算文明嗎？咳，我真不懂他母親爲甚麼不管教。管教把他慣成這個樣子。還說念書這種書念出來好教一個字不識。五嬸母這番話。蕙風和廷璧聽着肚裏都明白說的是誰。便是映霞也估量得幾分。只是不便說甚麼。

(本回未完)

本局最新出版滑稽社會小說

南 匯 顧 佛 影 先 生 第 一 傑 作
最新 出版 滑稽 新 史 消 遣 良 品

滑稽小說……之**結晶**
長篇小說……之**創作**
 快看最新出版長篇有趣味之滑稽小說
 首尾十六回洋洋十萬言描寫社會新舊人物
 諧笑百出極繪影繪聲之形容絕到
 之非盡空中樓閣君試看一遍所知
 處必致捧復不止
書中發笑之點甚多
 ▲有牽絲攀藤之情書……有隔靴搔癢之情話
 ▲有拖泥帶水之演說……有豈有此理之家信
 ▲有雙料瘋生之鄉董……有頭號木林之校長
 ▲有裝神扮鬼之新娘……有妄想天鵝之新郎
 ▲有一相情願之情人……有人盡可夫之閨秀
 ▲有和尚變尼姑趣聞……有村姑灌米湯歷史
 ▲有十鴿亂盤之翻譯……有疊床架屋之文章
 ▲有撒潑打架之英雄……有嬉皮笑臉之學生
 ▲有不慚不恥之學究……有假癡假呆之家長
 ▲有教員看袴之笑柄……有校長拍馬之趣事
 ▲有女學生之秘密窟……有姨太太之趣條件
 ▲有怪文臺之豔體詩……有臭才子之駢體文
 ▲有海闊天空吹牛皮……有翻雲覆雨做圈套
 ▲有小棺材式之尊鞋……有石蒼蒲式之頭髮
 ▲有隨隨便便之戀愛……有馬馬虎虎之結婚

上面可笑之人物 可笑之事實非來歷
 許多活靈活現彷彿銀幕上之却潑林
 就笑見
全書有一十六回之多
 ▲數門閨一對石獅子 起家業幾塊活招牌
 ▲自由女家書真古怪 無賴僧神話太荒唐
 ▲泄機密和尚變尼姑 走住進塾師充校長
 ▲捉狹兒巧逢惡報 忠厚人忽遇奇緣
 ▲惡作劇課堂充戲館 大開步走路代操場
 ▲鬼討好陳金發買銀 活受罪萬健生着褲
 ▲翻譯員胡言亂語 演說詞拖泥帶水
 ▲將計就計英雌撒潑 拆廟造廟癩子吃虧
 ▲文明裝束兩乳巍巍 野蠻舉動全家碌碌
 ▲周愛芬暢論外交 王美貞實行博愛
 ▲進俱樂部村姑眼熱 組演劇團校長材宏
 ▲戲券銷完烟銷火滅 牛皮吹足海闊天空
 ▲新址模糊奇響惹恨 舊懷棍蠅異饑戕生
 ▲辦書局支梅爾籌款 吟豔詩鄒蝶痕寄懷
 ▲投稿生涯苦了兩腿 騙錢圈套累及雙鞋
 ▲豎降旗詩人悟道 操祕術老板發財
包你大笑三次不笑還有
 益衛生當非淺全之佳妙 文筆之流為有
 目者所同賞也
 洋裝一巨册百數十頁定價五角新出版特價
 大洋三角五分外埠寄費七分半
外埠同行亦有分售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獨家發行

斜楊煙柳錄

八

男
紀
瑞
禍
記

(著作者觀世山樵)

第十一回 走崎嶇星夜驚魂 宿古墓清晨謝鬼

詩曰

良衛承天賜。脫離母子危。心驚牽轡躡。胆惕勒繮馳。

跋踈人思之。崎嶇馬力疲。風聲真可畏。鶴唳實堪疑。

晚月朧朧透。涼颼凜凜吹。黃昏無宿旅。清夜絕荒祠。

虎嘯躡巖谷。猿啼踞樹枝。幸逢神鬼護。曙日謝幽碑。

話說一娘子騎了馬飛奔出山任馬所行出門時日已將西漸漸天晚此時正是中秋

月色上得漸遲好一派淒涼夜景但見

浙浙金風漸爽。灑灑玉露生涼。高低燐火亂輝煌。四野蛩聲螿噪。

天淡銀河垂地。月移樹色蒼茫。數聲濇杵落村莊。敲斷客情旅况。

一娘起初原是乘興而逃。及至深夜孤身行路。四野風聲猿啼鶴唳。草木皆動。符壁為謝玄

公山爽胆夜聞鶴唳風聲。正行之間忽聞人聲細聽却似老人咳嗽。心中想道。此刻怎麼還有

人。咳。嗽。莫。非。歹。人。沒。奈。何。硬。着。胆。任。馬。所。之。再。聽。那。响。聲。漸。近。細。聽。却。在。頭。上。响。抬。頭。看。時。原。來。是。路。旁。一。株。大。樹。上。有。老。鶴。做。窠。在。上。面。嗑。牙。就。同。人。咳。嗽。一。般。驚。弓。之。鳥。偏。那。馬。竄。過。樹。來。才。放。了。些。心。只。見。月。色。朦。朧。風。聲。淅。淅。覺。得。後。面。似。有。人。追。趕。恐。怕。二。盜。追。來。於。後。越。發。心。焦。又。見。前。面。一。個。長。人。手。橫。長。棍。站。在。當。路。於。前。一。娘。想。道。罷。了。今。番。必。是。死。了。這。定。是。短。路。的。到。此。地。位。也。只。好。聽。命。於。天。罷。了。及。馬。到。跟。前。却。又。不。是。人。乃。是。一。株。參。天。禿。樹。上。面。橫。着。一。個。大。枝。子。宛。似。人。擎。着。棍。子。一。般。偏。有。許。多。虛。驚。走。過。樹。來。到。一。個。草。坡。馬。方。下。坡。來。忽。見。一。個。東。西。像。犬。大。猛。然。一。跳。從。馬。頭。前。攔。過。去。把。馬。驚。得。倒。退。了。幾。步。幾。乎。把。一。娘。掀。下。來。急。帶。韁。時。那。馬。把。頭。搖。了。兩。搖。又。跑。忽。聽。得。後。面。一。片。聲。喊。約。有。二。三。十。人。的。聲。音。趕。來。此。番。吃。不。小。撒。開。韁。放。馬。飛。跑。後。面。喊。聲。又。起。一。娘。想。道。此。番。不。好。了。必。是。二。盜。趕。來。了。正。跑。間。忽。然。馬。蹄。一。滑。又。幾。乎。掀。下。來。歸。于。自。命。何。關。馬。耶。勒。住。馬。看。時。原。來。前。有。一。條。澗。河。阻。隔。馬。蹄。已。踏。在。泥。裏。後。面。喊。聲。又。起。如。先。主。檀。溪。心。中。萬。分。悲。苦。道。早。知。如。此。不。如。死。在。強。盜。家。裏。還。有。個。全。屍。如。今。只。有。投。河。罷。忽。又。想。道。我。也。罷。了。只。是。這。孩。子。可。憐。先。主。檀。溪。一。身。侯。氏。又。顧。着。哭。了。幾。聲。又。向。天。禱。祝。道。靈。光。菩。薩。原。許。我。逃。生。我。才。來。的。到。此。患。難。之。際。兒。子。更。爲。着。急。反。怪。薩。菩。真。正。說。着。那。馬。猛。然。縱。身。一。躍。早。跳。過。澗。河。去。了。逢。生。有。詩。讚。

那馬道

的。盧。當。日。逞。神。威。

又。見。孫。權。敗。合。淝。

今。晚。夜。行。能。脫。險。

試。看。水。上。玉。龍。飛。

一。娘。過。得。河。來。以。手。加。額。頂。謝。神。靈。得。脫。此。難。才。放。心。下。來。世說趙雲當陽救主馬失陷坑

乃天降凶星遇難自有神讓侯氏當不致於死忽。聽。得。後。面。喊。聲。又。起。也。過。河。來。了。原。來。那。河。上。有。橋。那。馬。走。得。慌。

了。未。曾。從。橋。上。走。過。來。那。些。人。路。熟。從。橋。上。過。來。似。覺。近。些。一。娘。一。腔。苦。楚。又。上。心。來。辰。生。

又。哭。起。來。後。面。人。聲。逼。近。正。在。危。急。只。見。遠。遠。的。閃。出。一。綫。燈。光。來。又是絕處逢生一。娘。道。好。了。帶。

着。馬。也。不。管。是。路。非。路。迎。着。燈。光。而。來。那。山。中。路。又。不。平。高。一。步。低。一。步。的。亂。撞。還。虧。是。匹。

名。馬。若。是。差。些。的。那。就。難。行。了。又。走。了。二。三。里。那。燈。光。到。不。見。了。凡行路者見高山塔影遠則顯然近則反不見矣其

勢然也喜。得。月。光。明。亮。寫出下弦之月騰。騰。晚。透。走。到。一。個。林。子。邊。一。娘。下。了。馬。到。林。子。見。幾。處。破。牆。敗。壁。

把。馬。牽。着。走。進。牆。裏。伏。着。向。外。望。了。一。會。不。見。有。人。復。又。到。牆。外。來。四。野。細。望。並。無。人。影。原。

來。方。才。那。起。人。是。趕。獐。的。獵。戶。一。徑。回。南。去。了。一。娘。忽。見。燈。光。在。對。面。樹。林。裏。那。燈。在。樹。下。

遠。了。到。望。見。越。近。越。低。反。不。見。了。一。娘。攬。着。孩。子。處處顧着孩子牽。着。馬。走。到。樹。下。看。時。却。是。三。間。

草。屋。從。壁。縫。裏。張。時。見。一。婦。人。坐。着。紡。紗。一。娘。上。前。敲。門。那。婦。人。道。半。夜。三。更。何。人。叩。門。半夜

三更方可見你之門青天白一娘道我迷了路途來求借宿的裏面聽得女人聲音忙開了門請一娘進去看那婦人只有三十餘歲見了禮那婦人道因何半夜至此一娘道迷失了路徑特來借宿那婦人也不問知其來歷毋庸多問便說道把行李拏進來這裏空得緊一娘出來把馬上行李卸下婦人道把馬牽到後園去乏了一娘拴了馬討了個草喂了馬才進來坐下婦人道無奈夜飯沒餽饌黃達語對奉客怎處當下燒了壺茶來一娘向搭襖內取出幾個饅餠來就熱茶與辰生吃了問道大娘尊姓爲何獨住在此婦人道賤姓朱丈夫經商在外有些田在此只得自己來收割說着安排床鋪與一娘睡了一娘因路上辛苦倒頭便睡熟了夢中忽聽得外面有人言語怕是歹人便驚醒了再聽時外面說道前村人家有齋你何不去趕趁些寄米一石於船脣停聲甚重船爲之震動船戶偷眼觀之未嘗見米起身細察則見米兩顆鬼作爲一石也世人不可不信若如今之酒肉汚僧只恐無濟於事也那聲上肩蓋米兩顆鬼作爲一石也婦人道今日有客不得去你便中代我帶些來罷外面又道有甚緊要客不能去婦人道上公在此借宿山神着我在此守護恐斑子們無禮晉周宣借宿神娥塚祠聞有小兒叫阿香塚後周爲臨賀太守凡貴人窮途野宿必有鬼神護佑山神喚汝推車俄而果大雷暴雨天明拜神恐逆瑞傷於虎狼特命鬼保護之可見天心莫挽矣外面道也罷我去了一娘心中駭異又睡着了一覺醒來已是日出睜眼看時忽見日光照在身上原來睡在一株大樹之下

房屋也不見了。急忙起來看時，乃是個墳塚。忙喚起辰生來尋那馬，扣在墳後樹上收拾。行李見墳前一塊石碣，上寫着朱六娘墓。一娘看畢，倒身下拜。伍子胥拜東皋公，是人拜人；道蒙六娘救濟，異日若有好處，必來建醮安墳報答厚恩。後遺瑞泰，嶽建醮何嘗憶及此。遂牽馬攜着孩子，處處顧走出墳院來，見一路皆有虎狼腳跡，行過矣。更爲感激，走出林子來。四野觀看，見西邊大路上有人行走，抱了孩子跨上馬，竟奔大路而來。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愛子女，遇異常情，觀侯氏遭難，千辛萬苦之中，艱難憂急之際，時憐惜孤兒，處處顧着弱子，幸得虎口脫難，既又歷遭悲辱，今人讀書者，無不爲之酸鼻。逆瑞飄零，半生置母於膜外，不孝之罪，大矣哉！宜其如此結局。那馬如飛似箭的向北去了。原來北方女人騎馬是常事，不以為異。走了一日，漸漸晚來路上，又無飯店，腹中又餓，又走了一會，才遠遠望見一座村莊，那馬也餓了，溜了韁，從斜裏徑奔上莊來。那裏收得，住任他亂跑，直跑到小橋邊，才緩緩的行過橋來。函谷關已過，見那莊上一簇人家，俱是茅簷草屋，到也甚是齊整。此乃良馬子投莊，還珠掛擔，客魏之逆緣也。但見

野花盈徑，雜樹遮扉。遠岸山瓦映水，平畦種麥。栽葵蒹葭，露冷鷗宿。楊柳風微，倦鳥棲青柏間。松爭碧翠，紅蓮映藻，比芳菲。邨犬吠晚鴉啼，牛羊飽食，牧童歸炊。煙結霧黃，梁熟正是山家日暮時。

一娘到莊上下馬見一個婆子出來喚家雞尋宿寫出晚景一娘上前迎着道婆婆我是迷了路頭

借問一聲出門行止未定那婆子見一娘生得俊俏俊俏女子老嫗亦歡喜所謂我見猶憐說道此刻還走甚

麼路請到咱家坐一娘將馬上行李解下放在門樓內着孩子看着馬一娘跟那婆子進來

闖家女人都來看婆子道這位大娘一者大也候氏所以不敢稱大娘而稱一娘者顯見其卑賤可知此作者有意辱之也且想候氏半生鮮有稱

其大娘者自從王府狼僕叫他小娘之後今見人稱其大娘者必致骨節輕鬆雖作者之辱筆余今信筆指出亦知過處不免矣迷了路來我見天色晚了

留他過一宿去看他這麼樣不像是鄉下人是何言歟若是一娘與衆人見了禮討些水

來洗了臉婆子道快拏米做飯與大娘吃定是餓了北方人風醇俗厚最憐窮途過客不似吾浙江人見異鄉者疑為歹人輒曰面

生歹人不可留留之不詳試問而生者必歹人乎且爾見彼面生彼見爾何善面善亦將爾為歹人也者爾甘心乎確是不達世務之鄙量也只見一個小廝慌慌

張張跑進來道餓了餓了快拏飯來吃婆子道你有甚事忙一日也不來家吃飯這樣慌張

做甚小廝道還是爲那珠子老爹去求籤打卦都說今日有個貴人送來從小廝口中初着言珠子之由

我們四處去迎接從早到此刻也沒見個影兒叫吃了飯還到大路上去等哩快些快些那

小廝等了一會守不得飯又跑去了一娘問道甚麼珠子分有外人聞言婆子道他家一個女

兒說是莊主老爹的孫女兒手上帶的三顆大珠子半月前不知甚麼失去了那孩子日夜

啼哭要那珠子老官兒求神問卜的尋丫頭小廝使得兩頭跑要知適才小廝乃是村鄰非客家人也一娘道

多大的珠子。一個女兒道。却是件好東西。西足有鷄豆子大。又圓。又白。說是女孩子帶着。黑夜裏走。都不用燈火。那珠是會放光哩。所謂夜光珠是也。婆子道。這樣東西。原不該帶在孩子手上。歹人見了。怎不摘去。沒有嚇壞孩子。照席上之言。還是造化哩。不見了半個月。也不知到那裏去了。還想有麼他。也是有錢的性兒。一娘想道。莫非就是這三顆珠子。強盜原說從小孩子手上摘來的。遂說道。我在路上。却拾得三顆珠子。不知是不是。信口說。防人疑。婆子聽得。就來討看。一娘道。須等他原主來看。精細。婆子道。可是真話。一娘道。我哄你做甚麼。那婆子飛奔的報信去了。不多時。只見七八小的跑了一陣。丫頭小廝來圍住。一娘把那屋都擠滿了。因說是貴人送來。所以分外要看。那婆子回來道。老爹來了。一娘抬頭。只見走進一個老翁來。你道怎生模樣。只見他

身弱手持籐杖。冰鬚雪鬢。蓬鬆金花。閃爍眼。朦朧骨。瘦筋。衰龍。槽。曲背。低頭。緩步。龐眉。赤臉。如童。深夜。鶴。警。任。飄。風。好似。仙翁。出洞。

那老者走那門來。衆人讓開了路。一娘站在下首。深深道了個萬福。老者還了揖。見一娘丰姿秀雅。幾乎有我見猶憐無。禮數從容。說道。請大嫂到舍下去拜茶。那老者先走。婆子引一娘隨後。來到門前。老者道。小廝快把這大娘行李帶了進來。未問珠子着落。先以優禮敬客。皆從籤詞課語說貴人送來耳。

把馬牽到槽上去。上料極細。衆丫頭擁着一娘母子。又過了一座板橋。才到莊前。果然好座莊子。但見

路旁青龍水纏。玄武一週。遭綠樹遮陰。四野裏黃花鋪徑。草堂高起。盡按五運八門。亭館低昂。真是旁山臨水。轉屋角牛羊飽。臥打麥場。鵝鴨聲喧。田園廣布。爲農爲圃。有滋基。廩豐盈。乃積乃穡。歌歲樂。正是家有稻梁。鷄犬飽。戶多書籍。子孫賢。

老者邀一娘母子進莊。喚內眷出來迎接。甚是恭敬。正是推仁仗義。何論萍跡。浮蹤。夙分前緣。不願登山涉水。要知侯一娘母子到莊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明代紀瑄禍記

(著作者親世山樵)

第十二回 客家莊侯氏獻明珠 三義廟進忠結昆玉

詞曰 (鳳樓梧)

鞍馬馳驅寒露宿。跋踖驚惶。虎豹蹲林谷。幸賴神庥天賜福。有緣合浦珠還復。
款款相留情義篤。可恨頑兒懶把書攻讀。擅效桃園昆結玉。孰知他日流荼毒。

話說侯一娘進得莊來。入了中門。早有女眷出來迎接。請到中堂與眾女眷見禮。讓坐丫頭獻茶。老者問道。請教大嫂上姓。從何處來。一娘道。賤姓魏。山東人氏。然醜驢已死並不改姓何妨答以江蘇魏因進京探親。所探何親過此迷了路。特造貴莊借宿。不意驚動公公。多有得罪。老者道。好說。適才聞那老婆子說。大嫂曾拾得三顆珠子。求借一觀。一娘道。昨夜從那林子裏過。見草裏有光。照著夜光乘勢取起來看時。却是三顆珠子。才聽見府上姐兒失落了珠子。數目相同。一時亂道。不知是與不是。說着。向手上解下。遞與老者。老者見了。笑逐顏開。還珠合浦完璧歸趙又遇貴人相會安得不喜。然此刻貴人不知是母。是子。亦令人難測。遂道。正是原物。老者重又作揖相謝道。我們這裏是薊州所管。此地喚做石林莊。老漢姓客。年近八旬。尙未有孫。止有一個孫女。年才七歲。他母親夢赤蛇。脚

珠而生見蛇得孕夢蛇而生後二人內適值老漢自京中回來換得這三顆珠子此珠命中
 悲歎離合皆有之矣夫夜光珠者希世之寶也始自京師售於客老攜歸付之嬌女繼遭盜
 攫至於山林被侯氏竊而獻還原主復歸佳人之手豈非離而復合乎後一珠入於匪人之
 手受盡腥羶垢穢晦而不明甚至質之於典不有貧賤之悲乎事隔二十年適逢朝廷枚卜
 竟舉之於宰相之才不亦富貴極矣後客氏伏誅家產籍沒此物不知歸於何處嗚呼余嘗
 懷萬物有無就取明珠印月之意名喚印月胎與月虧全之句就將這珠子繫在他手上忽
 於半月前不知怎麼失去據他說是被人解去的據云被人解去侯氏又說在草萊中所得
 者字上來讀孩子整日哭着昨日老漢去求籤問卜俱說今日有個貴人送來果然大嫂下降
 看大嫂儀容定是個有福氣的客老僅舉侯氏不及辰生母子二人不知母貴
 人道快擺飯來吃大嫂餓了丫頭擺上飯來客老起身道我少陪向媽媽道叫媳婦出來陪
 陪說畢出去了媳婦陳氏出來見過禮一娘向婆婆對坐陳氏辰生打橫酒飯上來吃了一
 會一娘道請姐兒來坐坐陳氏道睡覺哩叫丫頭醒時帶來不一會丫頭攙着個女孩子來
 一娘看那女兒生得甚是清秀但見他

體態自天然 桃花兩頰妍 頭如青黛染 唇若點朱鮮
 臂膊肥如玉 肌膚軟勝綿 髮長方覆額 分頂漸垂肩
 纓絡富胸掛 金珠對耳懸 逍遙無俗氣 謫降蕊珠仙

褒姒傾覆西周驪姬攪亂晉國
天主狐媚自幼顯出信不謬哉

那女兒走到婆婆跟前，婆婆道：「這位大娘是送珠子來與你的，你可拜謝大娘。」那女兒真個端端正正的拜了二拜。一娘拉着他手兒玩耍，他母親把珠子依舊扣在他手上，便歡喜如故。就伏在一娘懷中，暗中有三分姑媳，玩了一會才坐在他母親身邊。婆婆道：「他自珠子掉了，整日的哭，終日不茶不飯的，此刻就說也有笑，也有了一娘道：「孩子們心愛的東西不見了，怎麼不想正在飲酒，只見外面搖搖擺擺走進兩個小後生來，一個眉清目秀，一個胖臉重眉，都是頭挽抓髻，身穿青布道袍，便鞋淨襪。」特寫四惡一時聚集婆婆道：「過來作揖就坐。」婆婆身邊一娘道：「二位官人，是誰？」婆婆指着那清秀的道：「這是外孫李永貞，他父母都去世了，故我帶在身邊。」這個劉瑀是老人家朋友之子，也是父母雙亡，託孤在我家的，同在這裏讀書。」非寫仁善特寫李劉二人出身又飲了幾杯吃了晚飯收拾東廂房與一娘母子安歇身得安妥以伏將來同惡相濟之筆又飲了幾杯，吃了晚飯，收拾東廂房與一娘母子安歇。昨日今朝大不一夜無辭，次日一娘告辭，婆媳們那裏肯放，說道：「難得大娘到此，寬住幾日不妨。」一娘道：「舍親久別，久別二字原是實言，但即欲一見，遲日再來，客老道也不敢久留，略住幾日再處一娘見他情意諄切，只得住下，本意只過數日不意八月盡頭秋雨連綿，久陰不止，五日雨留客及至晴時，已是暮秋天氣一派淒涼，景况但見

霜降水痕收淺碧澄澄映遠洲征雁北來人未醒悠悠月照寒檠無限愁
涼來薄青鞵長笛一聲入瓊樓紫豔半開籬菊淨休休江上蘆花盡白頭

一娘一住兩月天氣漸寒客老買了些綢緞布疋與他母子做幾身冬衣物客老待人接幾日天也晴了一娘又要起身陳氏苦留又住下來了客老道不是久留大嫂只因北路天
寒荒險連客商都難走何況你女流家京中近日米糧甚貴要五兩多銀子一石代慮時勢未嘗不誠
厚周倫到那裏或令親不在豈不兩下耽誤了悲夫侯氏此時除王府及心上人之外也無家可歸也客老平日察其行藏已深料之矣
不如權在此過了冬或遇便人先寄個信去此信却又等到春暖花香再去未遲似此優恤
禮待實為難得若大嫂為不方便我後面西邊收拾幾間潔淨屋與大嫂住着叫兩個丫頭伏侍你
所謂貴人也者陳氏道不須別處去就在我對面房裏好他一向不在家諒必是何人稱他者我正無
入作伴早晚談談閒話也好竟去收拾潔淨舖了床帳將行李搬去一娘却不過他一家的情
情又只得住下了陳氏道你家哥兒在此閒曠我家到有現成的先生何不叫他去讀書識
字一娘道只是打攪得不安婆婆道先生是我家包定的不過添些紙筆罷了遂擇了吉日
送辰生上學取名進忠與李永貞劉稱同學那兩個已是頑劣不肯讀書又添上這個沒籠
頭的馬怎麼收得住野性那先生年過六旬不過是個邨學究白字破句學舌渾賬而已每

日○三○人○尋○壺○燒○酒○把○先○生○灌○醉○了○酒食先聽○他○們○去○閒○遊○放○蕩○客○老○年○邁○也○不○能○照○管○他○們○
終○日○去○踢○毬○子○打○拳○使○棒○粘○雀○趕○獐○的○頑○耍○

一○日○三○人○在○河○邊○柳○樹○下○閒○談○只○見○一○羣○鵝○自○上○流○游○來○白○翎○浮○綠○水○紅○掌○漾○清○波○却○也○可○

愛○鵝○見○了○人○齊○聲○叫○起○進○忠○將○土○塊○打○去○正○打○在○那○隻○鵝○頭○上○三○人○你○一○塊○我○一○塊○的○亂○打○

一人與事二人唱和凡大小壞事一然如斯劉○瑪○擊○起○塊○大○磚○打○去○剛○把○那○鵝○頸○打○斷○了○李○永○貞○道○不○知○是○誰○家○

的○莫○惹○他○罵○公○公○曉○得○又○要○合○氣○了○劉○瑪○道○不○妨○一○不○做○二○不○休○日後作惡害人造孽亦由此二句擊○去○

了○吃○只○推○不○曉○得○進○忠○便○將○棍○子○撈○上○岸○來○道○那○裏○去○賁○劉○瑪○道○我○們○到○土○地○祠○去○罷○永○貞○

道○不○好○那○和○尙○吃○齋○的○決○不○肯○的○反○要○說○與○人○知○道○李永貞自幼奸猾過人所不知到前邨○

酒○店○裏○去○好○你○們○先○去○我○向○外○婆○討○些○錢○來○買○酒○劉○瑪○將○鵝○提○起○藏○在○衣○服○下○不○敢○走○莊○前○

過○了○橋○從○田○埂○上○轉○去○來○到○個○酒○店○內○那○酒○店○到○也○幽○雅○但○見○

門○臨○大○路○後○接○澄○溪○幾○叢○殘○菊○傍○疎○籬○數○點○早○梅○依○古○岸○處○處○軒○窗○明○亮○層○層○坐○具○清○

幽○飄○飄○酒○旆○舞○西○風○扇○扇○蘆○簾○迎○暖○日○壁○邊○瓦○甕○白○澄○澄○滿○貯○邨○醪○架○上○磁○瓶○香○馥○馥○

新○開○社○醞○白○髮○蒼○翁○親○滌○器○紅○顏○邨○女○笑○當○爐○不知可及得文君才貌否

二○人○坐○下○將○鵝○放○下○叫○酒○保○擊○去○賁○小○二○提○起○來○一○看○說○道○噫○不○是○殺○的○是○打○折○的○劉○瑪○道○

話多小二笑着提到溪邊退毛洗淨一會李永貞也來了劉瑀道有多少錢永貞道殺一醉
 了小二掣了酒餚把桌子移到菊籬邊慢酌晚菊未殘早梅含蕊正是避人醉客時也等鵝熟了取麵來打餅飲
 至下午都醉飽了起身劉瑀將銀子與店小二小二道多哩進忠道收着下次再算三人乘
 着酒興到野外閒步只見山坡上睡着一羣羊好似大雪遍地三人走到跟前有四五個牧
 童坐在地上玩耍見是莊上三位官人都齊站起來所敬者莊主翁平日儀範循規非專敬三人也進忠道這羣羊
 有多少牧童道有三千多隻莊上老爹有二千多隻前邨鮑家一千多陳家三百有零永貞
 道總在一處怎麼分得出牧童道各有印記號頭的吹起號筒來便各自歸羣了劉瑀道你
 們分開我們看看好事人自幼好那牧童吹起號筒呼了幾聲哨子各家的羊果然分開三處站
 立義哉獸猶各戀其主世之奸臣刁僕欺凌君主者真禽獸不如也三人拍掌大笑道妙哉這羊可會鬪麼牧童道怎麼不
 會進忠道你們叫他們鬪鬪看多事人自幼多事牧童道今日晚了明日鬪罷三人攜手同歸次日
 早飯後便往羊坡上來把讀書兩字打疊起來先生也不問功課此等尸素老奴要之何用見牧童都在棚裏吃飯羊尙未出
 棚三人前後玩了一遍見牧童驅羊出圈隨後跟到山坡下等羊吃了半日草牧童才吻哨
 了兩聲那羊都齊齊擺開分爲三隊幾個牧童在中間跳舞了一會又喚了幾聲那羊忽的
 鬪起來了各張聲勢一般進退有法鬪了一會牧童執着鞭子分開昔楊朱謂梁王曰治天下者當如牧羊千百成

羣使五尺牧童荷箠而指揮欲東而東欲西而西雖堯舜之賢不能牽制也此不過虛言將
牧羊比喻國政耳今果有鬪羊之奇事蓋若輩乃天降之凶星鬼神尙隨身保護獸物亦敢
不遵其命乎進忠道再鬪一會何妨牧童道恐鬪起性來有傷損哩三人又到酒店內飲酒喚了

牧童跟到店內賞他們酒吃從此終日無事便來看鬪羊飲酒引得那些孩子們都來看又
在前後莊上聚集五六十個孩子分爲兩隊進忠爲元帥永貞爲軍師劉瑀爲先鋒四個牧
童爲頭目削木爲刀砍竹爲標竿雖是童子頑耍而揭操演鬪陣先鬪人陣後鬪羊陣一日羊
鬪起性來觸死了幾隻便剝了皮就在羊棚裏煮熟了始初打斃一鵝尙有畏懼之心至是
事必由小致大放胆買了一石酒來大賞三軍三人上坐四個頭目坐在肩下衆孩子分作
兩班席地而坐大酒大肉吃了一日又到莊上備了馬來衆人簇擁着元帥得勝而回至此
日日來頑耍攪擾邨莊只戀着客老一個客老雖衰邁無能家一日晚間三人吃大醉乘
着月光信步而行不覺走錯了路忘記過橋便一直向南走去揀大路走了一個更次來到
一座大樹林子裏三人走進林子裏見一座破廟三人坐在門樓下觀看只見那廟

寂寞房廊倒塌荒涼蔓草深埋雨淋神像面生苔供桌香爐朽壞

侍從倚牆靠壁神靈臂折頭歪燕泥雀糞積成堆伏獵無人祭賽

進忠道這是個甚麼廟如此倒塌永貞道這是個三義廟聞得公公說漢朝張翼德是我們

這裏人故立廟在此前日要約前後莊出錢修理哩劉瑀道我想當日劉關張三人在桃園
 結義誓同生死後來劉立德做了皇帝為後文逆瑞安想關張二人皆封為神我們今日既
 情投意合何不效他們也拜為生死弟兄生不同死亦預兆異日功名富貴貧賤患難共相扶
 持不知你們意見若何二人道甚妙正合我二人之意三人尋路而回次日擇了吉日宰了
 一腔肥羊買了一大纒酒並金錢紙馬叫了幾個孩子抬到廟內擺齊對神歃血為盟今之
少年三五成羣結黨拜盟罔知律法可嘆又可笑進忠年長應為兄永貞第二劉瑀第三三
然金蘭認譜或則有之非結黨拜盟者可比也正是德星未見從東
 人就在廟中置酒呼人歡飲後倪文煥遺關夫子顯聖譴斥此時三逆
 聚惡悉初看自北來畢竟不知三人結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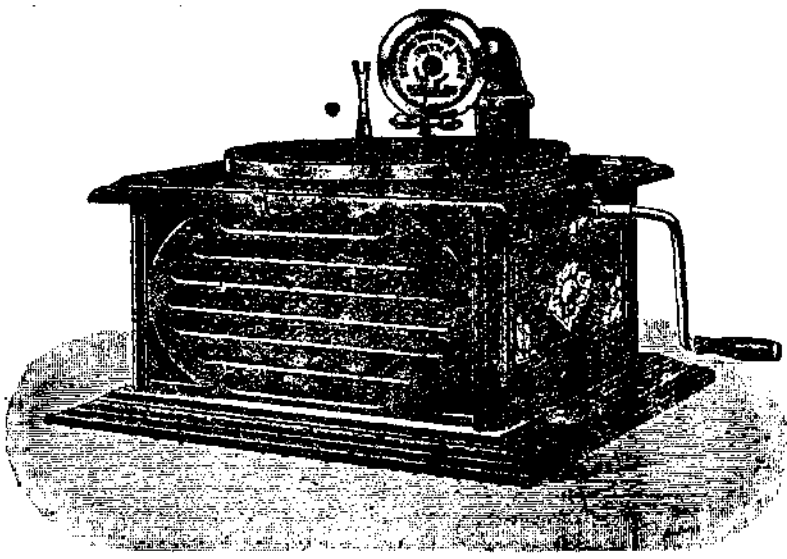
蒼

乃徵



百代公司最新唱版

目錄樣本



函索即寄

本各公司發明雞牌鑽針唱機唱片以
 來銷行各國已歷三十載此三十載中
 慘淡經營逐加研究成績斐然彰人耳
 目在中國早蒙各界推許有執留聲機
 界牛耳之譽本公司受寵若驚許敢自
 足經年累月精益求精因之本牌唱機
 削片得以愈推愈廣縱橫國入推原其
 故皆因本公司機件精良裝璜雅緻且
 出音清楚堅固耐用唱片均聘中國最
 有聲望之名角所唱聲調清亮各擅專
 長北調南腔應有即有現續出各名伶
 亦復陸續添入真可謂層出不窮唱針
 則以鑽石所製既不損片又免剝換之
 勞更聘用音學大家精心配以期盡美
 無疵方出應世各界喜聽本公司之唱
 片者必須購本公司配之雞牌唱機方
 稱珠聯璧合若配非其機則恐公司
 各大名角所唱之好戲有不能發揚原
 音於聽者之前也爰特將本公司雞牌
 商標登諸上端如荷惠顧請認明雞牌
 商標庶不致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百代公司啓

本埠經理 家英馬路 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四馬路 本分司 外埠各大商埠 均有經理



史評

● 槎水盦讀史小評

(谷 叟)

子卿之節可擬夷齊。子孟之忠可追伊尹。子卿生妻去帷。猶未害及家國。子孟勞瘁三朝。拮据五十餘載。功再造於社稷。堂揭日月於漢朝。乃竟以淫妒之婦。一朝族滅。女禍至此。可爲流涕。傳曰。以勞定國。則祀之光。可謂以勞定國者。孝宣猶宜赦其一子。以保忠臣之祀。當時廷臣絕無議及者。可嘆也。

談 蒼

許負河內濫人。老嫗也。以善相人術。捷出奇中。如相薄后亞夫之類。皆是遨遊楚漢間。漢祖封負爲鳴雌亭候。是知婦人亦有封邑也。夫楚漢間士如蒯通。貫高。智勇絕倫。而不得沾公朝之祿。隨何。陸賈。馳驅王事。而不能膺茅土之賞。區區一女子。以相人術。得封侯。美種不如蕘稗。良然哉。

子長謂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蒼生。長八尺。肥白如瓠。拜相封侯。信斯言也。是御夫之修幹。賢於晏相之侏儒。壘尉之豐軀。愈於斐度之龍鍾。有是理乎。

張騫使月支。道經匈奴。被留十餘載。能持漢節不失。取婦生子。後僧歸漢。亦蘇武之流亞也。麟閣不題其名。後人只知蘇武。不道及博望。亦不平事也。

一

韓安國貪利。所推舉者皆廉士。廉能容貪。大賢也。貪能推廉。亦不失爲賢者。嚴子曰。夫人不能爲貪夫。亦已矣。何至於不欲天下有廉士哉。潁川俗多朋黨。趙廣漢治之。故搆吏告奸以離之。其後遂成風俗。韓延壽繼之。乃更改而教以禮讓。及黃霸代之。遂因其迹而大治。夫延壽救弊也。黃霸襲治也。改者不得不改。因者不得不因。此亦蕭何改秦法。曹參守蕭規之意。爲國爲民而不自用。皆有大臣之器也。暴勝之爲直指使。至渤海。得雋不疑。荐之。帝拜爲青州刺史。唐張循憲使河東。得張嘉貞。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拜嘉貞御史。循憲擢司勳。酬其得人。不疑嘉貞卒。爲漢唐名臣。勝之循憲荐賢爲國。何減鮑叔。蕭何但武后能擢循憲。漢武未聞賞勝之何物。老嫗以漢武之雄才而不逮。

可怪也哉。李陵不用奇兵。將步卒五千。當單于數十萬之鐵騎。可謂不量輕弱矣。其敗也宜哉。獨可惜者。司馬子長以一代文人。又不量輕弱。爲之申救。而遭腐刑。余觀古今文士。如孔融救楊彪。李白救郭子儀。杜甫救房琯。康對山救李夢陽。皆所救者。大不以身家爲念者。誰謂文士無血性也。故知眞文士。方是血性男子。吳楚反。濟北王欲應之。其郎中令刼守其王。不得發兵。淮南欲應吳楚。其相曰。臣願爲將。王屬以兵。其相乃將兵守城。不聽王而爲漢。後吳楚破。而二國獨全。兩人權略。非常識力。堅定俱有。社稷大功。且有。大忠於漢室。奈漢闕旌典。而史復並失其姓名。惜哉。

◎今雨錄

(尖鳳)

●紅葉道人

道人姓李。楚北黃梅人。黃梅在東晉以前稱尋陽郡。界於三吳之間。山水多佳。致實生北秀。南能益選佛場也。道人性伉達。視舉世事無一當意者。雖生於遜清科舉時代。未嘗以制舉業自囿。喜瀏覽中外書籍。九歲能援筆作文。邑人目為神童。十八歲始遊於庠。又十八歲貢於京師。少日科名可謂蹭蹬極矣。當其未貢以前。知天下將變。喜談兵。聞武昌有人從事排滿運動。道人撫膺長喟曰。革命成熟之期。當不甚遠。恨余書生不能上馬殺賊耳。謀充湖北陸軍小學教

授。鼓吹種族主義。弟子服膺。其說者約三千人。辛亥六月。清廷議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時湯化龍長諮議局。道人移書於湯。勸謀獨立。湯置之而未敢用。迨八月中旬。革命軍起。陸軍小學弟子多顯赫。道人此時應得志矣。乃以反對輿論。不應推戴袁世凱之故。與弟子中之最顯赫者相抵觸。怫然返里。食貧者四年。置世事之理亂。黜陟於不問。奉母讀書。純然一孝子也。民國五年。丁內艱。值袁世凱稱帝。道人奮袂而起曰。大難當前。仍以退隱鳴高。非夫也。毀衣冠。易姓名。往來揚子江。上下游。黑突孔。席備嘗。轉徙流離之苦。王占元繼段芝。貴督武昌。苛斂擾民。黨禁甚厲。道人之舊從某弟子。為王氏所倅。任道人微服。抵其私第。勸某殺王。以解桑梓之倒懸。某無大志。不敢竊發。道人宵遁。遂與某絕。是年夏

仲。袁。世。凱。死。黨。錮。之。禁。稍。弛。道。人。來。海。上。以。爲。大。愆。既。受。天。戮。海。內。當。有。清。平。之。望。不。意。江。河。日。下。竊。國。者。層。見。迭。出。道。人。忿。甚。絕。口。不。道。時。事。以。詩。酒。自。放。交。遊。鮮。有。通。往。還。者。獨。與。汝。魚。山。人。相。友。善。山。人。刊。其。所。作。在。原。吟。詩。稿。問。世。道。人。題。四。絕。於。卷。首。云。夷。惠。中。間。可。立。身。東。林。舊。事。忍。重。論。袖。中。一。卷。椒。山。集。自。是。君。家。有。督。人。不。賀。能。詩。首。賀。貧。眼。前。國。士。半。黃。巾。清。風。兩。袖。詩。千。首。如。此。江。湖。有。幾。人。兩。家。湖。海。託。詩。瓢。迎。歲。酬。詩。賦。大。招。盡。捲。滄。桑。歸。腕。底。不。防。才。子。續。離。騷。文。選。樓。頭。多。少。恨。人。生。何。忍。負。詩。名。狂。奴。總。作。俳。優。看。不。道。江。東。有。步。兵。道。人。爲。詩。任。天。而。動。不。拘。拘。於。格。律。而。其。格。律。自。能。風。流。適。上。余。識。道。人。係。由。山。人。之。介。紹。時。道。人。已。受。律。於。西。湖。仇。道。士。黃。冠。草。屨。披。緇。作。羽。客。裝。矣。道。

人。之。戡。影。於。西。湖。也。不。諷。經。且。不。能。茹。素。囊。有。餘。錢。卽。痛。飲。於。武。林。市。上。罄。山。陰。花。雕。三。十。斤。始。入。醉。仰。醉。則。大。哭。及。醒。不。吟。詩。不。已。其。吟。稿。每。爲。酒。痕。淚。痕。所。浸。稿。成。輒。被。人。拾。去。字。摹。黃。雙。井。尤。爲。識。者。所。珍。視。道。人。骨。相。清。癯。而。性。耐。苦。寒。每。當。風。雪。彌。天。湖。山。如。睡。之。際。道。人。更。覺。興。致。勃。發。鎮。日。遊。山。不。歸。其。詩。亦。多。於。風。雪。中。成。之。余。嘗。見。其。約。金。鼓。洞。道。士。踏。雪。尋。梅。七。古。云。去。年。杭。州。霏。大。雪。今。年。大。雪。杭。州。去。終。日。西。湖。湖。上。行。行。到。北。山。幽。絕。處。北。山。幽。絕。洞。門。扃。三。日。空。中。飛。柳。絮。洞。中。有。泉。清。且。淵。天。寒。潭。底。蛟。龍。眠。手。持。一。竿。試。深。淺。笑。我。白。髮。心。童。年。道。人。撇。笛。孤。山。山。上。來。行。行。阮。屐。生。蒼。苔。巢。居。閣。下。春。較。晚。不。到。二。月。無。梅。開。孤。山。獨。以。梅。花。名。千。秋。賴。有。林。先。生。自。古。名。花。困。知。遇。我。來。一。慳。

浣紗路。鄧尉羅浮。未足誇。最難閣。部衣冠。處同
學。茗仙愛誦此詩。推爲道人。湖上詩集之冠。余
則極賞其湖心權歌及湖上贈王克琴兩章。湖
心權歌云。杭州西湖天下無。長年一水煙模糊。
蘇公買陽羨。賀監乞郡符。兩賢固達觀。未免懷
覬覦。道人綠章奏天子。買得西湖三十里。來往
桃花源裏人不問。儻金與界址。東起錢塘江西
界。孤山麓。南止南高峯。北盡三天竺。止有三墳
書。不賣岳林林墓于忠肅。縱橫四至無禁岡。樵
水漁山任游牧。孤山探早梅。公園冷幽菊。明年
六月荷花開。一任道人製裳幅。惟有翠袖天寒
怨恨多。蘇小好眠馮。好哭到頭只有西。施好羈
越亡吳人。不老湖上贈王克琴云。西湖似美人
之江。如壯士中隔玉屏。風迴眸若相眎。八月秋
風捲怒濤。三春花鳥嬌。香市恍如翠羽明。瑤出

寒時臨行驚動漢天子。天漢牽牛。悵玉河暗通
消息。託微波。南北九溪十八澗。慧珠一噴百東
坡。杭州山水難爲狀。佳人擁起紅綃帳。泉流都
與海門通。詩題紅葉御溝上。迴頭却憶五湖春。
英雄兒女兩銷魂。虞兮不渡江東去。我見猶憐
江采蘋。汾陽厚德多。姬畜麗華終嫁劉平叔。美
人壯士偶相逢。亦足青樓輝簡牘。徐州辯子何
足論。帳下乃有王克琴。歌喉宛轉三珠樹。信手
檀槽半入雲。蛾眉自古怕黃金。從此蕭郎陌路
人。吒利力奪無雙女。侯門喪失自由身。嗚呼不
惜當年流落蠻。將軍但惜歌兒王克琴。六十衰
翁事無賴。孤負香衾杏子裙。將軍殺人。不眨眼。
辛丑年間刀亂斫。癸丑重屠建業城。頭勒紅巾
夜殺人。猿公上樹作狡獪。沐猴冠帶忙稱臣。芒
錫山下來朱溫。大刀夜走中黃門。美人帳下猶

歌舞讓帝宮中有淚痕嗚呼歌兒王克琴蘆溝
橋上月黃昏 (未完)

◎見聞偶憶

(律 西)

●假土地

山陰盧心奮初娶於沈貌極明豔生子女各一
而亡繼娶韓氏貌亦相埒惟素喜佞佛而待前
室子殊酷虐心奮患之無如何也一日偶向戚
串中談及有鄒某者心奮之表弟也聞之慨然
曰吾有術能治之但須俟機緣此時未可明言
俟驗後再當奉告耳會值二月十九日觀音誕
城中例有戲劇韓氏携子女乘舟而往相距數
十里須經宿乃返晚泊荒村土地祠前夜半微
月朦朧見一老人向舟遙拜韓氏叱問何為曰
吾自迎接金童玉女與夫人無涉也問何在曰
睡於夫人舟中者非耶此二子乃大士前司香

火者偶因小過於某月日謫降人間期滿仍返
天上惟敬禮之或可得福勝於遠出燒香拜佛
偷誤犯之必獲重咎將來悔之無及矣言畢入
廟而去韓氏駭然久之稽其所言謫降時日恰
與子女生日相符黎明復入廟視之則龕中土
偶之服裝儼然夜間所見也尤覺懷懷婦後善
視兩孩不敢復萌故態矣心奮喜極往告鄒某
大笑蓋所謂土地者鄒賄優人爲之也

●翁同龢戲言致禍

剛毅撫蘇時極賞識龍殿揚屢摺奏保由微末
升至撫標中軍副將猶保荐不已謂其才可大
用後剛入都陛見慈禧偶詢及龍之勳績剛毅
叩頭奏曰臣在任時深得彼之臂助總而言之
臣之有龍殿揚猶施不全之有黃天霸也朝臣
俱爲匿笑時翁同龢方以大學士兼總師傅聞

之尤忍俊不禁。退至朝房。翁笑謂剛曰：吾向來重公。今乃知公僅一配角耳。剛大慚。從此銜翁。次骨。蓋在戲場中。黃天霸爲主要人物。例須名脚扮演。而施則湊數而已。人人優爲之也。不久翁竟以莫須有之事。獲譴去職。慈禧又迭降嚴諭。交地方官看管。幾罹不測。人咸謂剛實中傷之。可見戲言之買禍。而對於僉壬尤不可不慎也。

●五萬金做三日縣令

河南尉氏縣劉姓。以典業起家。設肆遍於全省。光緒中有名福源者。自以富而不貴。恐爲鄉里所魚肉。又以當時虛銜太多。必欲一位實官。始足以自豪。嘗謂人曰：吾田連阡陌。驟馬成羣。更何所求。只須一日臨民。吾願足矣。乃納資捐一大八成知縣。年餘選得直隸某縣。又資緣勢要。

得尺一書。持以到省。晉謁省憲。卽飭赴任。乃劉惑於陰陽避忌之說。遲延月餘。始往履新。接印後。當晚卽有大夥盜匪來劫署。庫帑私財俱被搜掠一空。劉倉猝逃竄。盜去已久。始由家人從床下尋獲。久之知覺。始復則撤任。候參之檄。文已到矣。後賴當道營救。始得脫身而去。計所費共五萬餘金。在位僅三日。耳人咸代爲惋惜。然以視今日滙上某富翁出資十萬。僅得一督辦命令者。猶爲值得也。

●關觀同祀

胡君秋帆曾充駐藏大臣書記。一日隨節巡閱至某部落。見其地廟宇甚多。入而視之。則所塑泥像皆男女並坐。詢之土人。知所禮者關帝與觀音也。以關觀二字音相近。竟致誤作一家。胡乃戲題一詩云：琳宮紺宇禮明神。壯繆觀音並。

寫真畢竟凡心難斷絕。忽來域外結婚。姻見者無不大笑。

●九世報冤

醫書有所謂人面瘡者。云皆冤孽所致。患此者必須立意懺悔。非藥物所能療。然世不多見也。近有友人自湖北來。據云在鄂時曾親見一事。頗與此相類。有彭某者。人極誠篤。以經商為業。家亦小康。前年左臂忽墳起一肉塊。逐漸脹大。現為人形。長可六七寸。耳目口鼻皆具。能言語。索飲食。日必啖肉五斤。始飽。不與前叫罵哭泣。左臂痛不可忍。年餘彭困於供給。竟至破產。體亦羸瘦無人狀。家人憂之。為延巫醫禁治。迄無小驗。乃環跪泣求瘡。乃自言。吾前世為布商。挾賈外出。晚投逆旅。彭前世即逆旅主人也。涎吾資。醉而殺之。投屍深淵。以故迄未破案。吾尋彼

已九世矣。今幸相遇。大懼未報。安肯舍之而去。耶。彭聞大駭。然事已至此。惟出外遨遊。冀可避免。詎鬼亦隨之。需索為故。一日行至湖南界。彭知不可活。乃投身湘江。似有物乘之。不遽死。漂流一夜。至一敗寺前。為一老僧救起。詢其所苦。彭具道其事。並求解脫。僧曰。此怨深矣。汝能居此。竭力行善。或可挽回。萬一彭言。吾此時身無餘物。何能行善。僧乃授以竹篋。一曰。汝持此。每日往城中拾字紙。歸而焚之。行之三年。吾當授汝經典。再謀懺悔也。今彭遵行已一年矣。不知後事如何也。

寶陀龕筆記

(碼 盒)

●長春苑主

余在遜清光緒戊戌年。自春王正月始。肄業于浙江武備大學校。余迺舞象之齡。殆至庚子年。

已三年休業矣。余此年亦登瀛之歲矣。在學校時。同學友人。長沙湯龍碩。爲余述元生之事甚悉。元生不知何許人也。弱冠補諸生。才名甚噪。三載秋闈不捷。遂遊廬山。隱于幽邃之石洞中。絕意進取。淡營寡慮。詩文之外。唯嗜花。若性命然。未嘗手折一枝。戕一萼也。一日獨坐。有輿馬旌節。控僮。洞外兩青衣進謁曰。夫人敬遣相。迓元。茫然問夫人云。誰。青衣曰。長春苑主也。卽促登道。元漫許之。不半里。便有香氣。來迎。澤衣沁骨。又三四里許。城郭袤延。如錦綺。青衣曰。此苑城也。皆落花砌築。久而膠結。固于金石。抵一城門。榜曰。管春。二字。謂天下之春。皆從此出。城內輝煌爛漫。不可目窮。皆四時之花。同時開放。顏色五彩斑斕。掩映而蔽虧也。行萬花中。徑甚繚曲。覺神明爽發。膚髮皆香。有頃而至。則宮闕

亭臺朱甍碧瓦。鱗次而櫛比也。闈者皆韶豔女郎。馳報夫人元降。輿以待。第見紅英翠葉之間。飄輕裾曳長袖。美麗閭都者。無慮千百。私語匿笑。往來窺客。以問青衣曰。花神也。花一種卽有一神。豐約濃纖不一。花亦如之。已而闈者出。傳夫人請見元。肅容而入。歷門闈十數。重達大殿。珠簾乍捲。翟芴斜開。嬪從如雲。左右環簇。夫人冠華玉之冠。履彩雲之鳥衣裳。霞豔環珮。鸞鳴神影。仙姿驚絕。人世降階而迎元。下拜。夫人命侍女曳起。賜坐。夫人向南。元東向。夫人斂容曰。此地衆美所歸。羣芳所出。秀才以惜花之心。成愛花之癖。故特迎致。蓋奇緣也。元遜謝俄而設享。自殿中至于廊廡。綺席相次。凡諸花神。悉令陪宴。進飛英紅露之釀。陳調香和玉之羞。酒肴數周。衆樂並作。聞歌疊舞。遏雪停雲。風調各

殊容華並絕。夫人曰：惜弄玉飛瓊諸姊妹，方宴瑤池，未暇邀致。使今日筵絃未臻，極盛元捧觴避席曰：今日宴會，色藝極美，麗天地之道，聲容盡古今之妙。一介鮀生，躬際斯盛，皆夫人辱命之寵也。願夫人壽，夫人起而受之，亦酌酒酬元。日昃罷筵，以坐歌羽衛，送居叢芳館。明日令下，以元為長春花苑催花使者，並賜青旛絳節綵仗，雲輶披服寶玉出府，府第花神聞之，皆來賀。夫人命侍兒送花名玉册至元闕，其姓字皆往古美人。迺悟花神即美人也。出世為美人，離世為花神，元欲識其尤者，因謂衆美曰：諸卿芳名心寫久矣，今鄙人願有以觀焉。衆美皆笑，謹受令。元問蘇若蘭來乎？一女耶徘徊而出，意度閑雅。元揖謂之曰：卿織璫瓊圖八百四十字，宛轉循環，有詩三千餘首，古今才女莫或右之。若蘭

遜謝而去。次問紅拂，紅拂曰：妾是也。元視其貌，儻然絕世之妹，歎曰：識藥師于晉，謁結虬髯于逆旅，紅粧俊眼，真舉世希有也。紅拂退，元目送久之，忽見一女，耶雜于稠美之中，俯而摩其足，若不勝其痛楚者。元戲問為誰，衆美曰：宵孃也。元曰：卿以纖月之勾，妙凌雲之舞，真不讓掌上人矣。宵孃頰憨笑而退，忽見西階一美人，輕盈纖弱，拂袖而唾，隨風咳吐而成金玉，頗有不平之色。旁有一女郎，手執梅花一枝，媚目明秀，不可描畫。睨之而哂曰：燕兒，燕兒，又作昭陽，故態耶？美人聞言，慚而怒曰：何與爾？梅情事，蓋飛燕與采蘋相諳也。楊妃亦謂樓東寂寥，則珍珠可慰，奈何以舌鋒刺人？采蘋未及答，一女耶姍姍而前曰：肥婢何知欲為禍水與波，不記得環上繫羅衣時耶？元問之，迺班婕妤好也，恐其攻軋

無已。返爲解之曰：諸卿往事何足深論。譬諸花枝糾結，花片相撲，無害于花，徒令人可憐耳。於是諸女郎遜謝而退。他日夫人命元定花神甲乙。元辭讓再三，終不獲。迺別其香，豔各爲三品。香曰：奇香、名香、幽香。豔曰：雅豔、穠豔、狂豔。視其神以定品，而花隸焉。如西施、王嬙、卓文君、崔雙之屬，咸列狂豔。西施聞之，請見曰：妾雖鄙陋，君何至以狂豔見目。元謂卿泛五湖之役，固當小貶。西施辯曰：妾實從伍相于江流，陶朱何人。妾甯儷之以負君恩，而喪婦節也。元矍然曰：微卿言，吾幾誤矣。有頃，王嬙亦來泣告曰：妾以紅顏薄命，爲畫工所誤，遠嫁沙漠。以君命故，不敢違。未嘗一日忘漢也。而佞臣秉筆，誤以聚麀之行。妾飲恨黃沙，未由昭雪。故使塚草獨青，以明區區之志。而僧儒周秦行記，迺敢肆爲狂言，深

相污蠱。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憤者也。君其察之。元再三引咎，乃列二妹于幽香之列，始悅而去。元既以六品位花神，報于夫人。夫人大加嘉歎。自是花神歲時，各以花之顏色數目具書于冊，聞於催花使者。使者以上之夫人。如是三年，苑花愈茂。故事每歲立春，先三日，花使請夫人登春臺，陳天下林池苑囿之圖，乞令諸女郎散花以應。春令夫人迺召衆花神，對于臺下，使按圖布散。仍考其成于所司。衆花神銜命歲出，管春城門一度五日而返，亦有不返。遂留人間者，卽出世而爲美人也。元以久別山居，欲乞假暫歸。遂上書于夫人，其略曰：竊惟芳草相思，王孫惆悵，垂楊惹恨，遊子踟躕。故富貴有鄉國之思，卽神仙多傷離別之感。臣本芻蕘，辱在草莽，芝無田而蕙無圃，稅駕何鄉，岸有芷而汀有蘭，尋芳

迷○路○蓬○心○不○改○自○分○老○于○蒿○萊○匏○繫○無○聞○誰○憶○
采○其○葑○菲○柴○關○畫○掩○忽○驚○霍○小○玉○來○敲○蓉○苑○春○
開○竟○使○謝○飛○瓊○下○請○鸞○翻○成○行○鸞○笙○作○隊○現○空○
中○之○城○郭○十○二○重○樓○臺○訝○世○外○之○嬋○娟○三○千○香○
粉○黛○身○如○桂○樹○許○近○嫦娥○命○占○桃○花○更○依○王○母○
既○陪○麟○脯○之○宴○復○長○蛾○眉○之○班○千○古○奇○逢○三○世○
其○數○葵○藿○傾○陽○業○已○遂○兼○葭○倚○玉○以○何○求○然○而○
玉○枕○遊○仙○夢○裏○之○塵○蕪○莫○採○金○丹○換○骨○胸○中○之○
荆○棘○難○除○憶○劉○阮○之○曾○歸○笑○龐○之○不○返○東○籬○晚○
菊○定○憶○陶○潛○南○國○秋○尊○儻○思○張○翰○值○此○風○迎○杏○
靨○暫○假○征○鞭○會○待○雪○綻○梅○粧○重○開○舊○閣○振○衣○于○
華○表○爭○傳○化○鶴○之○人○墜○寫○于○雲○端○竊○比○飛○鳧○之○
吏○是○爲○啓○夫○人○笑○而○許○之○遂○置○酒○餞○行○召○衆○花○
神○至○告○以○意○則○皆○惘○然○有○可○憐○之○色○酒○數○巡○廬○
姬○抱○琴○而○前○曰○奴○家○本○不○諳○于○音○律○先○生○歸○鄉○

願○獻○一○曲○代○渭○城○之○唱○元○稱○謝○廬○姬○撫○絃○動○操○
爲○鼓○霓裳○序○不○數○聲○梁○塵○欲○飛○落○花○起○舞○四○座○
寂○然○無○語○琴○罷○夫○人○復○謂○諸○花○神○曰○諸○卿○妙○技○
各○于○今○日○試○之○過○此○以○往○則○天○上○之○曲○人○間○不○
可○得○而○聞○矣○於○是○崔○苕○理○箏○宋○偉○吹○笛○關○小○紅○
奏○琵琶○徐○月○華○彈○笙○篔○檀○板○玉○簫○更○番○迭○奏○歌○
舞○紛○沓○大○都○麗○娟○絳○樹○飛○鸞○輕○鳳○之○儔○盡○懽○而○
罷○明○日○遂○行○夫○人○及○花○神○皆○以○花○片○爲○驢○元○拜○
而○受○之○負○花○片○于○囊○夫○人○及○衆○花○神○送○之○管○春○
城○門○外○夫○人○解○腰○齊○問○所○繫○之○紅○巾○望○天○空○際○
一○擲○化○成○千○萬○里○之○虹○霓○長○橋○復○以○身○佩○紅○帕○
一○擲○化○作○紅○雲○大○堆○紅○雲○沿○上○虹○霓○長○橋○令○元○
登○諸○雲○端○迅○雷○飛○電○不○一○頃○降○雲○抵○家○妻○子○皆○
驚○怪○親○舊○聞○之○咸○來○問○訊○聞○其○故○事○皆○爲○駭○異○
明○年○復○往○尋○之○則○武○陵○源○之○舊○路○迷○矣○悔○恨○不○

已再回家啓其囊皆夫人及花神取花片贈之
開囊一看俱是金珠五色寶玉石琥珀瑪瑙密
臘五色水晶皆紅紫黃碧綠種種異寶皆仙人
所有凡人所無也自是愛花愈篤花前多作傷
心語益無意于人世後數年無疾而終臨終謂
其家人曰吾始以花生終以花死死而有靈魂
魄猶篤于花也身沒之後當以落花葬我且吾
以花隱母著我名但題墓前石牌名曰故長春
花苑催花使者元生之墓葬之日棺輕如蛻識
者咸以爲尸解云

◎ 蒔花館叢鈔

● 查氏文字獄

(亦陶)

海甯查嗣庭字潤木由翰林海陞禮部左侍郎
雍正丙午江西正考試題爲維民所止訐者謂
取雍正二字去其首獄遂起有日記二本多怨

誹語初有侍郎嬖人子溺於飲博向侍郎每有
所索率曲從之後子投身爲某佐領家奴婪索
如故侍郎殆將嚴處子恚甚思有以要之未得
其隙因素見侍郎密室梁上懸一襖值夜靜輒
以畫叉挑而下開襖取一冊篝燈疾書已復懸
梁每日必如是以爲必文人心力所萃遂取爲
挾制資而侍郎故鎮靜以緩之若不知也者子
置襖牀頭一日偶翻閱爲佐領所見某固非長
者得之大喜謁侍郎貸萬金侍郎訝其無因斥
絕之至是遂暴其冊卽所謂日記二本也冊中
如仁廟升遐卽自書痔疾大發狼狽不堪凡遇
朔望朝會祀典必書大風雨之類雍正四年諭
浙撫將軍將其家字跡書本悉數搜查封固送
部卽牆壁窟穴必詳檢無遺倘漏風聲或得預
匿必予嚴譴聞此案世廟初甚震怒至停浙江

考試並放觀風整俗使查氏諸人俱無生理各有獄中寄家人書初白書草書穢紙此卷今猶藏邑中故家侍郎一書司獄不敢付家人以呈司寇司寇即入告書中悔過畏罪語極悱惻由是天威漸霽頗不欲你究又恐刑部諸臣以株連成大獄日記二本會審時發下其中來往諸人名氏俱以濃墨塗去不可辨識定讞疏入又留中甚久故侍郎獲保首領歸葬故鄉初白詩云罪大誠當殺全家有數存生難寬吏議死亦沐君恩蓋紀實也侍郎生平無著述惟漁洋山人載書圖中有五言古一章與初白查浦頗不相能邑志昔皆不載選舉門歲科下闕其名今已補列侍郎一女頗有才遺戍時有題驛壁詩極工詩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瀕

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卿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悲咽淒涼令人不忍卒讀

查東山

吾邑查伊璜孝廉遇吳順恪事世皆嘖稱然孝廉所作敬修堂出處偶記云葛如能詩自比武侯故以六奇為名用兵以計勝長子啓普登丁酉賢書生而韶秀玉立工詩晉弟啓豐去總角無幾便以能屬文廩膠廩後邀恤蒙殊恩得襲世相傳余初有一飯之恩葛如方布衣野走懷之而思厚報其實無是事也吳兔牀先生以為或六奇當日既貴而孝廉故為之諱孝廉緣南潯莊氏史案逮繫園扉幾不免賴六奇力救始得釋晚頗以聲色自娛僮婢能音律者十人悉以些呼之時稱十些有雲些月些能誦詩名活錦囊柔些尤麗毛西河所謂祇有柔些頻顧影

倩人。不。欲。近。闌。干。者。也。孝。廉。自。製。鳴。泚。慶。等。新。樂。府。在。家。園。教。之。有。周。郎。顧。曲。之。致。今。則。東。山。故。址。已。於。蔓。草。荒。煙。都。人。士。過。其。處。輒。爲。之。歎。歎。憑。弔。而。語。溪。叢。林。中。之。英。石。峯。巋。然。獨。存。又。按。魯。春。秋。一。卷。爲。孝。廉。所。著。今。已。載。南。潯。張。氏。所。刻。適。園。叢。書。中。

◎心漢閣筆記

(眠雲)

●虎穴

潮人葛某。宦游於桂。妻李氏女。桂人。生子名庸。字軼。凡幼有神童之目。白皙美風儀。舉止嫻雅。見者無不愛之。年十五。父卒。渴葬桂之某邑。卽家。於是。以母李氏。不欲輕離故土。反視潮爲客地也。軼凡讀書。旣敏悟。論婚者接踵。父以須潮人。俱託辭謝之。將死時。仍遺命兒。須與潮人聯姻。俾留得故鄉一脈。蓋知李氏生長於桂。且母

家。富。有。平。日。驪。養。不。肯。歸。潮。也。軼。凡。漸。長。畢。業。某。校。偕。友。人。留。學。東。瀛。學。醫。年。二。十。二。得。醫。學。士。頭。銜。乃。歸。其。父。本。精。於。醫。十。五。歲。以。前。中。醫。之。書。已。多。半。瀏。鑿。且。常。聞。庭。訓。類。能。去。查。滓。而。取。精。液。旣。又。益。以。西。醫。之。粹。理。學。業。大。成。縣。鹽。於。某。郡。繁。盛。之。區。未。半。年。名。噪。遐。邇。門。庭。若。市。矣。軼。凡。雖。遊。歷。外。洋。漸。感。受。新。世。界。思。潮。然。訂。婚。一。事。仍。確。遵。遺。命。故。遲。遲。至。二。十。三。猶。獨。居。未。有。耦。也。

某縣西北。與萬山爲鄰。山多荒僻。鮮人迹。綿亘數百里。有一山名虎穴。亦稱武穴。中有叢林。號薦福寺。乃南朝梁武帝所敕建者。千百年來。屢廢屢興。去虎穴山百二十里。有鎮亦名薦福。有富室某。遠近聞知者。寺與鎮相違頗遠。而均以薦福名。未得其詳也。富室某前曾就醫於軼。凡

之父。軼凡時年十四。亦曾相識。至是忽得富室某書幣。禮聘軼凡。謂得異疾。諸醫束手。又以年高。不敢昇疾。遠出。願屈駕下。臨診視。酬金惟命。來使一人。僕從數輩。軼凡以門診無人爲卻。使者又善辭令。云往返不過十日。此次帶來夫役甚多。肩輿行。致爲迅疾。病愈。主人願以五千金爲壽。幸一枉過。且係舊交。勿卻也。軼凡乃招同學友某代理門診。遂乘某富室來迎肩輿。竟赴薦福鎮。

行崎嶇。山道數日。不至薦福鎮。入虎穴山。又曲折行松柏林中。而至薦福寺。軼凡本未到過薦福鎮。初詢偕行者遠近。但含糊語。以已將抵薦福。既至寺門。下輿。軼凡又問此去薦福鎮。前途尙有若干里。則答以已過鎮百二十里矣。我寺方丈有屈先生。恐先生不肯下。臨故託辭於富

室某也。方丈本與某有舊。故知先生與有交情。而借以爲名。今先生既來。但見方丈自知分曉。軼凡又問爾方丈病乎。則答以否。方丈欲請先生自有病者。軼凡頗疑慮。是時天色已暮。仍由使人引軼凡入內。先導入客座。有僧兩人出接。見卽設宴爲洗塵。並云。方丈有事下山。明日必歸。始可相見。不知大駕今晚卽到。甚簡慢。因館於僧樓。樓名延月。清靜雅潔。壁懸名流書畫。多可愛玩者。是夕月色頗明。自林外穿牖而入。照於床榻。軼凡滅燭而睡。塵心頓淨。境界移人也。耳畔惟聞松聲泉韻而已。蓋儼然若超乎世外者。然益歎佛家弟子高潔。遠非風塵中人所可企及。軼凡雖少年。心境澄清。質地又慧。對此頗動出世念也。

明旦二僧至。謂方丈在後山。不及卽歸。再屈先

生至彼相見。早膳畢。仍乘肩輿。出寺左繞。每行一里。約有七八轉。計行三四十里。覺漸行漸低。至一芳庵。捨輿。導入。時方午。餐畢。又導之再進。至一處。似入狹術。備有小筍輿。昇之入。漸入漸暗。問何故。則曰。此鑿山通道。所以有暗處也。約行半里。亦頗曲折。軼凡但閉目靜坐。輿中既出口。豁然開朗。見有房屋。與僧舍不甚類。頗似俗家居室。然導者語軼凡。此方丈休息室。軼凡頗訝其有異。念既來此。且見方丈。當知究竟。方丈法號元滌。軼凡亦素其名。與紳士交頗殷。勸紳士咸稱道之。視爲有高行具法力者也。頃之導者來謁軼凡。謂方丈念先生今日過勞。請休憩。以惜精神。明日相見。軼凡曰。某出門已有數日。家中事忙。不能久待。須請方丈卽見。俾得從速回去。導者曰。方丈實愛惜先生。故請少

休。且今日有某宦來前山進香。親自去陪。今晚或不卽回。明日必相見也。因再詢何人病。曰。方丈自有病。軼凡曰。既能見客。何以不能至我處就診。而必設計誘我來。此答以遠出不能耳。軼凡益疑慮。蓋或謂方丈病。或謂非方丈病。莫知其意。頗沈悶。導者引之到一閣。曰。此方丈榻。以待者也。軼凡視其處。亦頗雅潔。是夕遂宿閣中。到山已第二日矣。

又明日。方丈元滌來至閣中。與相見。具道愛慕之誠。且謂貧僧病歎。他醫不能奏效。故設計請先生來此。因下拜謝罪。軼凡口作謙遜語。視方丈。不過五十許人。惟顏色憔悴。兩目無神。不似山中高僧氣象。因曰。方丈病由何起。乞道其詳。元滌曰。病已半年餘。大抵由受風寒所致。軼凡爲切脈。脈虛數。心訝僧人何得如是。此酒色戕

伐之證。顧不便明言。因謂方丈。此病固由寒襲肺家之故。然使清心淨慮。當不致不肯即愈。大約方丈主持全寺事。冗心煩。遂致水虧火旺。漸燥肺金耳。靜心調理。不難奏效。因爲開湯劑。並謂當即日出家。家有西法藥水。可持贈。常服。奏功當更迅速也。元滌謂既屈先生來此。須暢敘詎容匆匆。即去。且貧僧頑固守舊。獨喜中醫。不願服藥水藥粉也。軼凡堅請從速送歸。元滌曰。姑待三日後。不得已。允之。顧供奉甚周備。小閣外。四周遼望。亂峯插天。林木間之蒼鬱如畫。閒步所至。幽徑怪石。香草紛披。俯拾即是。靈禽異鳥。時來送好音。因念無怪方丈蟄居於此。此中佳境。可謂別有洞天也。

與方丈相見之第二日。日方晡。元滌來閣中。謂屈大駕到此。實有一事就商。貧僧之病。本不甚

介意。兩月前。有某醫家爲定一丸藥方。今每日服之。稍覺有效。本不必累先生來此山中。因更有一人。病頗纏綿。須煩妙手也。軼凡問何人。元滌移椅。近前作親暱之態。細語曰。貧僧俗家姓黎。廉州人。有姪女。名秀青。幼字於鄰邑張某。年及笄矣。未婚夫死。秀青父母前亡。有繼母強之嫁一衙役。既受聘矣。知不能免。乃私逃至山訪余。余出家時。秀青尙未生。本不識面。聞父母云。故知余在此寺。既見。泣述前事。余詳詢家中事。果知非謬言者。乃舍之。寺鄰某姓。屢勸之歸。則曰。千百里跋涉來此。萬無歸理。我終死於此。清靜之地。爲樂耳。此三年前事也。既而語寺鄰。以須送之歸。遂出山。實則我姪女不願居他處。余取以藏於此間。幸寺中人均信從余。無異言。亦不洩於外人。故相安無事。今病故。請先生診

治耳軼。凡雖點首。愈益疑之。乃曰。如是竟請來診。方丈曰。須屈先生至彼臥室也。軼凡乃隨元滌去。路又多曲折。既至。延入由妝樓轉入臥內。軼凡一刮目。覺頗似宦室內眷所居之處。饒華貴氣。非清淨室。此時已決然心知其故。不費猜詳矣。惟轉一念爲己身慮。恐出山非易。或禁錮終身。或死於非命。皆意中事也。一時念慮紛如。神色幾露不安之象。幸卽鎮定。謂元滌曰。令姪女何病。則答以不知。須先生問之可耳。軼凡心念此。不知二字。又真確之供狀。欲佯爲遮蓋。故也。甯弗聞昔人所謂欲蓋彌彰乎。

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亡國之裔

漁洋山人秦淮詩有云。奮院風流數頓揚。梨園往事泪沾裳。尊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

孀。註云。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國亡家破。淪爲優伎。抑足悲矣。泉唐江上有九姓漁船。傳聞胥張士誠部族。士誠敗。乃貶操賤業。名雖漁船。實仗賣倡爲生。寶竹坡惑船伎。所謂江山九姓美人麻者。蓋時又稱爲江山船。江山縣名也。或以發源於此。乃有斯稱。顧俗更呼之爲菱白船。則不知何所取意矣。越州有所謂惰民者。聚族而居。人亦無與通婚嫁者。蓋深賤之也。男曰惰民。司樂器。人家婚喪。輒供役焉。女曰老嫗。伴新嫁娘。拾雜役。皆優爲之說者。謂是亦亡國之裔也。出處不明。不知何代徙置。尙俟攷。

●桃扇題句

傳奇中人。每激賞西廂記文辭之雋妙。固矣。顧按其實事。已嫌平泛。特男女之私。敷陳滿紙。徒

因才子美人而曲恕之且重又贊嘆歌詠之焉
 是則如六代文章欣賞其輕倩華麗可也以言
 骨氣瞠乎遠矣桃花扇亦記一才子美人之遇
 合而讀之令人慷慨激昂悲憤之氣直欲破腔
 而出非如西廂之徒供牖下書生酸吟想慕已
 也此無他世奇人奇事奇以之行文是以大奇
 篇中人物雖以侯生香君為主而忠正奸邪無
 不畢備以至柳敬亭蘇崑生之倫雖曰負薄技
 以走諸侯徒供娛樂而莫不挾其主見進規諷
 之辭收游說之效即至國亡家破潦倒場頭然
 如黃梨洲先生作柳敬亭傳所謂檀板之聲無
 色亡國之恨頓生者其蒼涼悲感動人心目為
 何如邪則閣部之忠盡黃侯之勇烈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夫復何待贅言哉一代人才蔚然傑
 出若侯生之耿直香君之抗節緯以兒女私情

倍覺哀感頑豔矣云亭山人調度如斯奇世之
 奇人一一傳其奇事卒成絕世奇文孰不嘆為
 大手筆哉至於按律遺詞完密無隙是其餘事
 焉耳余故於此書不厭數數讀而卷端題句率
 亦可歌可泣者茲另見林述莽先生有九絕題
 之弔古流連無窮感慨不可不葦詩云江流無
 恙說興亡艸艸南朝夢一場迸出英雄兒女泪
 勝他檀板演西廂故家譜系溯夷門書劍年年
 斷客魂無味春光聊縱酒不關芳艸弔王孫領
 袖詞壇舊有名陳吳慷慨兩書生可憐纔出閣
 奴醜從此東林黨禍成春光不負賞花時燈影
 秦淮萬柳絲惆悵媚香樓舊事繁欽手贈定情
 詩鞞鼓漁湯動地來誓師泪洒陣雲哀黃劉可
 惜非張許辜負梅花一將臺無數樓船下武昌
 討奸一檄自堂堂九原功罪憑誰判漢水無情

又夕陽從來巾幗幾英雄慷慨當筵罵相公笑
 看闌兒阮圓海春燈謎裏可憐蟲風流天子說
 無愁按拍徵歌菊部頭花落後庭飛燕子江聲
 猶咽秣陵秋文章無價筆通靈水碧山青掩淚
 聽收拾敗殘棋一局戲場忙煞老云亭余往歲
 亦有六截句爰附於此詩云嗚咽寒潮怨不窮
 後庭花唱醉春風可憐南代興亡局都在濃香
 淺夢中三生花艸此生修從古難消萬古愁輾
 語呢喃雙燕子臨風惆悵媚香樓末世愁多志
 未灰英雄兒女各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嶺灑遍
 春風血淚來笑看闌兒慣乞憐附庸風雅贖前
 愆誰知媒介東林禍一曲清歌燕子箋檀板無
 聲說故侯一腔哀怨託歌喉兩生亦是奇男子
 飄泊天涯泣楚囚興亡誰與致纏綿流水行雲
 意惘然潦艸春光閒揮涕江南重遇李龜年

◎昔非軒隨筆

(逸民)

●擁翠山莊

虎邱爲三吳名勝之一。又曰虎阜。狀其面積不
 廣。且未有層巒疊嶂之謂耳。邱有泉。曰愁。愁相
 傳爲唐代愁。愁和尙以錫杖鑿地而得泉。故以
 愁。愁名之。虎邱控山塘之尾。愁泉踞虎邱之腰。
 離闔閭門(卽閭門)約七八里。故蘇人有一
 七里山塘到虎邱。句。登高一望。直對獅子林。
 (現由甬紳李平書先生購築別墅)蘇諺又
 有『獅子回頭看虎邱』語也。
 愁泉之畔。石級參差。由石級蜿蜒蟠曲而上之。
 忽有平地一方。約畝餘。遍地荆棘叢蔓。亂石縱
 橫。于是人跡罕有。攀登者光緒初紀某名士登
 其地。以其附郭風景。以是爲冠。任其廢棄。殊爲
 可惜。遂由吳興朱脩庭觀察發起平治。並築構

精舍數楹。俾作人士游息之所。嗣由吳興吳平齋觀察。楊見山太守。錢篋仙主政。姚念慈太史。楊鹿亭大令。吳昌碩大令。先大父諱辰田公。平湖朱竹石方伯。德清俞曲園太史。童米蓀太守。錢塘邵步梅刺史。金華應敏齋方伯。道州何子貞太史。暨當地二三士紳等。均以該地形勝。天然咸樂。贊成乃爲釀資建築。擁翠山莊。三楹。莊前則蒔花疊石。範以硃欄。莊後則菜畦瓜棚。頗饒幽緻。憑欄下矚。則由山門步登。真慕劍池之紅男綠女。畢現眼簾。既獲賞心悅目。復飽眼福。無窮誠三吳之第一佳境焉。登樓（縹渺樓）遠眺。則西郊之山水。城內之建築。以及滬甯軌道之蜿蜒。瞭如指掌。每遇春秋佳日。一般文人騷士。顯宦名姝。率喜一葉扁舟。款乃而來。偶值舟揖銜接時。恐後爭先。船娘每作鶯聲呼。

讓游客則羣立。鷓首飽。欲吞斯情。斯景。覺佳趣。既抵埠。則又爭先而登。每有因失足墜水者。有接踵失鞋者。亦可見其熱鬧一般矣。

凡游客登山者。均以山莊爲目的地。入座莊丁。進以茗味。殊清冽。游客則吟咏。觴奔。各擅其長。莊後則茅亭茶竈。菜碧如茵。竹鷄矮籬。宛如鄉景。吳興周縵雲侍御。常與先大父云。不意軟紅十丈中。忽有此清幽寂境。殊爲難得耳。

山莊落成後。卽由楊見山太守爲之記。並隸其額。三吳本爲人文淵藪之區。凡屬名家書畫。莫不留以鴻爪。琳瑯滿目。俱是上乘。惜是項佳品。現不知流入何處矣。

山莊之歲修。當由朱脩庭觀察任之。並僱一農民爲莊丁。以供洒掃職。游客蒞止。必給以小洋一二角。設筵宴客。則需二元四元不等。莊丁工。

飯卽以是項犒賞充之也。

嗣朱公作古。山莊歲修。無人顧問。以致房屋器皿。俱窳敗坍塌。而莊丁亦無犒賞可恃矣。民國二年。程雪樓都督。親山莊之頽廢。惜勝蹟之荒埋。于是撥款修築。並置新式器皿。經營半稔。始克竣工。形式益壯。規模擴充。並集合官紳共籌歲修的款。俾垂久遠。惟以管理需人。當由官紳會議。仍委朱公之長公子鐵生先生承其乏。俾資熟手。而資督率云。噫。滄海桑田。變遷莫測。而山莊至今得以保存。亦三吳人士之幸也。

●周縵雲侍御遇險記

鄉賢周縵雲侍御諱學濬。清咸同間。(待攷)督學兩廣。三年俸滿。請假南旋。展謁先墓時。道經漢口。舟舶江干。是晚二鼓後。隣舟不戒。于火忽兆。焚如。漢口爲全國交通之樞紐。牙纜錦櫓。

集舶于江干者。日必數萬計。商業繁盛。可見一般。火起後。適東南風猛。一發卽不可收拾。迨公聞警。拍喧哭聲。方驚醒起。視詎火已及。已舟公知禍在眉睫。不及穿御衣履。急狂呼侍僕。偕逃。僕竟不醒。奈火已迫不得已。公遂隻身躍登岸。回頭一望。已舟已火焰冲天矣。公念瞬息之間。舟已及禍。僕必葬身火窟。不勝悼惜。悵望移時。驚悸略定。乃蹣跚避匿于清靜之所。是時武昌官吏亦得驚報。立稟督轅。且悉江干舶有現任學使在。莫不惶恐失色。(清故事。欽差在該地方遇有不測事。地方文武皆有嚴重處分)急率文武各官。及得力兵士。飛駛渡江。既抵漢。但見千萬焦木。漂流江中。東西兩端。火猶未熄。欽使官舫。渺無蹤跡。衆官知肇巨禍。俱如喪家之犬。乃嚴責夏口。倅勒限。卽刻查明。周公下落。官

長員弁。乃親率探捕兵丁。高掣長柄銜燈。分頭尋覓。于是憧憧往來。火焰概置不問。卒不獲。夏口倅無奈。又加傳通班快捕團勇挨戶查詢。迨天明團勇散歸。途經街尾某草屋。見有一人。短衣赤足。類似被難者。蹲伏牆隅。衆乃執而問曰。爾知學憲周大人下落否。其人對曰。若尋周學濬。余卽是也。衆見其一表不凡。態度安靜。不覺大喜。遂擁護至夏口署。督撫司道以次咸降階迎迓。並陳疏于防範。累受巨驚罪。公笑舍之。府縣尋持衣履至。請更易。公曰。余舟雖燬。人尙平安。奈老僕某隨侍多年。頗知忠愍。今竟葬身于此。尸骨無收。斯可慘耳。言畢不禁揮涕而哭。衆力勸慰。並詢公有何要物。公曰。余寒士也。焉有貴重之物。惟三年節用養廉積得本洋二千元。分貯兩包。今已沈去。並不足惜。（公任三年學

使。僅積二千銀元。足見當時廉介成風。觀今思昔。可慨焉夫。）所惜者。幾箱惜書。是余一生心血。所評校耳。衆聞命。乃飭泐手下水打撈。久之竟得。泐獲原洋二包。每包千元。並無缺少。其書箱衣物。則不知漂失何處矣。事後督撫迎公至武昌休息。並就滕王閣設筵壓驚。並請公會銜奏報清廷。請勿庸念。一面由司道府縣備辦衣物器皿。文房書籍。督撫巨紳亦各有饋贈。又撫恤亡僕洋一千元。公曰。書籍足可消遣。襲衣已能蔽寒。承賜多珍。一概璧謝。旣蒙厚愛。謹領史記一部。感謝多矣。卽晚告別渡江。時夏口倅已爲公另僱官舫。陳設畢備。公辭不獲。次早卽命解維。途中卽將史記詳細評校。以爲消遣。迨抵珂鄉。全書亦適評竣矣。前年春季。余（著者自稱）忽見公之評點史記。售于市。展卷一閱。則

見。硃。圈。鮮。明。籃。黃。密。點。眉。頭。小。楷。端。整。如。蟻。書。尾。又。記。有。漢。口。遇。險。事。索。價。二。百。金。余。愛。不。忍。釋。乃。往。告。公。之。由。孫。猶。厯。先。生。次。日。再。至。肆。悉。已。爲。由。厯。先。生。備。價。購。歸。矣。從。此。先。賢。手。澤。仍。歸。公。家。永。遠。保。存。再。待。百。數。年。後。亦。可。作。掌。古。上。之。一。段。佳。話。也。此。爲。先。大。父。所。口。述。而。余。尙。在。髫。齡。之。年。耳。

●江蘇書局始末記

蘇州素號文治之邦。耆年碩學。代不乏人。洪羊。劫。後。文。人。四。散。民。生。凋。疲。自。李。合。肥。鴻。章。規。復。蘇。城。講。求。治。道。目。擊。市。井。爲。墟。文。化。墜。廢。屢。欲。回。復。舊。狀。乃。有。奏。建。紫。陽。平。江。兩。書。院。之。舉。俾。得。以。文。會。友。之。所。奈。以。戕。傷。太。過。擾。亂。頻。年。况。書。院。本。爲。當。地。士。子。而。設。致。文。化。未。克。如。前。發。展。依。然。暗。淡。無。光。迨。丁。日。昌。蘇。撫。後。適。值。

應。寶。時。爲。藩。司。勒。方。琦。爲。臬。司。三。公。俱。是。科。甲。先。進。文。章。經。濟。彪。炳。一。時。鑒。於。三。吳。士。風。靡。漫。物。景。蕭。條。急。思。有。以。振。之。乃。本。尊。賢。禮。士。之。念。爲。創。江。蘇。書。局。之。謀。並。于。兩。書。院。加。增。膏。火。添。增。名。額。于。是。四。方。名。賢。聞。風。而。歸。者。奚。止。萬。人。文。風。因。而。大。振。是。時。知。蘇。府。者。爲。吳。興。吳。平。齋。堯。生。先。生。聞。三。憲。有。創。書。局。議。不。勝。欣。幸。願。任。奔。走。籌。畫。之。職。三。憲。亦。幸。所。託。得。人。于。是。創。設。書。局。之。議。遂。決。卽。委。先。生。主。其。任。而。總。辦。之。先。生。乃。卽。手。訂。章。程。妥。籌。基。本。不。逾。年。觀。厥。成。所。延。纂。編。撰。校。各。員。都。是。海。內。優。秀。名。流。先。大。父。辰。田。公。亦。預。其。列。于。是。濟。濟。多。士。萃。薈。一。堂。文。風。之。盛。于。時。爲。極。所。刊。者。分。經。史。子。集。四。大。類。俱。求。海。內。孤。本。校。勘。尤。屬。謹。嚴。慎。選。良。工。晝。夜。開。雕。垂。三。十。年。計。成。九。經。十。三。史。以。及。子。集。

名著都二百餘種。印刷既精。定價則廉。士林爭購。殊有供不應求。洛陽紙貴之概。各省風聞。繼起者如山東、隸直、金陵、河南、江西、廣東等省。俱援江蘇成法。互通聲氣。如二十四史。每省任刊二三史。即可成爲全史。法至善也。迨甲午後。國家多故。經濟每受牽制。且名流者宿亦多。物化而開支俸給。概減五成。發放工役。既艱。供養紙料時虞缺乏。幸其時臬司適爲平齋先生之子。廣菴先生承其乏。于是秉其先志。勉力支持。數年終覺愈况愈下。致將人文淵藪之所。成爲麻木不仁之。人員星散。形同虛設。不得已。乃於丁酉歲。改爲江蘇官書坊。僅用員役二三人。專任發行之責。不再刊刻新書矣。光復後。聞已歸併圖書館。回憶當年鼎盛之時。令人不勝徒興滄桑之感焉。

空空齋隨筆

(心鏡)

二六

●姚炳南列傳

姚炳南者。湖北黃陂縣人。黎元洪同里也。清光緒末。黎元洪總武備學堂。炳南受業焉。畢業。出爲裨將。從岑春煊剿匪粵西。匪窟穴山菁中。蹤跡飄忽。岑志在滅剿。多分軍以次合圍。遂困匪於上思。令炳南扼隘道。告之曰。十日之內。有一人一騎。逸此者。斬炳南守之。數日無動靜。八日黎明。炳南起見露草間有人馬跡。內怯。佯未有事者。十日後聞別營有疏於防者。春煊已軍法從事矣。益震恐。乃賁緣江南督練公所。得電調。當是時。蒯光典在兩淮。編制新軍營。炳南往得教練之職。光典皖人。部皆皖士。炳南善撫循之。遂以紀律聞。宣統末。蒯光典去兩淮。淮上諸緝私營。故分隸運使。是以運使兼兵備銜。已而

省議設統領。盡督諸營。以王有宏任之。有宏性剛暴。炳南乃謝病家居。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民黨有以光復之說進者。炳南陰然之。運使滿人也。夙聞炳南名。及是使統衛隊。許以不次之擢。炳南踟蹰未決。數日。鎮軍已舉事。揚與隔江。乃有定字營之變。劫運庫。進無賴孫天生爲魁。新軍營應之。兵士夜叩炳南門。呼使起。則秩序已亂。邑人惶惶。商會要人不得已。電招徐寶山來揚彈壓。徐罷居久矣。得電倉猝鳩合二十餘人。星馳至揚。既至。則首下令捕孫天生囚之。招定字營統帶張立德。斥以縱兵殃民。立德大怒。退而出隊。將攻徐寶山。商會要人居中排解。未下也。炳南有所厚者爲炳南畫策曰。爲今之計。莫若助張立德殺徐寶山。夫張立德之爲人。輕率無識。見異思遷。易竦動也。徐死則歸

罪於張而誅之。大事定矣。炳南不從。張立德既出走。徐踞軍府。徵兵募士。勢日張。炳南乃束手聽命焉。炳南自起事稱三營。既併將邊振新之軍。得六營。兵制當爲一旅。寶山乃故以團長抑之。會民軍伐張勳於金陵。檄寶山攻浦口。絕張後。寶山當前敵。使炳南爲支軍於表。寶山始謂張勳以全力守金陵。已得乘虛下浦口也。及戰而民軍已拔金陵。張勳悉所部退浦口。驟與寶山遇。寶山卒新募。不習戰。又衆寡不敵。遂大敗。張勳圍之數重。彈盡礮炸。其愛將董開基挾圍死之。圍終不解。卒賴柏烈武之援。以免。軍還。遇炳南於六合。炳南慮寶山將責其逗撓狀。心頗惴惴。意欲引咎自解。適黎元洪電召爲楚軍總稽查。乃因覆電許徐。是年冬。炳南所部第二營長缺。有當次補者。而劉某以賄得之。一軍皆譁。

炳南夜宿私第不省也。明日寶山開軍法會。議宣炳南罪。並以其電稿示衆。炳南無以辯。遂就刑。

論曰。徐寶山。草莽匹夫也。其部勒羣衆。非有恩澤。以結之。德智以服之也。所恃者威耳。炳南既失於機先。又夢於事後。徒以身供人作示威之準的。惜哉。徐寶山之握軍符也。斃孫天生而亂民。懼斃邊振新而同黨。斃姚炳南而軍紀肅三者。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出之。此其所以為競於一時哉。

古寺一夕記

(松濤)

梅生雅人也。嘗尋山水之樂。駕一葉扁舟。經月不歸。高山流水。享盡文人雅趣。一日。任舟逐流。不覺駛入深山萬澗中。兩岸崿巖。密林叢陞。楓葉經寒霜呈赤黃色。雲與晚霞相映。燦爛可愛。

此時夕陽西沉。晚景如畫。生枵腹雷鳴。而乾糧已罄。覓食不得。四顧茫然。不得已。舍舟登岸。徘徊林下。欲尋野菓以充飢。而值此深秋。苦不可得。已而暮色賁至。不覺惶恐。忽一昂首。山巔隱約似有茅廬。急攜衣攀藤而上。視之。乃蕭寺也。遂進而叩關。有小沙彌。應聲出。問客何來。生以迷途告。小沙彌見生儒雅風文。知無惡意。遂引入。指一室告曰。此吾師之居也。客請進見之。入則佛經滿室。書畫參差其間。一老僧趺坐蒲團上。年約古稀。而精神鏗鏘。聞生人。微啓雙瞳。炯炯虎目。光線迫人。生戰慄不已。僧則點首微笑。略詢邦族。願謂生曰。諒客遨遊至此。腹已飢矣。幸廚下有米。可請炊以充飢。西廂頗潔。堪為貴客下榻之所耳。惟須靜臥。幸勿妄動。生諾而退。飲食畢。即入西廂就寢。俄而明月當空。皎潔

無雲。夜涼如水。清氣薄人。林間微風迭起。梵聲聞於遠空。生正在酣睡。迷夢間。忽聞履聲而寤。視之。則老僧踱步庭中。意態蕭閒。似賞明月然。忽而赤光一閃。天矯若龍。盤舞於僧頂。是時僧口中亦出白光一道。兩光相迎。高低不已。若隱若現。忽疾忽徐。始則赤白分明。繼而混合。不可迫視。互鬥移時。赤光漸縮。白光愈猛。稍頃。猝聞砉然一聲。動人魂魄。而林中葉落。夜鷗驚飛。赤光隨逝。但見庭中白光一片而已。梅生大驚。急以被覆首。戰戰不敢出聲。翌日晨光微曦。生即求去。僧送至門外。遙指谷中一戶曰。此獠造孽甚深。竟敢謀劫客財。復不自量。猶欲與貧僧較。今已喪其元矣。前途當可無慮也。並囑小沙彌引示歸途。又贈以乾糧茶葉甚夥。梅生聲聲道謝。拜而受之。並默誌老僧容貌。詳詢出入塗程。

以備日後執贖問師之需。遂與僧珍重而別。生偕小沙彌下山。且行且語。乃知老僧爲少林嫡派。獨脚禪師之入室弟子。苦行僧也。世稱天下第二劍仙者。卽此老僧耳。遂登舟而歸。屈指抵家之程。計須一十八日。足徵梅生遨游深入之險矣。



天台山農書直例

磨墨照例加一成

楹聯

三尺二元 四尺三元 五尺四元 六尺五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一丈十元
丈二疋十二元 長聯那半 龍門倍 來文加半 長跋倍 三行雙倍

屏條

三尺一元 四尺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七尺六元 八尺七元 一丈九元
均以每條計四行加半五行倍 坑屏同直

中堂

三尺三元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八尺九元 一丈十元
三尺三行四尺四行餘類推 立軸同直

橫幅

半幅如屏條例 整幅如中堂例

卷冊

每方尺三元 三尺外倍

扇葉

二元 式大者加半

名刺

一元 楷片倍 字過小不書

書眉

二元 不正當書不題

匾額

每字一尺二元 二尺五元 三尺十元 四尺二十元 五尺四十元 凡書黃紙者
以尺寸計每字五寸一元

壽屏

每條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七元 八尺八元 餘遞加

碑銘墓誌等件每百字五十元

隸篆加倍行書減半蠟箋綾絹黏品均倍磨墨一成

本埠收件處

各大箋扇莊 震亞圖書局 生美美術公司
新聞報館快活林 心心照相館 大世界報社
國華書局 法界貝勒路二十七號天台山農書

北苑

苑

彊

邨



哈蘭士醫生著名靈藥

○內服六零六

清血解毒首推此藥專治楊梅結毒風濕骨痛濕熱瘡癤癰疽潰爛癩癧結核子宮腫痛小兒胎毒一切血毒不清等症服此藥無不獲效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六零六藥膏

下疳橫痃梅毒潰爛痔瘡疥瘡濕瘡頑癬無名瘡毒諸般外症以此藥膏搽於患處有祛濕拔毒長肉生肌之效每盒洋一元樣盒貳角

○人中寶補藥

此藥補血生精君如患血氣不足腎水枯涸真陰虧虛火旺以致面黃肌瘦腰酸膝軟耳鳴眼花精冷精薄百般虛症男女老少服之其益非淺每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止咳保肺漿

此藥清金養肺功效超羣專治傷風咳嗽時行咳嗽腎虧咳嗽老弱咳嗽以及頑痰氣喘咯血吐血肺癆肺萎等症服此藥極爲靈驗每小瓶洋一元大瓶洋一元七角半

○潤喉保肺飴

此飴消水化痰止咳甯嗽其功與保肺漿同質輕味美攜帶便利凡行旅經商常備常服可免途中勞頓感冒風寒喉乾口燥咳嗽痰喘等症每盒洋一元

本藥房自運泰西各國原料藥材醫用器械化學儀器婦女化粧香品大小鏡箱鏡頭手提快鏡干片白金紙香水香皂以及衛生用品應有盡有如蒙 各界賜顧格外歡迎特聘西醫博士黃冠英醫生常住診治內外各症另設配藥部專配西醫方劑莫不推誠招待定價克已諸希 公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太和藥房 各埠分號及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詩話

海藏樓詩之研究 (續)

(大可)

海藏之詩。具如上述。然則海藏果爲詩人乎。曰
 否。海藏舉丙戌賢書第一。卽不樂以科舉出
 身。旋參李文忠北洋督幕。保任日本神戶理事。
 中東戰起。始行歸國。未幾。又入張文襄兩湖督
 幕。目擊中國國勢孱弱。非興軍備。不能圖存。戊
 戌維新。與譚復生(嗣同)同日召對。極言練
 兵之不可緩。集中紀對南皮尙書語。有云。頗聞

列國法。其制有三。師號爲常備者。終歲聽指。麾
 畫警。若赴敵。宵嚴若交綏。其次曰預備軍行。乃
 登陣。又次爲後備。不足則徵之。朝令夕已。發有
 類。脫兔。馳中朝。實久弛文武。苟以嬉寇。至紛。舉
 兵械器。竄弗治。近如牙山。役浹旬。遙相。師
 數十。請主者。莫肯尸。敗我。非彼能。壩上。眞羣兒
 又召對。紀恩有云。臣聞立國本有備。乃不危。積
 弱非一朝。無兵決難支。願言示所急。舉國知所
 歸。皆此物。此志也。是時康梁皆主變法。而海藏
 獨倡練兵。旨趣之間。絕然相左。(康梁譚林皆
 派軍機。海藏獨派總理衙門。蓋亦有人騎斃之
 也)其後禍作。康果出亡。譚林諸人遇難。海藏
 獨得超然。事外獲以無恙。不可謂非不幸中之
 大幸也。海藏集中有題楊叔嶠書蹟二首。卽論
 戊戌政變之事者。其詩如下。諸郎坐熱中。駢戮

空召亂溫
雅如楊公
何爲及此
難又云戊
成七月間
獨宜用裕
祿吾謀卒
不遂野寺
餘一哭自
注景皇帝
憎樞府諸
臣惟裕祿
頗得上意
孝欽亦信
之余欲語

附刊鄭蘇堪先生最近詩稿墨蹟

孝背以戊戌九月出京至庚戌七月
復入京凡十三年有詩紀之辛亥九
月出京至癸亥七月入京亦十三年且
出京皆以九月入京皆以七月悟而嗟
歎自念生逢世亂窮老無所就復為
此詩後世或有悲之者
世棄天留等可哀黍離荆棘更能
來還從銅鞮尋殘夢早向昆明辨
劫灰吞炭漆身殊未避觸山逐日漫
相猜兩朝國士虛名在駁骨聊堪比
郭隗

叔嶠竟不
及見他日
乃哭之於
清慈寺云
云亦足見
其壁劃審
慎計慮周
詳絕非躁
進之徒舉
棋不定致
債大事者
所可同日
而語焉
遜清末葉
朝政日非

革命黨人蠢蠢欲動。二三大臣。或置之不問。故示寬大。或持法太急。妄肆屠戮。海藏與嚴幼陵。肅然憂之。遂有羣學之提倡。蓋欲消弭排滿之思想。必先化除滿漢之畛域。欲化除滿漢之畛域。必先鼓勵合羣之觀念。惜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革命種子播於全國。清室之亡。遂不可救。集中有論羣學兩首。海藏抱負。可以概見。書日報後云。一生走仁義。自謂性所有。未甘師古人。况逐管與斗。戊庚逮今茲。躁進互擊。培謬與種。族論國事迫解紐。惟予倡羣學。蕩蕩闢其牖。滔天幾漂山。誣我冀不朽。甚點亦可憐。笑罵顏孔厚。諸公工罔上。撫衷果安否。名德既不昌。彥回豈爲壽。又海藏樓雜詩第十五首云。合羣時未來。衆勢苦易散。相安三百年。可慮在滿漢。外族方侵凌。萬鈞繫一綫。幸君毋絕之。失手且糜爛。

漢存滿自安其意。豈好叛。誰今走胡越。迫之乃。齷齪借哉。無大臣獨立濟時難。棖崩僑將壓。子產恐悽歎。當時合羣之言。果能實行。五族共和。不必見諸辛亥以後。我謀不用。大亂靡已。又豈海藏之不幸哉。海藏痛惡西后。屢形篇什。至斥爲革命黨魁。見五十三歲生日放言自注。考其出處。自戊戌出京終后之世。未嘗入京。丁巳四月奉旨授安徽按察使。未幾又調補廣東按察使。皆辭不赴官。卽不欲爲后所用也。集中贈周松孫云。景廟久不豫。海內方憂煎。徵醫滿天下。彌留孰能延。傷哉母忍子。敝屣同棄捐。懷忠意莫獻。坐視甯非天。又五十三歲生日放言云。宗周何赫赫。竟爲褒姒滅。鷓鴣實毆之。魚雀彼何別。老夫生不辰。坐視國被竊。願爲伍胥眼。更向城門扶。又

陳叔通求題袁許遺札云。毒后憎諸賢。要領膏
鑽。斧女戎。真自滅。烈士首。袁許何怪國。亡時相
率作首鼠衣冠。遂掃地竊弄。啓狂豎。皆有直斥

西后之語。（前錄七律鼎湖問耗三首。對於西
后亦有微詞。）所可異者。當時朝臣有帝黨后
黨之分。帝黨以翁文恭為領袖。后黨以張文襄
為魁首。兩黨之士互相排擠。海藏受德宗特達
之知。而又周旋文襄最久。蓋能不偏不頗。而
不同。故不為兩黨之士所側目也。我人於此亦
可以端立身之本矣。

我國詩人。嗣宗太白好言仙。摩詰子瞻好言佛。
即淵明亦有詠山海經之作。惟海藏集中絕無
片言隻字。涉及方外。余嘗叩以神鬼之說。海藏
荅爾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精神可想見矣。
猶記海藏有贈歌者王梅笙一絕。云。天女姮娥。

意不經動人。何必遽離形。尋常哀樂移人處。祇
許靈珠見性靈。是雖論劇未嘗不可作論詩觀
也。

海藏集中悲憤之作居十之七。清麗之作居十
之三。是以近人有海藏多秋氣之說。辛亥以後
激昂愈甚。蓋其瞻懷君國。俯仰身世。皆有不能
已與言者。固與江湖羈旅。章布憔悴之士異其
旨也。（詠諧之作所存尤鮮。海藏自言有聽譚
叫天李陵碑。及贈楊四立等作。然未錄稿也。）
近日陳石遺先生編輯近代詩鈔。於海藏詩多
錄辛亥以前之作。或亦有所顧忌者歟。

辛酉秋日始謁海藏。曾賦五言古一首為贊。
其詩已刊入陳鶴紫先生靜照軒詩話。及陳
石遺先生近代詩鈔。尙有次莊呂塵韻七言
古一首。茲特附錄如下。子所雅言。詩居一誰

從上下溯流源。臯陶稽首禹拜手。詩道疑於此。瀾翻文武之際。樂云正。夷厲而還俗。始初夫子定詩。非刪詩。葩經三百蔽一言。國風十五獨遺楚。靈均逸步。執躋攀幽。而鬼神顯人。事大則虬龍細。鳳鸞孟堅。抑之非至。論鷗臯母。乃嚇鷓鴣。古詩十九。定誰製。枚乘傳。毅訟百端。建安七子。好風骨。氣力足。旋乾與坤。元嘉永明。趨綺麗。縷金錯采。眼生斑。中間陶令獨冲。適影贈答。神自閒。貞元之章。元和和。柳雅澹。誰能及其樊。昌黎論詩尊李杜。光焰萬丈。難窮殫。蘇黃以下。等自鄙。誰歟。元氣共扶。搏瀾來。詩亡向千載。蛙吟蚓唱。喧復喧。海藏一出。羣喙息。返之正始。良非難。莊生（呂塵）作詩亦奇絕。探驪往往獲。琅玕昨聞有詩上。海藏浩如洞庭生。秋瀾鯁生年少復不學。吟

成一字積百癩。他日雲龍相角逐。我慚東野

君真韓（完）

●曲阜畢景巖先生重游津水倡和集

序

（吳承垣）

鼙鼓逢逢遠企靈臺之盛。鸞旂棧棧重賡泮水之詩。回首青年恍如昨日。緬懷黃耆長者高風。故家之喬木無多大椿不老舊社之耆英雖少。碩果猶存鴻漸玩占易卜。遼行漸陸龜蒙在望。難忘育德蒙泉。葦竹猗猗瞻淇澳而思衛武。菲芹采采過鬢宮而溯魯僖花甲已周。蘊結盡青霞之氣。林壬是誦唱酬皆白雪之歌。此山東曲阜孔林守衛畢老先生景巖社長之有重游泮水唱和詩集所以編也。尼山爲首善之區。泗水衍文明之派。鶉音載好。鳧繹發詳。南極分光。老

人星具東邦。攬勝君子風。清三壽。作朋。蟠。蟠。黃
 髮一人有慶。惓惓素心。延暮景之桑榆。知歲寒
 之松柏。不識風雲鼎革。祇知日月升恆。先生
 之品藻文苑。榮矣先生之才華。儒林樹矣。龍頭
 望重。蜚英聲矣。鮑背年高。騰茂實矣。朋友則
 偲。切切子孫。則繼繼繩繩。蘭言為卜。同心共
 硯。憶昔時之黃卷。萊戲欣。規繞膝。曳裾恍。當日之
 青衿。裘馬五陵。同學今皆不賤。琴龜一室。閒居
 久已相安。麟趾言仁。鳳毛誌美。謂少巖學。兄
 一經庭詩禮。虎觀文章。老豈成精。忘難。策之歲
 月。耄猶好學。借駒隙之光陰。筆硯難焚。琴書無
 恙。布衣自適。席帽未離。冷淡胸懷。味在官廚。首
 藉冬烘。頭腦顏消。人鏡芙蓉。雖舊雨方干。及第
 之魂。不返希風。羅隱秀才之號。仍傳也。恒江北
 寓公。皖南老悖。平仲之楹。書具在。修期之楮。墨

猶新回思。筆戰少時。風檐寸晷。略記經鋤。曠昔
 雪案深宵。守庚申而課工夫。芸香給俸。補壬戌
 而行歲試。藝榜題名。今日者。畢公先我。著鞭再
 紀。泮游之盛典。從公飲酒。重慶魯頌之舊章。六
 十年前。濟濟班隨。多士二千里外。祈祈道寄。吾
 徒感故國之黍苗。兩朝興廢。食平林之桑葢。羣
 彥往來。締公孫子產之交。文資潤色。擬皇甫士
 安之序。賦鍊馳名。 癸亥冬初

聯 話

●陶窳聯話

(慧 斧)

禾中鴛鴦湖。一號南湖。分東西二。在西者曰西
 南湖。故有放鶴洲。為前明朱氏別業。荒廢既久。
 莫知所在。近時好事者。指湖中柳墩實之。建亭

其上爲南郭。觴詠之所。余爲題聯云：『偶携斗酒雙柑聽鷗到此。借問梅花明月放鶴何年。』示闕疑也。在東者曰東南湖。風景較勝。中有島阜煙雨樓。建其上。自吳越迄今。廢興屢矣。粵亂後。亭榭次第興修。獨樓未復。民國七年。知縣事南皮張昌慶。倡議重建。落成之日。武人俗吏。率倩僮夫捉刀爲聯。蕪穢至不堪寓目。余偶擬一聯云：『問斯樓幾閱滄桑。鴛鴦一夢看今日。重開圖畫煙雨萬家。』因其時張令主持斯役。罰綬累累。怨讟繁興。不欲附和其事。遂爾擱置。壬戌夏間。蔣子撫青主政斯樓。徵余前聯。鐫版懸掛。袁寒雲公子來游。鴛湖錄入游記。惟稱撰聯者爲陶在東。則因與余名一字相同。致有此誤。朱竹垞太史曝書亭。在禾之梅會里。（卽今滬杭鐵道所經之王店鎮）舊有南垞北垞之名。

爲太史歸田後親自布置。結構幽邃。不讓平泉綠野。繚垣上嵌有碑刻隸書六字。曰夕陽芳草村落太史手筆也。余本其語綴成一聯云：『芳草夕陽村落兼葭秋水伊人。』見者以爲渾成。嘉興祥符講寺伽藍神。蔣姓。生前居杭之聯橋。兄弟三人。共設米肆。歲飢平糶。聽糴者自量。號蔣自量。歿後迭顯靈應。授勅封侯。舊建廣福行祠於寺側。前明里人陶武忠創議重修。余十世祖元暉中丞。（諱朗先官登萊巡撫。擢天啓瑄禍）爲文告諸檀越。事載郡志。今禾中米商奉爲業祖。前歲改建祠宇於城北落帆亭。附設米業公所。其中延余董其事。因撰聯以獻云：『講寺奉伽藍溯先人作啓募金香火因緣徵三世行祠隣太白與同業抒忱述德歲時祈報足三農。』蓋落帆亭本爲酒業公所。建有太白亭。以

太白對伽藍似甚巧合。

右述四聯皆老友天台山農所書。山農字海上。聯非兼金不書。然未嘗取余值也。

秀水王江涇鎮有陶菊隱祠。為余二十二世祖。宋將仕郎菊隱公專祠。其先隨宋高宗南渡。居秀州之金橋。德祐末。走謁文丞相於軍中。上守禦之策。元師南下。公結鄉勇。即金橋為壘。以拒之。兵潰。遁迹杭之洛山。歿。即葬焉。其後子孫世居王江涇之雁湖。建公祠於鎮西。純真觀旁。歲久失修。不肖後人將祠屋抵賃於人。民國九年。祠裔釀金贖回。重加修繕。二十一世孫葆廉。為文勒石以紀其事。余敬撰一聯云。『六百年義魄常存。毀室勤王入幕。見知文信國。廿餘葉初基。幸守春霜秋露。招靈來格。射襄城。』(射襄城在今王江涇。明季築以禦倭寇) 倩本邑屠

善生孝廉書之。鏤版敬懸兩楹。以誌先德。



樂

字

府



彈詞

梨棠影彈詞

(高潔)

第六回 身殉

(副引) 滿域。駭浪。與驚濤。女哭兒啼。四野號。
誰念。主人恩。似海。臨頭大難。各分逃。(自)

可嘆啊可嘆。俺葉龜年方纔往外邊探聽軍情。誰知回到府中。那些忘恩負義的男女僕婦。已都領了老爺銀子。思量各自逃生。竟沒一二個留下。侍奉老爺。俺想如今新姨已回杭州。難道那些男女僕婦們都去了。只讓老爺一個人在

樂府

這裏等死不成。且待俺責以大義。瞧他們如何回答。(唱) 龜年面上怒容生。啓口連將兄弟稱。你們各自逃生都走了。叫誰侍奉他老人。我想平時相待多優渥。難道一點全無。養恩。忍把主人拋在此。忘恩負義不該應。(雜白) 葉師傅說的話果然不錯。我們也是老爺一再吩咐。纔想逃生出外。並不是甘心拋撇老爺。(副白) 話雖如此。這是老爺體恤你們。你們却不能一些不知圖報。(唱) 須知養已多年。事到臨危。忍共捐。衣食恩深如父母。自應生死與周旋。縱然不克同留在。也須一二相留侍奉虔。豈堪大眾齊分散。遇到難關心便偏。(外白) 龜年你也何須專責他們。這是我的意思。不必留他們在此。徒傷性命。衆家人。(雜白) 有有。(外白) 不必遲疑。快

些逃生去罷。(雜白)是是。(唱)家人聞命各歡心。忙把行囊背上身。扶老攜幼紛向外。一齊擁出大牆門。李公回首把龜年喚。你何須怒氣生。保養餘年休自誤。不如也早去杭城。(副白)阿訥訥老爺如何還說這樣話兒。小人方纔見那些忘恩負義的男女背主逃生。心中已氣得鼻端出火口內生烟。自己難道也肯效尤。他們不成。如今小人主意已定。情愿與老爺生死相隨。不離寸步。(唱)李公聞語默無言。益覺心中倍可憐。素悉龜年豪氣重。諒來阻止也徒然。不如且是由他在一線。生機惟靠天。慢言他二人困守孤城事

書中重又表嬋娟。那新姨一行人逃出危城忙趕路。驚慌不敢略遲延。新姨車上哀哀哭。迴望廬州百慮牽。不料攢行還未久。

城中陌地起濃烟。頃刻間一片紅光燭霄漢。隱聞爆裂響連連。衆人知道孤城破。想李公是決心殉難必難全。歷年相待多寬厚。追維恩德盡潸然。新姨更覺如刀割。哭倒車中涕泗漣。淚竭聲嘶悲不勝。欲尋短見赴黃泉。衆人見了都忙亂。一齊跪倒在車前。苦勸新姨休自戕。如今是死生確訊尙難言。自宜且早回杭去。與夫人商議救高年。萬死一生求倖免。中途豈可命輕捐。新姨是芳心也冀邀天祐。望李公逢凶化吉獲苟全。祇得點頭含淚道。路程快趕莫遲延。家人聞命連稱是。夜宿曉行過市塵。行到杭城回宅第。早有一衆家人把事傳。(白)那李公老夫人先前接得李公家書。早知此事。如今聽見新姨已到。便命傳到內堂相見。(唱)

新姨聞喚整衣巾。俯首含悲急急行。步到內堂雙膝跪。口稱婢子見夫人。(小旦白)夫人在上。婢子叩見夫人。(老旦白)罷了。想你路途辛苦。且在這裏坐了再講。(小旦白)夫人跟前。婢子怎敢妄坐。(老旦白)坐了方好細談。(唱)那夫人性格本慈賢。又見新姨楚楚丰姿更可憐。忙命鴉鬟扶了新姨坐。細詢往事綿綿話。新姨婉轉來回答。一字無虛盡實言。說到李公獨守孤城裏。滿堂主僕各悽然。夫人便把家人喚。(老旦白)家人。(雜白)有。(老旦白)快回院省訪高年。倘然老爺能無恙。快勸他休再留連早轉旋。(雜白)倘然老爺不肯如何。(老旦白)萬一老爺堅不肯。可將消息付郵傳。老身親自來相勸。決不使他垂暮之年滯客邊。(雜白)是。遵太太吩咐。下人們就此動身。

(老旦白)帶足了盤費。早去早回。(雜白)是是。(唱)慢言家人奉命去。夫人重又喚雅鬟。與新姨收拾臥房並器具。安心靜候老爺回。新姨口內雖稱謝。滿腹憂愁總不安。他想吉少凶多城已破。怕難如願唱刀環。只在夫人跟前難實說。吞聲飲泣淚偷彈。那時百駒過隙流光快。早見差去家人已共回。夫人聞信忙傳進。家人們岔息慌忙跪地埃。連說夫人不好了。老爺命已赴泉臺。龜年也共身遭劫。如今是棺木雙雙已運回。夫人聞語放聲哭。旁邊暈倒美裙釵。鴉鬟僕婦忙扶住。那新姨是魂魄悠悠哭轉來。夫人也覺心中痛。便命相助開喪暫節哀。新姨祇得權收淚。助夫人料理喪儀心更酸。窻窳既安心願了。立時絕粒斷三餐。含悲

說與夫人道。賤妾是命薄秋雲萬念灰。侍

奉夫人空有願。但只望深恩報答再投胎。

夫人忙把新姨喚。(老旦白)啊新姨。(唱)你何

須短見懷。敵中逃出真非易。便又輕身大

不該。老身是決不偏心欺負你。快和我一

同苦志守靈幃。(小旦白)多蒙夫人擡舉。婢子感

深次骨。但是婢子自傷薄命。父母既均棄我而

逝。老爺又復慘遭大故。婢子生在上。益覺滿

目生愁。寸心欲碎。還是早辭濁世。永謝塵緣。轉

覺得乾淨一些。(老旦白)唉。小小年齡。如何這般

固執。我却決不容你輕身自盡。(唱)那夫人目

覩也心傷。刻刻時時暗裏防。吩咐梅香勤

服侍。切不可三餐間斷少茶湯。梅香奉命連

稱是。蹣跚床前日夜忙。那知新姨是芳心堅

決真如鐵。滴水難容到口嘗。苦勸萬般終

不悟。朝啼夜哭益徬徨。可憐絕粒無多日。

早已是玉殞香消一命亡。夫人如死親兒

女。哀哀痛哭斷肝腸。戚曉親隣都惋惜。

大家流淚哭姣娘。齊說道李公忠義生平重

故能感格到紅妝。夫忠妾烈真難得。真

可使事蹟常留萬古芳。梨棠影事分完畢。

媿無妙筆盡揄揚。也只好管絃收拾且停場。

(梨棠影彈詞終)

劇話

黃葉舞秋風館劇話

(馬鞍山樵)

凡業黎園行者。無論生旦淨丑。均須有專門之研究。例如文角之喊嗓子。習身段等。武角之練

腰腿跌觔斗等。花旦之練習媚態踏蹻步等。無不精益求精。若武生之腰腿不佳。觔斗不靈。他如台撲台漫旋子欄杆諸藝不精時。只得列諸配角。或打英雄。不得列諸正角。此所以唱武戲者。鷄鳴卽起。至曠野。或舞台中練習武工。俾身體靈活。技藝精進。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者。方克成名。習老生者亦然。天方微明。卽須至曠野。喊嗓。俾唇喉齒舌腦五音兼備。苟缺一音。則難盡抑揚頓挫之妙。日中上絃理曲。暇餘則練腰腿。習搶背吊毛諸藝。並蹂步碎步諸步法。以免臨時生疏。貽笑大雅。若腰腿無工。踏行台步。卽不能沉着穩重。如風擺楊柳。飄蕩無定。豈不難看。如搶背吊毛不熟。遇九天斷臂說書打棍出箱連營寨等戲。不敢嘗試。如斯人才能立足于劇界乎。又據內行言。吊毛較搶背爲難。蓋吊毛

跌時後背全落地。偶一不慎。易傷肺腑。搶背只左肩落地。肩頭較後背容易得力。且無傷損之患。鄙意各有所難。隨時隨地均須留意。要無充分練習。凡兇跌一門。均屬危險。不可輕于嘗試。總之無論何事。必須火候純青。方可賣弄。若貿貿然而爲之。未嘗不一蹶不振者也。

自汪大頭陳長庚張二奎等謝世後。生材一角。當推譚鑫培首屈一指。蓋譚調千變萬化。剛柔得宜。大有繞梁三日不下之慨。故當世習劇者。咸喜仿摹。致譚派人材如過江之鱗。而又莫不以先習搶三關奪兩寨爲根基。戲若不能搶三關奪兩寨。不得稱爲完全譚派。三關者。南陽關。甯武關。高平關是也。兩寨者。珠廉寨。連營寨是也。蓋此五劇。安工。衰派。靠把。唱做。念打。身段。表情。兼全缺一。則不能串演。能此五齣。他劇可隨。

手而解。方可稱爲鬚生。全材按南陽關一劇。舊日都中。咸排爲開鑼戲。正角恆鮮挂演。自譚鑫培演唱後。摹譚者無不視爲時髦戲劇。追其演南陽關之由。某年譚鑫培在京中某園。偕田桂鳳挂戰皖城。臨場桂鳳不到。乃由鑫培獨演南陽關以代。自此以往。南陽關一變而爲大軸戲矣。

浙友高伯岩。年少能文。酷好戲曲。年十四。卽廣延名師說戲。奔波津滬間。席不暇煖。每顧曲舞台中。得一好腔。見一好身段。如獲奇珍。以是冠年。已有能戲三十餘齣。隨赴京師。大置歌衫。袍笏登場。以色相示人。獲遍交富世善歌之士。於是乃知譚鑫培之妙。而當世歌場之負盛名者。其伸手張嘴。皆以譚鑫培爲法。遂棄所學而學焉。此爲伯岩學戲旁通大路之始。嗣後卽寢賸

于英秀之學。一反從前胆大妄爲之習。不敢常登舞榭。日爲推敲陰陽平仄。湖廣之音。中州之韻。苦求英秀運腔用嗓之妙。與夫伸手擡腿之微。今也始稍稍能肖。戊午秋。倒噲南歸。雖水紗久不上頭。厚鞋久不上足。然私居苦工研究。廣採大頭渾樸之味。劉跛清麗之腔。以期精益求精。近嚙已回反正工調。他日落海售藝。不勝爲馬連良譚富英輩危也。前安舒元抵滬。蒞春華舞台。馳書詢諸伯岩。隨得其復。對于譚派諸角論之甚詳。若採錄數語。爲我閱者告。(上略)

聞安爲貴老二之徒。卽完全似其師。亦不甚高明。貴二者譚派老生中最下等者也。較陳子田崇鶴年且弗及。只可偕王少芳張春彥並肩。十數年來。習譚派者彙而分等。當以余叔岩爲甲等。連良譚富英爲乙等。王又宸羅小寶譚小培

賈大元爲丙等。陳葵香崇鶴年。陳子田爲丁等。德仁趾張春彥。貴俊卿王少芳爲戊等。安舒元雖佳。亦不過戊己兩等之流。該園標其名曰。唯一譚派鬚生。未免譽之太甚。實不足道也。後余抽暇觀安氏臨別紀念戲之打鼓罵曹。終齣方信伯岩言之不謬也。

亦舞台於譚富英輟後。聘王清塵以承其乏。標其名曰余派鬚生。王爲何許人。余奇跡歌場舞榭十有數年。向未耳其大名。本擬抽暇往觀。以占其技藝之美惡。奈教務紛紜。心與力違。致王在亦舞台串演數日。未得聆及。適高伯岩君由杭來。閱戲報見其標名新奇。於是往觀其連營寨一齣。歸後告余曰。王清塵噪低調矮。觀其一舉一動。資格尙淺。毫不老到。不類內行。出身似票友之初下海者。所穿之各種行頭。全屬新製。

衣上折紋尙在。火燒時之白素箭簇。新無污。此衣若經穿用。二三次則污斑狼藉。由此數處。可證其新。落海者也。學余只得其擠眉弄眼。演連營寨全齣。除接靈牌觀看之縐眉擠眼外。無一處似叔岩何處。外行竟旁若無人。如是余笑應曰。他日君返京。落海大可標名曰高派鬚生。誰曰不宜。海上票房林立。票友人材如恆河沙數。願各自束身。自好。慎勿輕于嘗試。以貽識者之譏。則票界前途幸甚。

劇記

●記律和票房之成立紀念戲

(嘯巖)

海上票房向推久記爲第一。律和票房者。乃久記票房之中堅份子。脫離久記關係。另樹一幟。

最新組織研究戲曲之偉大團體也於舊隸久記人物之外新加入之角色甚多將來能否持久與久記爭雄海上雖不可知就目前論其一種突飛猛進之氣象足令局外人觀之歎羨不已本月二十五日爲該社之成立紀念大會假座於法租界共舞台演劇午後一句鐘卽已宣告滿座而來觀者尙源源不絕自有共舞台以來未嘗無滿座之日究未能與是日之盛况相提並論也

余於午後二時許偕柘水漁隱前往適演獨木關飾薛禮者係余樂君此君扮相唱白工架皆似得胎於李吉瑞聞係新加入之人物非久記舊日份子從此加工練習前途未可限量前月二十二日觀票友陸文英演此曲於大舞台其人身材可與楊瑞亭相伯仲一舉一動頗與楊

相彷彿其藝實不及余君之熟練票房人物對於稍負聲名之時伶莫不存一摹仿心固不必以此專責余君也配角葉探人飾曲中之周青在海報上亦排大字與余君並列其人精神委頓無長足取

其次爲三演捉放曹就出場之先後言飾陳宮者首李紀增次陶東魯再次係張玉峯就藝術上之優劣言似乎陶遜於張張遜於李時鍾君哲廬適至謂陶東魯卽陶有成曾聞友人告余云陶有成君賦性不甚聰穎而研究演劇能下苦工語云銳進者退必速漸進者功必成余甚望陶君繼續努力其工術必卒底於成也沈君谷人乃久社舊日份子也向習正工老生是日飾呂伯奢移面作裏當然勝任愉快

其次演鴻鸞禧海報上排定戎伯銘飾金玉奴

趙慕雲飾金松。樊耘卿飾莫稽。余不禁愕然。蓋樊君向習丑角戲。余曾於新舞台觀渠演化子拾金。頗受觀者歡迎。今日何以忽演小生戲。鍾君云。此乃爲手民所誤也。趙慕雲專習小生。頗爲票界所推重。少頃發場。果如鍾君所料。樊君恢諧處能極自然之妙。良不易得。惟滿口滬白。令人不耐。余友查君生浦在座。語余曰。伶人濫用滬白。票界斥爲不合道理。今票友濫用滬白。其將何以自解乎。余曰。某票房社長演胭脂虎於大舞台。自飾元帥。演至煞尾一場。忽然斜戴紗帽。撩起蟒袍。縮於玉帶間。大唱廣東調。尙不懼人。非笑今樊君濫用滬白。猶小疵也。何用深責乎。此曲以金玉奴爲主飾。金玉奴者。戎君伯銘也。戎君色藝雙佳。青衣戲花衫。戲着着勝人。在久記票房中。與武生裘健飛號稱一雙台柱。

余曾觀渠演汾河灣。及飾珠簾寨中之二皇娘。以爲戎君。如果下海。當能入南方名旦之列。特不知其練習躡工否耳。是日居然上躡。且非常隱健。舉止間搖曳多姿。益覺斌媚。動人情。因時刻關係。僅及成親而止。未帶捧打。不能使渠盡展所長。趙慕雲君適合苦巾生分際。亦雋才也。其次演打漁殺家。乃沈谷人王凌雲李劍侯羅綺緣四君分演。自打魚至別友。以沈谷人飾蕭恩。配以王凌雲之蕭桂英。草堂迄打教師。以李劍侯易沈以羅綺緣易王。沈君嗜演此曲。從前曾於新世界觀過一次。不甚愜意。以今視昔。進步多矣。沈君衣帽均極漂亮。獨打魚時。以一土色裙布代網。大爲減色。購一眞魚網。所費無幾。沈君胡爲吝此區區之數耶。李劍侯君乃好勝之士。能演全本珠簾寨。獨於此曲。則遜沈君遠。

矣。王羅二君身材相等論丰姿則王優於羅。票界以習且之人才為難得若王羅二君皆票界不能多見之人物也。演鴻鸞禧時大書家天台山農適至余問今日何高興乃爾渠云特來觀馬二先生飾丁府之教師耳及教師將出場山農忽因事他往迄此曲演畢山農始來飾教師者是否馬二先生不得而知因余於馬二先生素昧生平也問諸鍾君亦云與馬二先生雖曾於宴會間相逢一二次但非素稔不能定其是否係馬二先生微覺前此所見之馬二先生其身材不似飾教師者之高其面孔頗瘦削不似飾教師者之長而且闊也余語鍾君曰使飾教師者如係共舞台之班底不足為奇倘係馬二先生則吾儕不負此來蓋目觀海上名士演戲於舞榭間所飾者又係一土豪府中之教師

爺甯非難逢之機會至於其藝術比王長林何如較盧慶元奚若不必問也

其次為裘君健飛演葭萌關裘君飾馬超扮相英偉唸白起勁槍法純熟腰腿工夫非常矯健出幕時全場精神為之一振樓上樓下彩聲雷動此君號台之力可以概見此種人才不但為票界中罕見即伶界中亦屬不可多得律和票房之前途當視裘君為進退矣飾張翼德者之劉春泉非共舞台之藝員乃係裘君邀來者其功力可與裘相埒惟演至下馬奪槍步戰時忽將頭上網巾掉下惹得四座轟然一笑亦趣事也

其後三曲係顧慕起之女起解王清塵之瓊林宴高醒齋之獻地圖葭萌關演完座客退去十分之六七鍾君將赴徐府演失街亭亦別余而

去余因同行之。查君等要觀終局。余遂亦勉強作陪。願君之女起解。調門不甚高。而無滑腔。走板之弊。其用功當必甚久。所帶琴師。則異常高明。是日琴師之博得彩聲者。只此一人。觀其年齡。尙稚。非久於此道者。藝乃如此之精。詢堪佩服。惜不知其名耳。王清塵之瓊林宴。僅演問樵。鬧府兩節。台風差可。而發音吐字。不甚清晰。母怪其在亦舞台。打泡數日。不能叫座也。高醒盒乃前月大賣廣告。高驚鳴之改名。學伶。隱腔無一句可聽。幸而時刻已達六點鐘。僅演長亭贈圖一段。舉動間毫無醉態。不合劇情。以之與坤伶小月紅比較。尙覺瞠乎其後。海上雖舞台林立。稟社如雲。恐此君永無出風頭享盛名之希望也。

論生、旦、淨、丑、末之命

名

(慕雲)

戲劇一事。無非傳古傳道。今道以今人作古人。假古人諷今人。並加以各種樂器曲調。以爲娛樂。其實萬事皆虛。均不屬真。凡串演於舞臺者。確無一事非戲。且無一人不以假面具示人者。扮演人既以假作真。故角色之命名亦純合反面之意焉。

登場之角色。除打旗裝老虎者外（打旗者兵也。凡兵多無生日等名目。至裝老虎等人亦更不能稱之爲角矣。）不過生日、淨、丑、末五種名稱。今僅就余之所聞表而出之。以供同好之研

究。至其詳細之分類。容再述之。

凡扮生角者。(老生小生武生等統而言之)其唱。做。打。白。皆須老練純熟。方足爲名角之袖領。而其命名。反取生疎不精之意。

旦屬曉。天曉爲陽。陽男性也。照正面言之。生角當稱爲旦。日暮爲夕。夕屬陰。陰本女性。均宜稱扮女角者爲夕。今反種爲旦。此亦取對面之意。至淨之取意。更易明瞭。蓋唱淨者。滿面塗色。其不潔可知。今反曰淨。

丑屬牛。牛性極笨。而串丑者。非極精明伶俐。不足以取笑於人。今其命名。反曰丑。

末。凡白鬚老生稱爲末。一家之中。總以鬚白者居首。今反稱曰末位。

余所聞如是。高明如有他解。余甚願聞焉。



豐邑

藥

陶齋

陳

本局最新出版美術名畫集

（影精）古畫大觀第一集

內容皆極名貴之作共計六十四大幅路舉如下（一）花卉有唐伯虎王烟客文徵明馬香江彭玉麟等之作（二）山水有倪雲林趙善長沈石田仇十洲吳梅村查二瞻項易庵吳應井王蓬心王麓臺王石谷卡潤甫方環山方蘭坻等之作（三）墨寶有周忽鼎銘周散氏鑿銘及朱曾彝尤西堂王漁洋金冬心鄭板橋王夢樓王錄李復堂張得天等之作以上諸人皆明清兩代大名鼎鼎之書畫大家得其一種已足珍貴矧集數十子之傑作於一冊中乎本冊均照原影絲毫無差純銅製版用最上之蠟光紙極佳之外國墨印成一大厚冊
定價一元六角

（影精）古畫大觀第二集

內容選擇頗精堪與第一集可稱難併卷首冠以珂羅版畫其昌蒲雪圖真蹟尤為希世之寶其他略舉如下（一）人物花卉有石濤和尚徐文長袁曉樓蔣恆軒諸人之作（二）山水有祁子祥仇十洲王麓臺劉天游方蘭坻王廉洲諸人之作（三）墨寶有清高宗劉石庵李醉癡八大山人諸人之作均與原畫無毫厘之殊洵屬藝林珍品本局為保存國粹起見當三集四集源源出版也
定價一元六角

（影精）古畫大觀第三集

內容較前兩集尤為精美洵為現今畫冊中不可多得之寶其最著如六舟古銅同器種及唐人王懷存宋人繪商山四皓趙子固仇十洲唐伯虎文徵明侯懋功黃鶴山樵又有清高宗御題畫冊允稱藝林之寶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戲曲指南 歌場妙影 出版

銅版精印現代男女名伶著名鼓及曲大家小影六十餘幀男伶如梅蘭芳程麟秋等坤大伶如王克琴金少梅等大鼓如吳姑娘劉翠仙晚香玉等精美異常且可藉觀名家「扮相」「姿勢」「臉譜」一足為票友及藝術家參攷
定價大洋一元



豔藻詩

◎小萹窩脛錄

(佛影)

錢塘陳翠娜女士詩。七古宗長吉。近體則淵源家學而舊豔清新獨闢異境。所作散見於報紙雜誌者夥矣。獨五古則見者絕少。近得其擬古三首。沈鬱頓挫。一片蒼莽。又居然昭明上選也。亟為錄之。其一。泰山有孤竹。霜雪凌其姿。一生自孤直。落落無旁枝。豈無勁風節。猶潔世所遺。念之傷素心。泣下常沾衣。其二月。色下林薄。流光驚宿鳥。豈無百歲心。勞生常草草。幽谷淒以風。商音發林杪。入世即網羅。憂心常悄悄。種蕉

莫近窗栽蘭。莫當道不見。西郊木無材。得長保其。三茫茫者大地。渺渺者蒼天。我從何處來。忽然蝨其間。杞人抱古愁。苦吟彫朱顏。荒村二三月。十里無苔錢。飛霜斷人骨。出戶皆危巖。豈是樂幽獨。近郊多烽烟。黃雲蔽白日。餓鷹相盤旋。下有垂死人。戰血猶腥殷。今歲戰塞北。明歲收桑乾。即此彈丸地。無令寸草安。思之令人老。歎息謝塵喧。願隨白雲去。遨遊南山顛。中有千尺松。百歲生鱗斑。逝水一何急。青山長獨閑。舉杯松石下。一醉自頽然。即此可終古。何必蓬萊仙。翠娜又有七律。罡風一首。亦迥異常。格詩云。罡風力大起。春寒滿眼狂。花未忍看塵海飄。搖雙鬢。短天涯。風雨袷衣單。身能殉國談何易。骨未成灰死亦難。無限牢騷一杯酒。更無餘語祝平安。安如此才豈復呢呢。閨閣語耶。

愛國女校生陳文娟。粵東香山。年十八。有咏
白梅花斷句云。夢到羅浮最深處。半山明月半
山霜。警絕。林風云。

樊山題林風詩集云。早將江錦割絲絲。一集香
匿擬本師。釵澤總含煙。水氣宮闈原是性。靈詩
燈前織素方。成匹夢裏餐。花不論枝珍重。襜
投贈。意莫嫌昨夜報書遲。

前見林風爲恂子書便面錄樊山千秋歲引二
闋。頗愛其音節委婉。詞華雋豔。歸檢樊山集。竟
不可得。近又見其送孝若一扇。更書一闋。諷咏
低徊。益不忍捨。一一錄之。綠波南浦一段銷魂。
賦怕見江南合歡樹。梨花影似娉婷。女娉婷。淚
似梨花雨。曲欄深院宇。愁來路。妾自傍鴛鴦。
湖畔住。郎自向鳳凰山畔去。試問銀河幾時渡。
有情總被無情負。負情悔被多情誤。欲往訴。休

往訴天憐汝。蓬山青鳥枉寄相思字。勞燕東西
等閑事。儂情深似桃花水。郎情薄似桃花紙。白
頭吟秋扇賦。休相擬了不羨朱翁他日貴。更不
望連波今日悔。身似井桐別秋蒂。玉環領略夫
妻味。雙文通達。夫妻例笑不是啼。不是難爲計。
叮嚀明鏡莫放朱顏老人壽。月圓花更好。紅蘭
卽是相思草。青禽卽是相思鳥。玉璫投團扇。寄
難爲報。願金鴨一雙含瑞腦。願紫燕一雙棲玳
瑁。願擲黃金買年少。桃花面對桃花笑。蛾眉月
寫蛾眉照萬祝。告千祝。告相逢早。

林風壬戌中秋云。青天碧海淨無波。欲熱心香
問素娥。月色不愁今夕好。火魂消受阿誰多。觀
天輿亭玩月云。萬里清光儂亦主。未妨常在客
中看山亭。今夜真堪愛。花影扶人上曲欄。觀天
輿亭亦南通別墅之一勝也。

我邑城南女校爲徐耐久丈所創設。丈嗜吟咏。尤好填詞。課暇輒爲諸女士講授聲律。娓娓不倦。師範生程度較高者。咸樂就研習。一時引商刻羽。劇翠雕紅。幾於人人以斷腸。漱玉自許。趣事亦韻事也。而其中尤以莊慧因女士者爲最。

佳女士以畢業生執教母校。蘭心蕙質。秀慧天成。月前錄示近作。因爲錄留數闕於此。昭君怨別意云。一自春光去後。惹得離愁盈斗。鎖日雨綿綿。斷腸天欲把春光喚轉。只奈遍尋不見。無語問東風。恨重重。如夢令云。窗內燈光如豆。窗外風聲如吼。小雨滴。還停疑是深秋時候。僂僂僂。僂我怎生消受。生查子云。蛙聲和雨聲。攪到黃昏後。遙憶意中人。風貌當如舊。瓊簫何處樓。吹出離懷透。無語對菱花。底事龐兒瘦。三令雖句欠工細。而妙造自然。不可謂非天籟也。

豔詞

◎愁紅小錄

(逸梅)

長沙殷人庵天女散華曲。并序云。近有佛子某。以維摩結所說經中天女散華故事。翻成法曲。歌者名伶梅蘭芳也。讚美梅郎。製爲天女散華曲者。名士天琴老人也。從而和之者。一庵詩虎也。(唐羅鄴詩才雄。綴時人目爲詩虎。取其音與石甫近)余維此曲。何可徒作。苟以居士心爲心。欲藉此以藥衆生之病。自以不肯經意。而兼能發明妙諦者。爲上乘。余既樂觀佛乘。心淑維摩。又喜梅郎能以色相度人。是諸佛之所護念。彼天女散華說法者。也。梅郎則借天花說法。今余卽借梅說法。其誰曰不宜。輒遵用老人原

韻（韻凡六十有八）以寫我心。或以綺語戲論見斥者。吾將師之。共和七年元旦。香坡居士殷仁識於歡喜如意室。維摩居士高於僧。散花天女幻爲伶。寶飾雖分珞與瓔。佛性無分人與猩。護世之貌何猗獮。（護世卽四天王）弟子之貌發微頰。（佛命諸弟子問居士疾皆赧然曰不堪任詣彼問疾）菩薩之貌殊衆形。觀者如讀淨名經。借問世界幾多層。誰發大心毗大鵬。大鵬鳥迹觀衆生。（經以空中鳥迹喻衆生相）存吾順事沒吾甯。衆生方迷耽獨醒。維摩示疾動八紘。衆病亦病愈。何能（居士云衆生病是故我病若衆生不病則我病滅）天女說法聲如鶯。（天與舍利佛借華說法）淨同古刹夜聞鈴。和逾王子鳳凰笙。天上仙音心下成。清圓柔潤獨傳燈。（六一翁詠歎姬有柔潤清

圓百琲明珠一綫穿。櫻唇玉齒天上音。仙心下事句）雙紅旌引雙素翎。現身何用駕輕駟。（天在居士室十二年。隨緣示現非從外來也）入室惟聞功德馨。虛室生白一榻橫。（居士知文殊將至。故空其室。惟留病榻）妙色身如飛燕輕。結習盡者眼垂青。（天謂結習未盡。華乃著身。結習盡者華不著也）以色見者辱如櫻。以聲求者心爲傾。（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預斯會者神斯清。（梅郎在吉祥園演此曲。余才一度預焉）歌苦不惜少知音。隨緣化度心忪忪。（隨緣化度天女志也）天女不慣佩香騰。天香普被毗耶城。辯才無礙莫與京。神通游戲人間行。君不見得少爲足。光如螢。靜慮堅固水成冰。君不見列子御風聲冷冷。鵬搏九萬六月程。舞

者如飛不暫停。觀者如癡不轉睛。忽然五色放
光明。輕飄雙帶手中擎。 (輕飄亦苦集諦名見
華嚴經四諦品) 指揮如意真瓏玲。一時天樂
鳴韶。善哉善哉不可名。况有八法難得聽。 (天謂居士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 原來
男女本幻成。 (梅郎化妝與舍利佛幻化同趣
) 世人癡愛汝娉婷。 (居士云從癡有愛則我
病生) 心欲呼來恐不應。夢想顛倒心縈縈。 (諸佛教人遠離顛倒夢想) 我聞天以風雷鳴。
梅郎則以絕藝驚。汝性何如龍女靈。 (龍女成佛至速見法華經) 拈花微笑盈篋盛。飛花隱
隱竿頭升。落花碎碎牡丹坪。髻承華蓋宛如棚。必大如海堪濯纓。 (佛言居士心大如海) 華
無分別倒瀉瓶。 (天謂華無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 聞者頭點如蜻蜓。樊易騷才追屈平。

曼聲唱和爭光晶。讀罷此曲仰明星。 (釋迦牟尼佛觀明星悟道樊易則詩中明星也) 效顰
豈敢希瑤瓊。彫蟲非欲動公卿。聊宣法意學迦陵。典麗喬皇目迷五色。

陳左海贈吳姬四絕云。十五娉婷曉鏡中。鶯嬌燕慧語春風。永嘉山水羸春色。不及天桃過嶺紅。 (姬溫州平陽人。十一歸余待年) 記得雙鬢出棒茶。雪香小字贈瑤花。 (姬名香雪) 前身可是文簫嬾。還嫁蓬萊舊吏家。自誓冬心共白頭。茂陵多病殫春愁。不知從古朱門第。幾個春風燕子樓。 (頃余病篤。姬誓以身殉。故及之) 病起春衫減帶圍。梨花不覺曉雲飛。清齋修道緣夫婿。肯賦秋娘金縷衣。
半蘭師絕少豔詩。曾效某君體作無題四律云。兩地同燒心字香。一年拜月十三場。黃楊厄閏

焚詩儻紅豆長春和藥膏。青玉作盆籠蟋蟀。綠荷爲被蓋鴛鴦。諸天應許皆歡喜。百萬黃金鑄法王。燈前薄暈醉流霞。戲疊金錢數歲華。箴箴淚拋珠斷綫。纖纖爪出玉抽芽。金盤高柱承香露。太液長餅浸落花。條脫一雙雲一朵。僊人昨夜降羊家。入夢金枝解佩珂。卿才可屈領南柯。官家壽賜黃金字。豪第權聞碧玉歌。一卵聯黃成比翼。同宮春齒育雙蛾。封姨應有回天力。莫遣飛歧警愛河。碧玉迢迢秋夜長。大羅還記詠霓裳。珠聯韻語工。溫李金扇端書學。晉唐歷現幻觀塵世劫。倩圖小影古時裝。飄搖風雨終須定。點點香泥玳瑁梁。偶一爲之旖旎可喜。

予輯秋聲。東海鮫人以有贈四首見貽云。誤賺浮名味。夙因年年潦。倒瀝江濱。却從蕊碎珠沈。後又遇花愁。玉怨人風絮。劫中初入夢。綺羅盡

裏早抽身。天公倘有相憐意。甘侍妝台作弄臣。心灰氣絕始逢君。目極燕南日暮雲。瞥眼華年銷綠鬢。銘心知己拜紅裙。餘生未必情根斷。不死終嫌世累紛。等是有家拋未得。茫茫冤海一相聞。斷腸人聽斷腸詞。渺渺關河寄夢思。骨肉成仇爲世詬。肺肝相示有天知。鵲啼已是無聲血。蠶蛻終多不了絲。愛汝清才悲汝命。教人何計諱狂癡。雙修福慧誤三生。憂患深時命易輕。令我空揮閑涕淚。知君難得好心情。尺書碧玉臧身世。小印紅鈴識姓名。嗚咽津沽一條水。爲誰長作不平鳴。亦哀感頑豔之作。

蔡寒瓊有小樓連苑一闋。小引云。歲暮偶翻斷腸詞。夾有殘絲數縷。憶是去年小除前一夕。王素君繡睡鞋。賸者玩物思人。遂成此解。用放翁韻。劇思江介漂零。崢嶸客裏。年將晚臘。燈紅處

秦箏。僂。傍。內。懷。手。暖。自。唱。新。詞。歲。華。偷。送。一。夢。
窈。詞。自。唱。新。詞。送。歲。華。四。鄰。絲。管。睡。鞦。剛。繡。
好。羹。棧。警。見。春。先。到。仙。娃。館。迅。羽。韶。光。又。換。誤。
瑤。期。匝。年。雲。散。楊。州。一。覺。音。教。釵。分。翠。鳳。
箏。孤。雁。空。賦。殘。茸。斷。腸。詞。卷。鼻。熏。香。觀。却。難。
望。那。一。仄。聲。日。雪。中。判。檣。一。聲。河。滿。古。豔。有。
致。

●蘭閨韻語

(雲樓影主)

湯卿謀嘗云。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
天下大事。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
淪落。不遇佳人。讀蕭山女子賀雙卿詩。詞正不
能。不爲淪落。佳人哭也。雙卿世業農。生有宿惠
聞讀書聲。卽喜十餘歲。習女紅。異巧勝常人。其
身爲師塾。鄰其室。聽之悉暗記。以女紅易詩詞。
誦習之。學小楷。點畫端研。能於一桂葉寫心經。

清世宗十年。年十八。嫁周姓農家子。其姑乳媪
也。夫長。雙卿十餘歲。看時憲書。強記。月大小。字
耳。雙卿力操井臼。遂病瘧。醫者謂宜舒其鬱。安
之。使勿憂也。雙卿體素弱。性弱能忍事。卽悶甚。
色常怡然。一日。春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
之。仆白旁。杵壓於腰。忍痛復春。炊粥半而瘧作。
火烈。粥溢。姑大詬。掣其耳環。日出。耳裂。環脫。血
流及肩。乃拭血。畢炊。雙卿於是歎曰。天乎。願雙
卿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世。後爲
佳人者。無爲我雙卿爲也。作詩九章。以胭脂寫
於帕上。其詩嗚咽。悽惻。使人不忍卒讀。然溫柔
敦厚。哀而不怨。直得三百首之遺意。雙卿又愛
菊。植野菊於破孟春炊。皆對之。爲菊花詞。調寄
二郎神。詞曰。絲絲翠柳。裊破淡煙。依舊向落日。
秋山影裏。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挨過了。虧

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瞧。微。霜。蝶。去。自。垂。首。生。
 受。新。寒。侵。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
 黃。昏。靜。後。月。冷。蘭。干。人。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
 却。閉。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一。日。餉。黍。遲。夫。怒。
 揮。鋤。擬。之。雙。卿。歸。為。詞。一。首。調。寄。鸞。孤。詞。曰。午。
 寒。偏。準。早。慮。意。初。來。碧。衫。添。襯。宿。髻。慵。梳。亂。裏。
 羅。帕。齊。鬢。忙。中。素。裙。未。浣。摺。痕。邊。斷。絲。雙。損。玉。
 腕。近。看。如。繭。可。香。腮。還。嫩。算。一。生。悽。楚。也。拚。忍。
 便。化。粉。成。灰。嫁。時。先。付。錦。思。花。情。敢。被。炊。煙。薰。
 盡。東。菑。却。嫌。餉。緩。冷。潮。回。熱。潮。誰。問。歸。去。將。棉。
 晒。取。又。晚。炊。相。近。暮。時。左。掃。帚。右。挾。畚。自。場。歸。
 見。孤。雁。哀。鳴。投。墟。中。宿。焉。乃。西。向。竚。立。而。望。其。
 姑。自。後。叱。之。墮。畚。於。地。雙。卿。素。胆。小。易。驚。久。疾。
 益。瘦。損。聞。暗。響。即。怔。忡。不。甯。姑。以。此。特。苦。之。雙。
 卿。寫。詩。詞。以。葉。不。以。紙。以。粉。不。以。墨。葉。易。散。粉。

無。膠。易。脫。蓋。不。欲。留。存。手。跡。也。嘗。以。芍。藥。葉。粉。
 書。浣。溪。沙。詞。云。暖。雨。無。晴。淚。幾。絲。牧。童。斜。插。嫩。
 花。枝。小。田。新。麥。上。登。時。汲。水。種。瓜。偏。怒。早。忍。煙。
 炊。黍。又。嗔。遲。日。長。酸。透。軟。腰。肢。又。嘗。剪。蘆。葉。三。
 寸。粉。書。與。其。舅。曰。人。皆。以。兒。為。薄。命。兒。命。原。非。
 薄。也。紅。樓。淑。女。綠。窗。麗。人。淪。落。深。閨。者。世。間。不。
 少。憶。夜。無。歡。向。春。誰。哭。桃。紅。遽。天。竹。翠。長。貧。豈。
 不。期。人。歌。哭。哉。每。逢。忌。諱。鮮。遘。揄。揚。耿。彼。明。珠。
 闕。於。黑。水。夫。怨。鳥。遺。意。衰。蓬。振。色。猶。得。漱。騷。人。
 之。雋。齒。鏤。仙。客。之。靈。函。况。貴。本。淑。蘭。賤。同。糞。壤。
 乎。誦。菊。花。詞。者。無。不。謂。雙。卿。怨。雙。卿。無。德。誠。不。
 能。無。怨。怨。而。不。忍。棄。其。夫。雙。卿。可。自。信。也。後。卒。
 為。其。姑。所。虐。死。

此日

藥數

天台山麓

本局最新出版武俠小說

武俠叢刊之一 武俠異聞

本局專記古今劍俠軼事凡二十餘萬言廊廟正一室所論雅正劍俠者誌之尤詳撰者為文名家李定夷等二十餘人筆墨峭潔情節新奇生龍活虎躍躍紙上讀之真可揚眉吐氣撫劍挺身即不然取茶餘酒後之消遣品該開奇事知所未知亦有百讀不厭之妙精印洋裝二册上卷封面係豫讓刺趙圖下卷封面係荆柯入秦圖尤見本局提倡武藝悉心經營之意上下二册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二 塵海英雄傳

本局專記武俠以提倡尚武為宗旨撰述者皆海內名家毗陵李定夷先生為總纂如徐錫麟秋瑾蔡將軍尹將軍甘鳳池梁興甫海島大王草莽和尙劉淑英翠雲柳影憐等之軼事每令人一驚每篇有每篇之精彩讀之生象勃勃足可為國民之模範本局為尊重名著起見裝製極佳上卷封面係張良擊賊圖下卷封面係田橫伏劍圖此皆極有名之英雄故事也上下二册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三 方外奇談

世間怪力亂神奇才異能之軼聞往往得之方外自明清之交及晚近數十年以來故老流傳江湖稱道者可驚可怖非獨資為談助亦藉以存野史如西域番僧苦行頭陀優婆塞夷女冠子術士劍俠曾解之流偶露頭角奇妙絕人此篇武俠異聞塵海英雄傳而作廣徵名家撰著片鱗隻爪具有神威洵筆記中別開生面之奇書也精裝二册定價一元

武俠叢刊之四 女中豪傑

本局自發行武俠叢刊以來每出一種無不為社會所歡迎如(武俠異聞)(塵海英雄傳)(方外奇談)等書不及數月均已再版三版銷售之速殊出意外惟是所載俠義事蹟頗屬男子者為多茲特廣搜名著續編是書專載奇俠婦女以見巾幗賢豪原不讓鬚眉英雄紅線隱娘之流當世固不乏其人抑且豪尚貞潔重節義尤為力矯近今女界道德墜落之弊洵足為益世道之書編輯者為與奧包醒獨先生且為重名著起見特請名家精繪古裝女俠圖二幅以冠書面益知是書之價值自非尋常矣洋裝二册定價一元



諧
藪

諧
文

●孔子之嫖(集四書)(賊 菌)

子見南子。衣輕裘。趨進。翼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樂以忘憂。子路從而後。孔子不見。鑽穴隙。相窺。觀其色。美哉。見於面。而有宋朝之美。入云。則云。睨而視之。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既來之。則安之。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不亦樂乎。子曰。吾者矣。不能。用也。則如之何。曰。饋藥。如用之。可以興。果能。

諧
藪

此道矣。雖柔。必強。此之謂大丈夫。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未之有也。子曰。用之則行。固所願也。知好色。則慕少艾。今一見之。天也。君子犯義。齊之以刑。吾何畏哉。吾死矣。夫又何怨。曰。得見君子。哉。樂則生矣。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子樂。夫人不言。授之以手。綢繆。牖戶無嚴。諸侯惡聲。至曰。無寓人於我室。子出。桃之夭夭。有所恐懼。色勃如也。足縮縮。如有循。斯出矣。歸與歸。與子路慍。見曰。苟合矣。師也。過昔者。夫子曰。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今者吾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勿欺也。而犯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服堯之服。行桀之行。由也。願留而受業於門。是不知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少者懷之。親愛之而已矣。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路聞之。喜曰。先

生何爲出此言也。既往不咎，不貳，過不亦。君子乎。而今而後已而已。而出曰：夫子不爲也。夫子謂然歎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赧赧然，既而曰：彼哉彼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盡美也。又盡善也。斯人也，仁人也。仁者愛人，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往之汝家，半途而廢，其愚不可及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既得其情，死而無悔者是丘也。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能盡人之性，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曲躬而枕之，君子有九思，思之弗得，弗措也。發憤忘食，既竭心思，焉子疾病不能出門戶，疾間，子擊磬於衛，曰：不得吾生矣。（生僧諧音）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之無道也，王孫賈治軍旅，使之

聞之喪無日矣。目之於色也來者不拒，足以自殺其軀而已。不然若撻之於市朝，無恥矣。君子懷刑戒之在色。

◎尊菊爲國花議（穎川秋水）

文明各邦俱有國花，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之櫻花，皆所以表示國家之特色也。我堂堂中華民國，果舉何種以爲國花乎。或曰：天香國色，尊爲國王維牡丹足，以當之，尙無遜色。其言似矣。然而未盡合乎時也。蓋巍巍氣象富貴繁華，當夫帝制時代，君主尊嚴舉牡丹以代表一國，誰曰不宜。而民國時代則否，故以管見測之。今日之與牡丹代興者，厥維菊花耳。以菊之壽言，凌霜不萎，迎風獨勁，是與五千年之國運同綿長，以菊之時，言序屬三秋，時維十月（陽歷）是與雙十節之令序相周旋，以菊之色，言紅白。

掩映黃紫粉綸。又幾與五色國旗相炫耀。以菊之盛言寒。莫萬籟霜蕊千叢更足。與四百兆衆相競爽且也。香遠而益清。足比國風之四溢。花榮而弗落。足徵國勢之永存。風雨飄搖而菊花獨弗摧也。是猶國民性之堅勁矣。桃李紛飛而菊花獨馨逸也。是猶國民性之清高矣。菊花之爲德也如是。比之牡丹實勝万万。故特尊之。以爲與菊花同類之偉大國民告。

本局精印珂羅版畫

仇十洲仕女冊頁

實父仇先生爲有清一代唯一畫家。尤工仕女。描神之細。已入化境。宮廷之內。精神之家。競以藏得寸縑爲寶。不肯輕以示人。因之仇十洲真跡。吾人不易輕見。本局茲覓得吳興陸叔同氏藏有先生仕女冊頁一部。用珂羅版精製印行。與原本無絲毫之殊。紙張極大。紙質尤精。每紙僅印一面。合則成一書。分可鑲鏡架。殊爲精美。研究仕女畫者。幸勿失此奇珍。定價一元六角。

精印 費樓曉仕女冊頁

費樓曉先生諱丹旭。爲有清明畫家。所繪仕女。與仇十洲改七齋二人齊名。本冊頁凡十二幅。描神之細。着意之工。俱造極端。先生且善吟詩。每幅均有題句。亦復香豔絕倫。本局爲尊重名畫起見。每紙僅印一面。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可鑲以鏡架。作爲書齋客室之裝璜。凡海內鑒賞家。尤宜各置一冊。以資致證。本冊頁製版極精。印刷尤佳。精訂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上海國華書局發行

本局最新出版兩傑遺著合刊廣告

武進許指嚴江都李涵秋

兩傑遺著合刊

一許李兩先生道德文章早為海內崇仰母待本局贅言惟兩先生生平巨部著作當以本局出版為多如許著之指嚴餘墨。十葉野聞。南巡祕記正補編等如李著好青年。魅鏡。活現形等早經名馳海內有口皆碑今兩先生同歸道山士林莫不哀悼日來函購兩先生遺墨者踵相接奈本局存書大半售罄愧無以應爰將兩先生遺著六種概行重付棗梨訂為合刊願照原本發行俾廣流傳惟特以五百部為限

- (一)許著之指嚴餘墨 兩厚冊原價一元二角 單購售洋六角
- (二)許著之十葉野聞 兩厚冊原價一元 單購售洋五角
- (三)許著之南巡祕記 正各一冊原價一元三角 補單購六角五分
- (四)政商十大祕密 原價四角 單購售洋二角
- ▲以上四大遺著○原價共計三元九角 單購需洋一元八角 合刊特價祇售一元七角
- (一)李著之好青年 甲六厚冊原價二元八角 種單購祇售一元四角
- (二)李著之魅 鏡五厚冊原價二元 單購售洋一元

▲按魅鏡奇形幻像不勝枚舉今特加繪精美圖像二十幀以成完璧

(二)李著之活現形 四厚冊原價二元 單購售洋一元

▲以上三大遺著原價共計六元八角○ 單購需洋三元四角 合刊特價祇售二元六角

一郵費單購許著一種每洋一角合購四種祇需二角單購李著一種每洋二角合購三種祇需二角

一購書請向郵局購用匯票掛號寄下倘以郵票代洋九五貼水

一購者每次函購均請寫明住處姓名門牌萬勿省筆致涉舛誤

一此次特價均由本局自行辦理外埠分售處不在範圍之內

一購合刊一種得贈著者遺像一幀再贈錦匣一隻頗覺雅觀

一李著好青年另有乙種袖珍本定價大洋二元現在存書無多亦照對新辦理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總發行所謹啓

漢 坦

朱丙篆



特 別 優 待 之 通 告

古 畫 大 觀 第 四 集 出 版 告 白

本局發行之古畫大觀第一二三集古色古香又精又美早蒙

海內賞鑒家丹青家一律歡迎銷數已達數版茲本局又覓得希世珍品數十件亟製珂羅名版編爲『古畫大觀第四集』以公同好本集內容仍分四種(一)法書

有東坡老人方孝孺海瑞等(二)山水 有倪雲林王石谷王廉州龔半千羅寬戴明說

沈南蘋顧鶴慶方士庶方方壺張夕庵方瓊山吳漁山王小某等(三)人物

有新羅山人沈石田沈內頴趙雍蕭晨王錫疇黃小松朱影等(四)花卉 有王摩詰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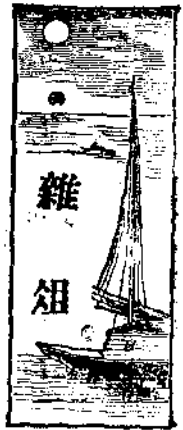
南田鄭板橋等諸名家希世傑作洵藝林之祕寶國家之精髓也精裝一冊定價大洋一

元六角特價七折實售一元一角二分外埠郵費每冊一角二分半再本局爲宣揚國粹

起見特將『古畫大觀全集』計四巨冊定一優待辦法如下

凡各界合購古畫大觀一二三四集全部者一律『折收對折』實收大洋『叁元二角』郵費共收二角惟以『五百部』爲額逾額概售『七折』本外埠均以九月十五日截止良好機會幸勿錯過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謹啓



雜聞

●驚天動地之新發明

(良玉)

英國新建之無畏艦

自華盛頓會議後。外人咸責我華之不能實行裁兵。殊不知英國海軍方面之進行。仍慘談經營。不遺領力。兵艦噸數。非特不減。抑且加甚焉。其最足驚人之事業。為發明無畏艦。一號是也。人咸呼此艦為戰中魔王。可知其利害矣。是艦較歐戰時素稱最大之德國「字」戰艦更重。一千四百噸。既可駕駛於海上。復能潛行於水底。遠擊近攻。悉能如意。用電力以沈。用汽力以升。當是艦方竣工時。英當道嚴守秘密。深恐外人盜習。有某報漏洩其底細。因而主筆被捕。入水時。船塢處密派幹警禁止觀者。聲言高談。甚至一般喜譚者。有因聲揚而被斥退。然雖刻意防範。終不能箝人之口。掩人耳目。數日後。各報皆紀其事。繪有圖樣。加以說明。英當道無如何也。惟若斯駭人聽聞之戰艦。入人眼簾後。皆大驚失色。尤以一般水手砲司畏之。若魔王閱者。欲知是艦究竟何若。

斯之驚天動地請觀其匠心獨運之組織如左艦面有巨礮多尊能抵抗敵方十三英寸口徑之大礮礮身能自由俯仰旋轉射擊空中飛機時可測量描準仰攻之還擊礮台或岸上之敵兵時可隨意迴旋痛擊之又放發魚雷驅逐敵艦遇敵方潛水艇來襲也則能於底艦用炸彈炸燬之終之是艦之特長能於同時對付四方之敵 一牽制空中之飛機 二轟擊海口之砲台 三驅逐敵方之戰艦 四擊燬水底潛水艇故能於槍林彈雨中如入無人之境其構造之最奧者莫如礮手測量員等皆能匿於艙中各司其職下層艙中尙設有製造魚雷炸彈礮彈等所因之可無慮軍火不繼之患焉

● 蟻塔被燬

(非 非)

友人某近自扶桑被難歸道出申江前日偶值於大劇場因述及該國此次災情之慘酷災區之廣闊損失之浩大甚詳其如共公建築歷代古蹟以及我國古籍古畫古磁等悉遭焚燬姑不計及外惟據其國人云最爲可惜者如東京麴町區本村某君前于明治紀年間曾在古窟下獲得一座蟻塔因卽陳列于淺田公園第四區昆蟲館任人觀覽以供同好其塔周圍約七尺五寸零高三尺一寸廣一尺九寸徑七寸五分零形如海石而左右前後上下俱有天然竅孔宛如塔之窗闔然其結構之精巧空穴之玲瓏據攷古專家云此塔殆非人力所造物察其色澤形狀當在一千年前之古物並須竭數千百萬頭蟻力共同經營數百年之久方能成此巨大之塔座斯誠

天下古今之奇寶也。今不幸昆蟲館全部被焚而蟻塔亦隨之湮滅。今後不復有此塔之再獲矣。舉國人士莫不同聲嘆惜耳。

●●毒蛇療癡

(非非)

蛇之一物。性最靈而氣最靜。體殊清潔。力甚洪大。如皮色紅黃者有毒。惟可療病。青者無毒。可供食。亦可治瘋疥瘡癬等患。其膽則能療治眼疾。各蛇皆然。人都知之。

巴西有一種方頭蛇。人被噬。則必中毒死。惟毒性竟能療治癡呆症及神經病。頗有特殊之效力。近歐洲某醫士驗得此種毒汁。每十六小滴。鎔化水中。可治癡症二十人。或神經病一百餘人。現經美國紐約大博物家某君。續獲一尾。陳列于博物院中。惜已凍斃。不能究其行動之姿勢矣。其皮灰黃色。鱗如螺笛。長丈許。重約百餘斤。聞某某人云。此蛇戕害捕者計八人。凡與蛇穴接近之村落。周圍六十里。絕無居民耕種。樵採後。經某博士費去十年之研究。始于一千九百年捕獲之。當經世界諸大名醫剖解而化驗之。始知此蛇毒性。實是療治癡病之唯一良劑焉。

雜考

●茶名考

(君才)

茶

常綠灌木高五六尺秋日開白花實三角形其葉可烹為飲料唐時始以充飲江淮以南諸省皆產之種類不一製法亦異大別為紅綠茶兩種輸出外國甚多本為中國特產今則日本印度亦有種之者(見辭源)

檳

(爾雅)檳苦茶

藪

(茶經)茶者南方嘉木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巴川峽山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撥之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枳椇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檳三曰藪四曰茗五曰薺

茗

茗茶芽也一云茶之晚取者(見辭源)

薺

茶之晚取者(吳志韋曜傳)密賜曜茶薺以當酒(杜育薺賦)靈山惟岳奇產所鍾厥生薺草彌谷被崗

山茶

木名產南方各省雲南尤著名葉如木樨稍厚而硬經冬不凋以其類茶又可作飲故茶名花自十月開至二月種類甚多有單瓣重瓣紅白斑數色皆美豔其樹盆栽者不過高二三尺雲南則有高至二三丈者(見辭源)(陶弼詩)大白山茶小海紅(曾鞏詩)山茶純白是天眞

海舊

見山茶條陶弼詩中

玉茗

如山茶色白黃心綠萼(見羣芳譜)

都勝

(陶弼詩)淺為玉茗深都勝

海榴

青而蒂小(見羣芳譜)(元稹詩)海榴紅綻錦窠勻

寶珠

千葉攢簇色深少艷(見羣芳譜)(格物總論)最貴者寶珠也(張新寶珠茶詩)胭脂染就絳裙襖琥珀裝成赤玉盤

黃香

(徐致中詩)黃花開最早與菊為朋輩

界橋 (茶譜) 袁州界橋其名甚著

研膏 產湖州烹之有綠脚垂下

紫笋 其芽隆冬甲坼色紫如笋出湖州烹之有綠脚下 (國史補) 湖州有顧渚紫笋茶其色紫而似笋德宗賜同昌公主饌其茶有綠花紫英之號

皋盧 一名苦登見苦登條

苦登 出南海諸山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 (見廣州記)

薄片 (茶譜) 渠州薄片一斤八百枚

白露 (茶譜) 洪州西山白露

霜華 (傳異七誨) 寒温既畢應下霜華之茗

石楠 (茶譜) 長沙之石楠採芽爲茶湘人以四月四日摘楊桐草搗其汁拌米而蒸猶餅麩之類必吸此茶乃去風尤宜暑月飲之

含膏 義興滬湖所產 (見茶譜)

騎火 龍安有騎火茶爲最上言不在火前不在火後採造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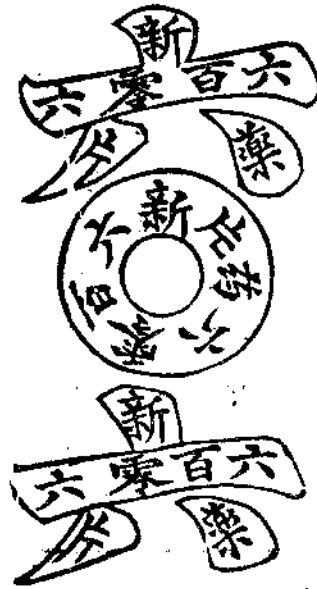
(未完)

名醫發明

療治梅毒的第一靈藥

毒輕一瓶包可全愈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上海愛多亞路七〇八號

總發行 伯庸大藥房

分發行 各埠各大藥房

伯庸醫院特設

世界最新發明電氣治病器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美國人王太陽燈

院址上海愛多亞路

大世界西對面

電話中央一六二四